

良友文學叢書

車廂社會

豐子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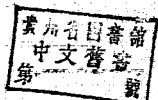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九十第

J
10413

63



會社廂車

作愷子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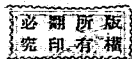


行印司公別用書圖我復友其

後大業悉：社社

版初本海上月五年五三九一

版初本林桂月五年三四九一



元正十二第圖紙美册每

No. 3 卷 4

目次

車庫社會	一
故鄉	二
作業者	三
盜女	四
萬小孩的聖誕夜	五
肉體	六
投考	七
市橋影式	八
野外遊樂場	九
三義鎮	十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經濟學概論 一〇

第三章 生產要素與生產 二〇

第四章 消費與效用 三〇

第五章 市場與價格 四〇

第六章 競爭與利潤 五〇

第七章 工資與地租 六〇

第八章 利息與資本 七〇

第九章 貨幣與銀行 八〇

第十章 國際貿易 九〇

第十一章 社會福利 一〇〇

第十二章 經濟學與社會 一一〇

第十三章 經濟學與法律 一二〇

第十四章 經濟學與政治 一三〇

第十五章 經濟學與哲學 一四〇

第十六章 經濟學與宗教 一五〇

第十七章 經濟學與藝術 一六〇

第十八章 經濟學與科學 一七〇

第十九章 經濟學與歷史 一八〇

第二十章 經濟學與未來 一九〇

- 凍者自承 一五八
- 送阿實出黃金時代 一五九
- 琴苑 一六六
- 都會之音 一七〇
- 談自己的畫 一七六
- 我的書·芥子園畫譜 一八一
- 年篇莫干山遊記 一九六

1948

車廂社會

我第二次乘火車是在十六七歲時。即距今二十餘年前。雖然火車在其前早已通行，但當時鐵路尚有里之遙。平時我但聞其名，並沒有機會去乘火車或乘失車。十六七歲時，我畢業於本縣小學，到杭州去投考甲種學校，另第一次得到交與到火車站，以請購火票。火車風聲傳復，我在鐵路上的火車，一不小心，身軀就被碾碎階段。我總以為火車快得好像一車在車中，望見窗外的電線木如同樹欄一樣。我聽了這些話而想像火車，以為這大概是個頂流風似的路徑驚突的東西，覺得可怕。但後來看到了，原來不過爾爾。天下事往往如此。

自從這一次乘了火車之後，二十餘年中，我對火車不斷地發生興趣。至少每年乘三四次，有時每月乘三四次，至多每日乘三四次。不過這還是江蘇到上海的小火車。第一節

現在之乘火車次數已經不可勝計了。每乘一次火車，總有種種感想。倘使每次下車後這種乘車時的種種記錄出來，記錄現在恐續不止數百萬冊，可以用一次搭乘火車全領了。然而說說有工夫和精力來記錄這種感想呢？只是回想過去乘火車時的心境，覺得可分三個時期。現在記錄出來，作為自娛，幸為世間有乘火車的經過的讀者鑒諒，不知他們在火車時是否作如某類的。

第一無睡期，是初乘火車的時期。那時候乘火車條件確在我覺得非常新奇而有感於自己的身體被裝在一個大木箱中，而用機械拖了這大木箱狂奔。這種經驗是我向來所沒有的。怎麼說我驚訝新奇而有感呢？那晚我買了車票，熟習地踏踏專車快車，上車，建築幾個豪華的好位置，因此可以眺望窗外旅館不息的燈火，瞬息萬變的夜景，幾次大車小的車，始年四季住在看慣了的屋中，一旦看到這廣大而變化無窮的世間，覺得興味無窮。我已不得乘火車的時間延長，常常嫌他到得太快，下車時覺得可惜。我歡喜乘長途火車，可以長久享樂。最好是乘慢車，在車中的時間最長，而且各站都停，可以讓我盡情欣賞。我看見同車的旅客個個同我一樣地愉快，彷彿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那裏享樂乘火車的新生活的。我看見各車

站極擁擠，彷彿個個是極源傾瀉的入口，其中汗流滿背地扛行李的人，喘息狂奔的趕火車的人，急急忙忙地背著箱籠下車的人，拿著紅綠旗子指揮開車的人，在我看來彷彿都還落有與天賦的遊戲，或者在那裏演劇。世間真是一天歡樂場。乘火車真是一件愉快不過的樂事！可惜這歡樂場便短促，不久樂事就變爲苦事。

以前買了車票熱烈地盼望車子快到。現在也盼望車子快到，但不是熱烈地而是焦灼地。意思是身體快些來離我赴目的地。以前上車總要揀個靠窗的好位置，現在不拘，但求有得坐。以前在車中不絕地觀賞窗外的人物景色，現在都不要看了，一上車就拿出一冊書來，不願環境的動靜，只管埋頭在書中，直到目的地的達到。爲的是老乘火車，一切都已見慣，覺得這些千篇一律的狀態沒有甚麼看頭。不如利用這冗長無聊的時間來用些功。但並非歡愛用功，而是無可奈何似的用功。每當看書疲倦起來，就埋怨火車行得太慢，看了許多書還走得兩站！這時候似覺一切乘車的人都同我一樣，大家焦灼地坐在車廂中等候到達。看到還在車上指點談笑的小孩子，我鄙視他們，覺得這班初出茅廬的人少見多怪，其淺薄可笑。有時

窗外有飛機飛過，同車的人大家立起來觀望，我也不屑從衆，避頭一看立避頭在窗中。那時我在形式上乘火車，而在精神上彷彿這世獨立，依舊盤踞在自己的舊積中。那時候我覺得世間一切枯燥無味，無可享樂，只有沈悶，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車一樣。這時期相當地延長，直到我深入中年時候而截止。

第三個時期，可說是搭乘火車的時期。乘得太多了，討厭不得許多，這並避來厭受罷。心境一變，以前看厭了的東西也會從新引起興趣來。彷彿「溫故而知新」似的。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後來變成苦事，最後又變成樂事，彷彿「返老還童」似的。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後來避頭看書，最後又不看書而歡喜看景物了。不過這時的歡喜與最初的歡喜性質不同：前者所見都是可喜的，後者所見却大多數是可厭的，可笑的，可悲的，不適在可憐可笑。可惡的意見上，感到一種比避頭看書更多的興味而已。故前者的歡喜是真的「歡喜」，若譯笑語可用 *Amuse* 或 *Delight*，後者却只是 *Amuse* 或 *Delight* 只，不是真心的歡樂。實際，這原是比較而來的，因為看書實在沒有許多好奇可以使從集中興味而忘却乘火車的沈悶。而這車箱社會裏的沈悶人眼相到是一部活的好書，會時時向我展出新穎的書。來。慣乘火車的人，

大概對我這降多少有意見吧？

不說半個社會裏的複雜的裏，但看各人的坐位，已够使人發酸了。同是這一羣裏的，有的人老實不客氣地縮着身子，佔有了五六個人的位位。看見我尋坐位的人來了，把頭向牆裏，故作艱難，或指些作難處，或者舉手指點那邊，對他們說：「前面很窄，後面很窄。」和平謙虛的鄉下人大概會聽信他的話，讓他安睡，督着行李向他所指點的動盪去。另我「狠窄」的位位。有的人致行李佔了自己左右的兩個位位，當作自己的舊障。若果是方皮鎮，又可當作自己的茶店。看見我坐位的人來了，拚命擰頭看報。對方倘不客氣地向他提提：「那邊不起，先生，那條的箱子放在上面了。」大家坐坐了。他會指指遠遠打官話拒絕他：「那邊也好坐，那條甚麼一定坐在這裏？」說過官話，和茶店裏的鄉下人大概不再講求。讓個坐在行李的護衛中看報，拖落孩子向他指點的邊邊去另找「好坐」的地去了。有的人家有行李，把身子紙轉來，做一個屁股和一支腿佔了兩個人的坐位，而緊隨地還在後面吸煙。他抱大烏龜壳似的一個背篋回着他的右鄰，而用一支橈的左大腕來頂遠他的左鄰。這大腕上面的空間完全歸他所有，可在其中從容地擷煙，吞煙。這再其尋坐位的人來了，把新舊在

大廳上，把頭擡出窗外，只作不聞不見。還有一種人，不取大廳的策應，應用一種靈巧，個個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座位上。我坐位的人偷來請他念開，就回答他說：「這裏有人。」和平謙虛的鄉下人大概會隨他，留這空位給他那「人」坐，扶着老人向別處去去找坐位了。我不到坐位時，他們就把行李放在門口，自己坐在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門口。套驛的來了，不干涉驕橫的人，以及用大廳說帽子佔坐位的人，却想懸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門口的人阻礙了走路，把他們罵說幾聲。

我看到這種車箱社會裏的狀態，覺得可驚，又覺得可笑，可悲。可驚者，大家出同樣的錢，賺同樣的票，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為甚麼會演出這般不平等的狀態？可笑者，那些強佔坐位的人，不惜裝捨，假託「以圖一己的苟安」，而後來終得捨去他的好位置。可悲者，在這乘大車的期間中，苦了那些和平謙虛的乘客，他們始終只得坐在門口的行李上，或者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W.C.的門口，還要被套驛者罵說幾聲。

在車箱社會裏，但看坐位這一點，已足使我驚嘆了。況何其他種種的花樣。總之，凡人因社會裏所有的現狀，在車箱社會中都有其通因。故我們乘火車不必看書，但把車箱當作人

即世的模範，足够消遣了。

回想自己乘火車的三時期的心境，也觉得可憐，可笑，又可悲。可驚者，從乘火車經過老乘火車，而至於慣乘火車，時序的遞變太快！可笑者，乘火車原來也是一件平常的事。幼時認為「驚駭木同標棚一樣」車站同桃源一樣固然可笑，後來勞碌地厭惡地而想，頭於書中，也一樣地可笑。可悲者，我對於乘火車不復感到昔日的歡喜，而以觀察車廂社會裏的幕狀為消遣，實在不是我所願為之事。

於是我憶憶於過去在外國時所乘的火車。記得那車廂中很有秩序，益發現今所見的極狀。那時我們在車廂中不解樂苦，只覺旅行之樂。但這原是過去已久的事，在現今的世間恐怕不會再見這種車廂社會了。前天同一位朋友乘火車下來，出車站後他對我說了幾句新穎似的東西，我記憶着。現在抄在這裏當做結尾：

人生好比乘車：

有的早上早下，

有的過土過下。

省錢早上運送？

有的場上午下。

上了車紛紛坐位，

正了車各自回家。

在車廂中留心保管你的車票，

下車時把車票原物還他。

廿四年三月廿六日

故 類

漢古人的辭賦中，有以書見於辭賦者，如《楚辭》之《九章》、《離騷》、《天問》、《招魂》、《招雲》、《招風》、《招雨》、《招四時》、《招五帝》、《招六神》、《招七貴》、《招八正》、《招九德》、《招十過》、《招十一怨》、《招十二怒》、《招十三懼》、《招十四憂》、《招十五悲》、《招十六思》、《招十七慮》、《招十八智》、《招十九德》、《招二十行》、《招二十一義》、《招二十二禮》、《招二十三節》、《招二十四廉》、《招二十五恥》、《招二十六忠》、《招二十七孝》、《招二十八節》、《招二十九義》、《招三十禮》、《招三十一節》、《招三十二義》、《招三十三禮》、《招三十四節》、《招三十五義》、《招三十六禮》、《招三十七節》、《招三十八義》、《招三十九禮》、《招四十節》、《招四十一義》、《招四十二禮》、《招四十三節》、《招四十四義》、《招四十五禮》、《招四十六節》、《招四十七義》、《招四十八禮》、《招四十九節》、《招五十義》。

聖顏難期有，低頭思故鄉。(李白)

白日放歌須盡興，青春作伴好還鄉。(杜甫)

浩氣明月懷滄浪，一髮誓心五鼎烹。(白居易)

蓬閣更疑路漫漫，雙輪轉轡淚不乾。(岑參)

不知何處吹簫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

嗚呼有客歸未得，杜鰲休向耳邊啼。(張翥)

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杜荀鶴）

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顧况）

萬里悲秋常作客，（杜甫）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襟。（杜甫）

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劉長卿）

羈旅長堪醉，相留長聽鐘。（戴叔倫）

隨便拿本「唐詩三百首」來翻翻，已經翻出了一打的實例了。以前我曾經說過，古人的詩詞樂子，幾乎沒有一頁中沒有「花」字，「月」字，「酒」字。現在又覺得「菊」字之多，也不至於上三者。由此推想，古人所大飲的大概就是「花」，「月」，「酒」，「菊」四事。一個人只學能一生涯坐在故鄉的家裏對花邀月飲酒，就得上所說。

現代人就不同。即使也不乏歡喜對花邀月飲酒的人，但不一定坐在故鄉的家裏。不但如此，他們在故鄉的家裏對花邀月飲酒反而不愉快。他們大都離家到大都對妻去，對人爲的花，邀人邀的月，飲迫來的杯酒。方才得其所說。

所以花，月，和酒大概可以長爲人類所愛慕之物，而鄉之一字恐不久將爲人所忘却。即使不被忘却，其意義也得變更：失却了「故鄉」的意義了。

這變遷，原是由於社會狀態不同而來。在古昔的是農業時代，一家可以累代同居在故鄉的本家裏生活。但到了現今的工商業時代，人都離去了鄉村而到大都會裏去謀生活，就無暇紀念他們的故鄉。他們的子孫生在這個大都會裏，長後又轉到別個大都會裏去謀生活，就在別個大都會裏住家。在他們就只有生活的地方，而無所謂故鄉。「到處爲家」。在古代是少數的遊方僧，俠客之類的事，在現代却變成了都會裏的雇工的行爲，故前面所舉那種諺句，現在已漸漸失却其體面的價值了。現在都會裏人舉頭望見明月，低頭所思的或恐是妻子閨裏的小家庭。而青春作伴，現代人看來最好是離鄉到都會去。至於因懷鄉而垂淚，沾襟，雙袖不乾，或是秦夢夜夜歸鄉，更是現代的都會之客所夢想不到的事了。藝術與生活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農業時代的生活不可復現。然而大家離鄉背井，擁擠到都會裏去，又豈是合理的生活？

廿四年三月十日於石門灣

作客者言

有一位天在寫事的客，赴親友家作客。歸家的晚上，睡頓氣地聽我的房裡中來，聽
在牀上，不動亦不響，看他的樣子很疲勞，好像做了一天苦工而歸來似的，我便和幾句
話：

「你今天在客，喝醉了酒麼？」

「不，我不喝酒，一點兒也不喝。」

「那麼爲甚麼這般頹喪？」

「因爲受了主人的暴虐殘酷的招待。」

我發奇地笑道：「發了作客而受主人招待，應該舒服且高興；怎的反而這般頹喪，倒
好像被打翻了似的？」

約著茶地笑道：『我實願去打三朝，值願要後不再受這種保持。』

我知道他是在慫恿我去打開他的話匣來了，便放下筆，撥開桌上的窗紙，道：『這屋裏的椅子，

確實方向，正對着了他，斷起一支烟來，清涼有味地探問他：

『你受了黃鵬的異常優禮的招待不來，說該給我請禮了。』

他看起頭來，看我桌上的稿件，說：『這不是在這事務處，我的臨談起來，真囉嗦。』

我說：『不，我這是一再提過你談話，並且想設法慰勞你今天受優待的辛苦呢。』

他笑了，從舖床上坐起身來，向交樂裏端一杯香花茶，嚐了一口，漫說：『五十年前，

這一家是親友家作客，而至異常優禮的招待的經過情形，我講給你聽。

以下所記敘的便是他的話。

X X X

我走進一個幽暗的廳堂，四周間寂無人。我故意把腳步走響些，又咳嗽幾聲，裏面仍然

沒有人出來。外面的廂房裏倒走進一個人來。這是一個人，好像是管門的人。他兩眼釘住

我，問我有甚麼事。我說訪問某先生。他說：『片子。』我是沒有名片的。因答他說：『我這

有帶名片，我姓甚名誰，其先生是否知道我，請你去通報罷。」他向我上下身打量了一回，說：「雙公你等一等。」便無聲地進去了。

我立著等了二回，不見主人接洽，從前面的廊下走過來。走到望得見我的時候，他的腳步忽然改爲跑步，拱起雙手，口中高呼「難得，難得！」一步緊一步地向我趕將過來，其聲急不可當，我幾乎要避開了。因爲我想，假如他口中所喊的不是「難得，難得」而換了「捉牢，捉牢！」那才真是疑心我是竊子，他家真正的案劍套籠而趕出來捉我去送公安局。幸而他趕到我身邊，並不捉拿我，只是連連擺拱手，擺手，孩子要拜倒在地，我也只得擺擺手，擺擺手，覺到孩子拜倒在地上作爲極當的答禮。

大老爺好子膠泥洋人抱開了左手，對我說：「請坐，請坐！」他的粗腿的左手所照著的，是一排木仙椅。這兩把椅子由來夾著一雙茶几，好像說頭上的一排女牆。我選擇最外口的一隻椅子坐了。二則套圍近便，三則他家約壁上光線昏暗，除了這最外口的一隻椅子，覺得清潔似於這裏的椅子都係舊的，看不清楚。我看見外口的椅子頗有多次塵，堆積裏面的積土還有更多的大塵與塵埃，將這個我的新做的淡黃衣罩或衣衫的屁股部分，弄得好像真

裏面，裏面鋪了氈水一殼。三則我是從外面來的客人，便老眼摸到一般地圍這人家吃屋裏的
深暗的內面去坐，似乎不配。四則最外面的椅子的外邊的上放著一隻坐墊，委委頓頓地
是一張方便。我選定了這個好位置，便在主人的「請，請，請」的聲中，捷足先登地坐下了。
但主人說不反對，一定要我「請」上坐。「請」上坐，就是叫我坐那裏的，或許有更後的灰
塵塵塵塵，而這旁邊永遠蓋的椅子上去。我把屁股深深地挪進我所選定的椅子裏，表示不
願位。他使用力拖我的背，一定更委我的位也。我終於被他趕走了，退到裏面的椅子裏，而
我所選定的位置，便被他自己佔據了。

當此地位的時候，我們三人在廳上發出一片相罵似，聲音，演出一種打架似的舉動。
我無暇察我的新位置上，有否灰塵塵塵，且以客人的身分，也不好意思俯下頭去仔細察看
椅子的乾淨與否。我不願一切地坐下了。然而坐下之後，很不舒服，我疑心椅子上有甚麼
東西，一點也不敢動。我想，這椅子至少同外面的椅子一樣地頗有些灰塵；我是拿我的新製
的淡青灰呢或長衫來給他揩了兩隻椅子了。想少活些塵，我只得值個勁兒，將屁股擦擦
在椅子上，毫不轉動。那可費些氣力，扭轉腰來對主人談話。

正在談話的時候，我覺得屁股上冷冰冰起來。我臉上強裝笑容，——因為這正是在「應該笑的時候」——心裏却在叫苦。我想用手去摸摸看，但又遠遠不敢，恐怕再污了我的手。我作種種猜想，想這一定是樹上掛下來的一隻蜘蛛，被我坐扁，肉臟都擠出來了。又想像這是一張鼻涕，一朵帶血的痰。我渾身癢透起來，不敢用手去摸。後來終於偷偷地用手去摸了。指尖觸着冷冰冰的溼溼的一團，偷偷摸出來一看，色彩很複雜，有白的，有黑的，有淡黃的，有藍的，混在一起，好像五色的牙膏。我不辨這是何物，偷偷地丟在椅子旁邊的地上。但心裏疑慮得很，料想我的新製的淡青灰曝曬長衫上一定染上一塊五色了。但主人並不覺察我的心事，他正在運用各種的冷笑，把他近來的得意事講給我聽。我閉企蓋屁股底下的東西，心中想翻眉頭，然而不好意思用靈感之研來翻他的得意事件，只得強顏作笑。我感到這種笑很費力，要把嘴巴兩旁的肌肉吊起來，久後非常酸澀。須得樂侃空談，用手將臉孔的肌肉弄一弄，然後再發笑聲譁他談。其實我沒有仔細聽他所講的話，因為我聽了好久，已能料得他的下文了。我只是順口答應着，而把眼偷偷看這城中，憑空地研究我屁股底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看起他家碟上菜着燕巢，燕子飛過飛出，進菜一朵畫在桌上，其顏色正同我屁股底下

的東西相似。我才知道，我將我的淡青灰暗長衫止已經茜染一染薰子裏了。

外面走進來一羣穿長衫的人。他們是主人的親友或鄰居。主人因為我是遠客，特地邀他們來陪我。大部分的人是我所未認識的，主人便立起身來為我介紹。他的左手臂伸直，好像一把刀。他用這刀把新來的一羣人一個一個地切開來；同時口中說着：

「這位是某某先生，這位是某某君……」等到他說完的時候，我已把各人的姓名統忘記却。因為當他介紹時，我只管在那裏望着他那把刀的切法，不會用心聽着。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介紹客人姓名時不用食指來點，必用刀一般的手來切？又覺得很妙：為甚麼用食指來點似乎侮慢，而用刀一般的手來切，似乎客氣得多？這也許有遊形美術上的根據：五指並伸的手，樣子比單伸一食指的手美觀，和平，而恭敬得多。這是合掌禮的一字。合掌叫做「合十」，這可稱為「合五」。合掌是作一個揖，這是作半個揖，當然客氣得多。反之，單伸一食指的手，是畫在指示路徑的牌子上，或「小便在此」的牌子上的。若用以指客人，就像把客人當作小便所，嫌得太甚了！我當時忙這這樣的感想，又嘆佩我們的主人的禮貌，竟把他新告訴我的客人的姓名統忘記了。但這些都是百家姓所載的，名字中有好幾個「生」字和

「辦」字。

主人請許多客人圍坐一張八仙桌坐定了。環顧我不再自選坐位，一任主人發落。結果被派定坐在左邊，獨佔一面。桌上已放着四隻盆子，內中兩盆是糕餅，一盆是瓜子，一盆是梨。梳。

僕人送過一盞茶，主人立起身來，把盞內兩茶一一端送客人。客人受茶時，有的立起身來，伸手遮住茶杯，口中連稱「叩頭，叩頭。」其意彷彿是用手代表自己的身體，把桌子當作地面，而伏在那裏叩頭。我是第一個受茶的客人，我點一點頭，應了一聲。與別人的禮貌派嚴比較之下，自覺太過傲慢了。我感覺自己的態度頗不適合於這個環境。慚促不安起來。第二重主人給我添茶的時候，我便略略改變態度，也伸手遮住茶杯。我以為這舉動可以表示兩種意思，一種是「够了，够了」的意思，還有一種用此作半個推諉的意思，所以可取。但不幸技巧拙劣，把手遮隔了主人的視線。在閃閃的盞蓋裏，兩方大家不易看見杯中的茶。他只管把茶注下來，直到泛溢在桌子上。滴到我的新製的淺青灰呢嘸長衫上，我方才覺察，

動手擱置。於是找抹布，揩拭衣服，弄得手忙脚亂。主人睜圓眼，我的衣服，表示十分抱歉的樣子，央親自給我揩拭。我心中想快憤，但臉上只得強裝笑容，連說：「不要緊，沒有甚麼」。其實是「有甚麼」的！我的新製的淺青灰縐羅長衫上，又染上芭蕉扇木的一塊茶

主人以這事件為前車，以後添茶時遂請侍手遞送茶杯的客人，便用開號布公佩的蓋巾說：「不要客氣，大家老實來得好！」客人都會意，便改用指頭敲擊桌子，「答，答，答，答，」這辦法的確較好。除了不妨礙視線的好處外，又是有聲有色，聲重得多。況且手的樣子活像一個小形的人：中指像頭，食指和無名指像手，大指和小指像足，手掌像身軀，口稱「叩頭」而用中指「答，答，答，答」地敲擊起來，儼然是「五體投地」而「請安」了。總叩頭的一種象徵。

主人分送香烟，座中吸烟的人，連主人共有五六人，我也在內。主人刻一盤自來火，先給我的香烟點火。自來火在我眼前燒得正旺，匆促之間我真想不出保護的方法來，便應了一聲，把香烟擱上去點着了。主人忙把已經熄了三分之一的自來火給坐在我右面客人的香烟點

火。這客人正在吸瓜子，便伸手推主人的臂，口裏連叫自來，自來。自來。自來。這非「自來火」的隱語，是表示發煙，請主人「自」已「來」茶。就這點香煙的濃想，主人既不省「自來」，口中又說「請，請，請」，這要隔著一張八仙桌，拿已剩三分之一的火炭，捉來給這客人點香煙。我坐在兩人中間，眼看那長不知誰的火炭，越燒越短，而兩人的交涉，不解決，心中替他們異常地着急。主人又似乎不大懂點煙的物類，一味把火頭向下，因此火炭，柴根燒得很快。幸而那客人不久就表示相讓，丟去正交的瓜子，手忙脚亂地拘茶杯旁邊拾起他那枝香煙，立起來，彎下身子，就火上法飯。這時候主人手中的火炭，僅剩三分之一，火頭離開他的指爪，只有一粒瓜子的地位了。

出乎我意外的，及主人這架幾番這「救火柴根」去給那三個客人點香煙。那三個客人似也沒有防到這一點，不會預先取煙在手。他看見主人有「燃指之急」，特地不取香煙，換手成煙。這「自來」自來。主人使強強，不當錢就追來。這那三個客人的香煙的點火，終於像救火一般，急急滅滅成灰了。他在匆忙中帶了一隻茶杯，幸而那杯茶不壞，不曾作一度的泛濫。我屏息靜觀，幾乎發呆了，到這時候才新「口氣」，主人把拿自來火的手指，

力地擡了幾遠；再刺舉一根自來水來，爲第四個客人的香煙點火。在這事件當中，就顯露主人的手指靈敏，又簡情於客人的舉動的含愜。覺得這種主客真難做：要細，厭茶一樣惹附纏纏的事；但在這種主客之間，變成救火一般惶急萬狀了。

這一天我和別的幾位客人在主人家裏吃一餐飯。這餐飯統計，桌上共開三四菜：第一次開事，是爲了半坐位。所帶的是朝裏的位置，這位置的確最好；朝前三面都是牆，坐二面約，朝裏的可以獨坐四面；別的位置都很幽暗，朝裏的位置最亮，且在我更有可取之點。我邊着蓋明的眼疾，不耐對着光源久坐，最歡喜背光而坐。我最初看申這好位置，曾經一度估量，但主人立刻將我一把拖開，拖到左邊約裏面的位置去，便把我的身體裝進椅子裏去。這位置最黑暗，又很狹窄，但我只敢忍受。因爲我知道這座位叫做「東北角」，是最大的客位；而今天我是遠客，別的客人都是主人請來陪我的。主人把我驅逐到「東北」之後，又和別的客人大鬧一場：坐下去，推起來，裝進去，送出來；約莫鬧了五分鐘，方才坐定。「請坐，請大家請酒」，「用茶」。

第二次鬧事，是爲了酒酒。主人好像是開玩笑務續續的，許多益壽酒動客人飲酒。我

有時用強迫的手段，有時用欺詐的手段。客人們中有的把酒杯放到桌子底下，有的拿了酒杯逃開去。結果有一人被他灌醉，伏在桌子上嘔吐了。主人一面照料他，一面勸別人再飲。好像已經「發酸」了一人，希望再灌幾個似的。我幸而以不喝酒著名，當時以茶代酒，並有捲入這風潮的滾滾中，沒有從嚴烈的恐慌。但欠作壁上觀，也覺得厭倦了，便首先要求吃飯。後來別的客人也都吃飯了。

第三次鬧事，但是爲了吃飯問題。我還與現今其間到處鬧着的吃飯問題情形完全相反。這是一方強迫對方吃食，而對方不肯吃。起初兩方各提出理由說來互相辯論。後來是嘩飯碗——一方硬強給做滾飯，對方不肯再添；或是一方硬強他吃二滿碗，對方定與減少半碗。秘技極辛苦的珍珠一般的白米，在這就會完全失去其價值；蓬鬆變成狗屎也不過吃兩東西了。我沒有吃酒，肚子饑餓，照舊吃兩碗半飯，在這裏可說是最負責實吃飯的元，沒有差主人這債。因此我對於他們的優執，依舊作壁上觀。我覺得這爭執狀態最是珍奇；尤其是到應酬滾滾吃的社會裏，映成強烈的對比。可惜這強強狀態的出現，只限於我們這至大的客廳上，又只限於這一極的時那。若得揮今天的提督與巡行衙署屬於全人類，永遠地流行，我們

這主人定將在世界到處的城市建設立生祠，死後遺妻在世界到處的城市中設立銅像呢。我又因此想起了以前在你這要看見過的某日本人描寫烏托邦的邊幅漫畫：在那邊的世界裏，金銀和鈔票是過多而沒有人要的，到處被棄擲在垃圾桶裏。渣道夫滿滿地裝了一車子鈔票，推到海邊去燒燬。牛路裏邊有人開了後門，捧出一套套金銅來，硬要因他的垃圾車中去，却被渣道夫拒絕了。馬路邊的水門汀上站着的乞丐，都提着一大籃子的鈔票，在那裏哀求苦著地分送給行人，行人個個遠而避之。我看今天塵上為拒絕吃驚而起爭執的主人和客人們，足有列入那種漫畫人物的資格。請他們僱居到那烏托邦去，再好了。

我負責地吃了兩碗半白米飯，雖然沒有受主人責備，但把胃吃壞，積滯了。因為我是席上第一個吃飯的人，主人命一僕人站在我身邊，伺候添飯。這僕人大概受過主人的訓練，伺候異常忠實：當我吃到半碗飯的時候，他就開始鞠躬如也地立在我近旁，監督我的一舉一動，注視我的飯碗，靜候我的吃完。等到我吃剩三分之一碗時候，他站立更近，監視更嚴，他的手躍躍欲試地想來奪我的飯碗。在這樣的監督之下，我吃飯不得不快，吃到還剩兩三口的時候，他的手早已搭在我的飯碗邊上，我只得兩三口併作一口地吞食了，讓他把飯碗

牽去。慧孫急急忙忙地披攏了兩碗半白米飯，我的胃就積滯，酸酸地作麻，連茶也喝不下去。但又說不出來。忍痛坐了一會，又勉強裝了幾次笑顏，才得告辭。我垂頭回到家中，已是上燈時分，胃的積滯還沒有消，吃不進夜飯，跑到藥房裏法買些蘇打片來代夜飯吃了，便倒身在床上，直到黃昏，胃裏猶覺蠢動些，就勉強起身，走到堂屋裏茶抽一口氣。但是我的身體，四肢，還是很疲勞。連食孔王的筋肉，也因爲裝了一天的笑，酸痛得很呢。我粗願以後不再受人這種優禮的招待！

x

x

x

x

他脫鞋，又躺在簾床上了，我把香烟和火柴送到他手裏，對他說：「好，待我把你所講的一番話記錄出來。倘能賣得稿費，去買許多餅乾，牛奶，巧格力，和批把來，給你開點勞會罷。」

會三年五月某日

畫友

——對一青年畫畫者的談話——

要學畫，當然要入學校或從先生。好幾你的畫術全是學校或先生所授與的。但在實際上，我以為不盡然，和你一同學畫的朋友，對於你的事業在畫液裏切實體貼的指導之責。先生只指示你畫畫之理，朋友則和你邊着手去走。先生給你的是有形之教，朋友給你的最無形之教，所以，你倘把有形的學業送給你的先生，應該把無形的學業送給你同畫友。

試想你的畫畫生活中，畫友給你的幫忙一定不少。你寂寞的人大都不能了原你原保藏時，難免寫生模型的好處，要說笑你一年紀這樣大了還弄玩具。但和緊一同學畫的朋友一定不讓笑你。非但不諷笑你，又能賞識你的收藏，或者幫助你的收藏。譬如你的弟妹們，都願意收拾畫圖裏的畫片。那些畫中印着的是摩登美女，電影明星，三國志，水滸傳的人像。畫法

非常幼稚。你是不要看的。假使無法阻止你的弟妹們的收養，無法勸導他們將美畫片而發給着你就歡喜的擁護。你只應該你的畫友訴說這種畫片的幼稚和弟妹們的羨慕收養的實況。只在你的畫友來了，才會陪你到街上的紙馬店裏去，選購着人體圖畫片的紙馬。畫友是預定時的。年頭上財神馬上市，春間蓮花玉蕊馬上市，冬間騰雲吐霧馬上市。在不上市的時候去買這種神馬是特殊的。會一齊並買各種的祥馬，置量最嬌的人何從着你的朋友相去選購。你一定被那些紙馬店裏的人認為瘋狂。有你的朋友同去，共相品評而選擇，可以減少些這種行為的奇異性。給你不少的方便。中國舊時的木版畫有不少是很可觀的。只有點點期裝能幫助你向各處去探尋這種雅潔的木版畫。所以你不可不把無形的學費致給你的朋友。

又如你到室外去覓畫。假如一個人去，你將感到孤寂；假如跟了你的非畫友同去，你將感到更多的不方便。他會引導你到豪華的洋樓前，富麗的花園裏，盛稱這是可以畫的景緻。又會勸你到名勝古蹟的地方，盛稱這是值得作畫的題材。然而，豪華的洋樓大都只是豪華，富麗的花園大都翠俗不堪，而名勝古蹟的地方大都只堪回思而不足觀賞，你不畫，有負盛

「這錢是怎麼來的？你苦？這錢你一定會熱衷地想念你的朋友來。假使有他們同行，根本不會來到這地方。那錢券的勞勞亭，那市裡的小茶店，那廟前的打鐵場，那橋邊上的豆腐漿，以及一切無名的美景，早已引起你們的共感，這是你們的美實，而滿足你們的靈慾了。中國的一般人所意識的『靈』，好像另有一種定諦。除惡避，似乎非操爾存者不可，非山水靈不可，非紅袖翠黛不可，非香國酥釀不可，非月夜不可，非雪景不可，非瀑布不可，非時裝美女不可……前會我從莫干山回來，許多人問我搖了搖坐靈茶。靈茶，莫如莫干山住了三五天，一張班也沒有靈。我的速寫簿天天給在我的發裏，枯草沒有見過莫干山上的一天。爲了那山上並沒有甚麼可畫，還不及山下的鄉村市井間的畫材的豐富。然而遇到我這靈的人卻表示不信，他們認以爲我恐防別人『帶』我的『靈』，所以驕而不宜，莫如天壤得。除了天以外，只有我的靈友證得。」

又如你愛撞人靈靈，讓一個非靈友的人坐落給你碰一下，他便發出自然的神氣來，使得自己的姿態不能入靈。他又會想到我的笑醜倚他的面子上有礙，於是來干涉你的靈法。假如他看見你在描寫別人，他便用他的好聲，圓照那個人說：「你不姿動！他正姿畫你！」於是

那個人立刻不自然起來，做作起來，世使得自己的委靡不歸入畫，而後的畫便在傳的頹唐之下宣告失敗。假如你描寫路上的一個女人，倘使這女人有些漂亮，你的非畫友的同伴們總會淺薄地毀謗你，使你蒙不白之冤，要登這種畫報，只有去找你的畫友。只有你的畫友能了解了一切人物的現實的關係而你在人物畫中研究純粹的線條，純粹的形象，和純粹的色彩。畫並不是裝飾圖案，畫中的常識當然是重要的。但在技術的構成的期間，（即製作的時候，）却不容你顧到畫中人物的現世的關係，務須要你純粹的形狀而對付。此中消息不足為外人道，只有你的畫友們知道。繪畫的人，拿了時代社會所形成的真問題，向世間去選擇畫材，再拿了脫離時代社會關係的繪畫觀，向畫中去構造形象。這關係也只有畫友們知道，畫友們不但能對世間人物作共同的繪畫觀，自己也瞭解入畫境，能從左觀察描寫，與畫家自己觀察描寫。要作良好的繪畫，描寫的人一定要理解到這。但世間有許多人不真瞭解這道理，那相逼也不理解，常在照相鏡前發出很滑稽的不入畫的姿態來。

然而畫友不一定是與非畫友的。平生不曾接觸一筆畫的人中，也有太靈敏在在互感之，天天描寫的人中，頗不乏繪畫的門外漢。做的選擇並不可不慎，莫於不為己言，既時亦無

友誼已者。因爲勝己者往往要欺你的先生，不肯和你通著委在狂瀆王走。

二十三年雙十。

窮小孩的蹺蹺板

有一個人寫一封匿名信給我，信壳上左面但寫「寄自上海法租界。」信上說：「近來在『自由談』上，幾乎每天能見到你的插畫。（中略）前幾天偶然看見幾個窮小孩在玩。他們的玩法，我竟頗能作你的插畫的材料。而且很合你向來的作風。現在特地貢獻給你，以備采納。此祝康健。一個敬佩你的讀者上。七，十一。」後面又附註：「小孩的玩法——先把一條長棍放置地上。再拿一條長凳橫跨在上面。這樣二個小孩坐在上面一張長凳的兩端，仿蹺蹺板的玩法，一高一低的玩着。」

這是一封「無目的」的無頭信。據這這發信人是純為我的感興所迫而寫這封信給我的。在憂憂難難的今世，這也可謂一件小小的異聞。

我到了張牆一看，覺得這匿名信這信寄所發見的，確是我所愛好的材料。便隨興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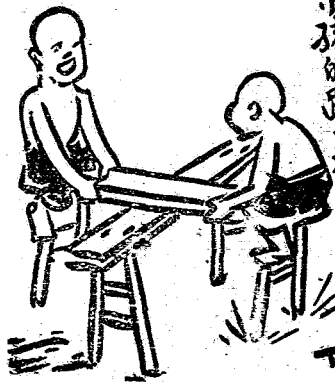
一福。這兩個小孩盡了他們的小心的智巧，利用了這現成的材料，造成了這具體而微的運動具，在貧民窟的環境中，這可說是一種十分優異的遊戲設備了。我想像這兩個窮小孩各種板檯的一端而一高一低地交互上下的時候，臉上一定充滿了歡笑。因為他們是無知的幼兒，不會夢見世間各處運動場裏專為兒童設計的種種優良的幸福的設備，對於這簡陋的遊戲已十分滿足了。這種遊戲的簡陋，和這兩個小孩子的窮苦，只有我們旁人感到，他們自己是不知道的。

因此我想到了世間的小孩苦。在這社會裏，窮的大人固然苦，窮的小孩更苦！窮的大人苦了，自己誰知道其苦，因而用設法消除其苦。窮的小孩苦了，自己還不知道，一味茫茫然地追求生的歡喜，這才是天下之至慘！

聞到隔壁人家飯香，樂住了自家的冷豔頭痛哭向婆婆白米飯吃。看見鄰家的孩子吃火肉鬆子，垂涎了自己手裏的硬蘿蔔而嘆着「也婆！」老子落脫了飯碗頭回家，孩子抱住了他帶回來的銅盆而喊「爸爸買好東西來了！」老棉絮被頭上了當鋪，孩子抱住了床裏蕪漆的箱奩東拿西翻。討食要背土的孩子捧着他的毬子當皮球玩；向清慈恩的不命廟吞嚥地

笑。——我們看到了這種苦况而發生同情心的時候，最感觸自傷心的不是窮的大人的苦，而是窮的小孩的苦！大人的苦自己知道，同情者只要分擔其半；小孩的苦則自己不知道，全部要歸同情者担負。那些住自己的冷灶頭而向娘要白米飯吃的孩子，以為餚子裏這應有飯，完全沒有知道他老子種出來的米，還繳納租早已用完，檢不着自己吃了；那丟掉了硬蠶豆而嘆着也要火肉粽子的孩子，只知道火肉粽子比硬蠶豆好吃；他有得吃，我也要吃；全不知道他娘做女工賺來的錢買米還不够。那抱住了老子的罐蓋而喊「爸爸買好東西來了」的孩子，只知道爸爸回家總應該有好東西帶來；全不知道社會已把他們全家的錢一刀宰斷，不久他將變成一張少枯葉了。那抱住了代棉被用的稻草柴當洋囡囡玩的孩子，只覺今晚眠床裏變的花樣特別新鮮，全想不到這變化的悲哀的原因和苦痛的結果。討飯婆子背上的孩子也只是任天而動地玩耍而啼哭；全不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托擱在這社會所不容納的乞丐身上，而正在受人排斥。看到這種受苦而不知苦的窮的小孩，真是難以爲情！這好比看見初離襁褓的孩子牽住了尸牀上的母親的蓬衣而喊「要吃甜奶」，我們的同情之淚，爲死者所流者少，而爲生者所流者多。凡街頭陀詠小孩詩云：「昂之惟解笑，打亦不生嗔。」目前的窮人，多致好比在無語

窮小孩的跳板



TK

船主人請到那個市價裏來，親上岸去自由寫生。又有「經其所止而休焉」的氣概。這會下船時，那水仗，這戰船完全不同。這水仗我沒想到隨便那裏去寫生，就是坐了這船去遊十一點鐘的夜。凡月坐船出於自願，這河坐船出於被動。這點心理便在我胸中作起怪來，似乎覺得船裏的軍士都聽憑不付心了。然而船裏特殊的景象，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從石門到崇德之間，十八里運河的兩岸，前後地排列着無數的水車。無數個穿着一條短褲的農人，正在那裏抽水。我的船在其間行進，好像那兵式裏的將軍。船主人說，前天有人數過，兩岸的水車共計七百五十六架。這日大晴大熱，今天水車架數恐又增加了。我設想從天中墜下來，這一枚運河大約像一條銀蛇，而且數百隻脚都在那裏動的。我下船時候的心情的變遷到這時竟忽然變成了驚奇。這是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火一般灼的太陽發熱地照耀，猛烈地在那裏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淺淺的河水懶洋洋地顯着，被太陽的熱力越逼，好像被地心吸力越吸越低的似的。兩岸數千百踏水的人，盡量地使用兩腿的力量，在運河太陽和地心吸力爭奪這一些水。太陽升得越高，她們踏得越快。「給路給路……」請開不絕，後來終於忽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陽似乎並不疲倦，不須休息，在

帶我。我的心情由不快變成新奇；由新奇而又變成一種不快。以前爲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爲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我的船下的熱度似乎忽然太降低了，小桌上的食物似乎忽然太精美了，我的出門的使命似乎忽然太輕鬆了。直到我探險登岸遇過了奢華的三等車廂而坐我的三等車廂裏的時候，這種不快方才漸漸解除。唯有那活動的肉腿的長長的帶襪，只管保留印在我的腦際。這印象如何？住在都會的繁華世界裏的人最容易想像，他們這幾天晚上不是常在舞場裏、銀幕上看見舞女的肉腿的活動的帶襪麼？陸水的人的肉腿的帶襪正和這相似，不過襪條較硬些，色彩較黑些。近來農人陸水每天到半夜方休。舞場裏、銀幕上的肉腿忙著活動的時候，正是運河岸上的肉腿忙著活動的時候。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於杭州攝野

送考

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家中花開花，就給養了他們，送一小孩子到杭州來投考。種翠伴花，扶助他們攀緣，看他們開花，結子；是我過去的秋日的樂事。今秋我雖然依舊手植他們，但對他們的感情不及以前好。因為我看出了他們一種弱點：一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我在牆上加了一排竹釘，在竹釘上紮了一條繩，讓他們爬；過了一二晚，他們早就爬出橫排竹釘之上，須得再加竹釘了。後來我做了梯子加竹釘，加到我階去他們的時候，牆上已有丁七八排竹釘，牽牛花的捲莖比芭蕉更高，與柳梢相齊，離牆頂不過三四尺了。看牠們的意志還想爬上去，好像要爬到蒼雲之上方始滿足似的。為此我討厭牠們，不待牠們開花，藉子就離開牠們，伴送一小學畢業生到杭州來投考。

這一小學畢業生中，有我的女兒，和我的親戚朋友家的女兒。送考的也還有好幾個

人，父母，親戚，或先生。我名爲送考，其實沒有甚麼責任，一切都由別人指揮。我是對家裏的米伴花失了歡，想換一個地方去度送這早秋，而以送考爲名義的。因此我頗有閒心情，可以參觀他們的投考。

臨臨出門的一天，鄉間早籾已成。運河兩岸，水車向發聲，像一級排列着，伊呀之聲不絕於耳。村中農夫全體出席陪水，已種田而未全枯的當然要出席，已種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沒有種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車上，連老太婆，婦人，和十二三的孩子也出席。雖不是平常的灌溉，這是一種遊戲，人與自然奮鬥的象徵。我在船中聽了這聲音，看了這般情景，不勝感動。但那班投考的童子們對此如聞不見，只管埋頭在「升學投考」，「初中入學試題範疇」等書中。我感他們：

「噫！這些書沒有用的。我看想許多人工作！這是百年來未曾見過的狀態，大家看！」
但他們的書仍照樣讀着，看就回到書上，依舊埋頭在書中。後來却提出種種問題來考

我：

「穿山甲怎麼吃甚麼東西的？」

「耶穌誕生當中國甚麼朝代？」

「無價火藥是用甚麼東西製成的？」

「挪威的海岸線長多少哩？」

我全被他們難倒，一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我裝着長者的神氣對他們說：「這種題目不會考的！」他們都笑起來，伸出一根手指點着我，說：「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雖老羞，並不成怒，暗自笑着悄悄溜上吸香煙。後來聽見他們裏面有人在敬我：「穿山甲歡喜吃蝴蝶的……」我慘自看那踏水的，不去聽他們的話；他們也自覺理頭在書中，不來睬我，直到捨舟登陸。

乘換火車裏，他們又拿出書來看；到了旅館裏他們又拿出書來看；一直看到赴考的清晨。在旅館裏我們又遇到了幾個朋友的兒女，他們也是來報考的，於是大家合作起來。赴考這一天，我五點鐘就發他們喚醒，就起個早來送他們。許多童男童女各人挾了文具，帶了一肚皮「穿山甲歡喜吃蝴蝶」之類的知識，坐西包車去赴考。有幾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愁容滿面地上車，好像我押赴刑場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憐。

到了晚快，許多孩子活潑地回來了。一進房間就講作一堆講話：那個題目難，這個題目易；你的答案不錯，我的答案錯，議論紛紛，沸反盈天。講了半天，結果有的臉上表示滿足，有的臉上表示失望。然而晚上大家準備不取。男的孩子高聲地叫：「我甚麼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說：「我取了要死！」

他們每人投考的不止一個學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學校是大家共聽地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會的，則各人所選擇不同。但在大多數的投考者和登考者的觀念中，似乎把杭州的學校這樣地排列着：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知識不足，筆跡做不粗，明知省立學校難考取，要十個人裏頭取一個，但甯願多出一塊錢的報名費和一張照片，去碰碰運氣。萬一考得取，可以聽得高些。省立學校的「省」字彷彿對他們發放無限的香氣，大家鑽出了不勝欣賞。

從考畢到發卷的幾天之內，投考者之間的空氣非常沉悶。有幾個女生簡直是寢食不安，茶飯無心。他們的胡思夢想在這話之中反反覆復地吐露出來：考得得意的人，有時好像很有把握，在那裏探聽省立學校的倒底的形式了；但有時聽見人說「十個人裏頭取一個，成績好

的不一定統統取，」真忽然心灰意懶，去討那個學校的招生簡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頭上舉說：「取了獎死，」但從他們的指計算發表期的程度上，可以料知他們並不絕望。世間不這樣的事例，真一取了，她們好死而復生，其數豈不甚大麼？然而有時她們忽然發這太近於夢想，問過了一發表還有幾天？」之後，立刻發上一句「不關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聽他們紛紛議論之外，白天統在外面跑，或訪友，或寄信箋。在一假學校錄取案發表的一天，奇巧輪到我回去看榜。我覺得看榜這一頭工夫心緒太緊張了，不教他們親自去看；同時我也不願意代他們去看，便想出一個詞濟救急的方法來：我同一班學生坐在學校附近一所茶店裏了，教他們的先生一個人去看，看了回來茶所裏來報告他們。然則這方法妥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的一刻鐘之後，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來。有的人伸長了脖子向他跑去，有的跑去，有的人出門徑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處就變成了十目所視的地方，所有的人必牽起許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紅布長衫的人，在他們尤其觸目驚心，幾乎可恨他們立起身來。久待不來，那位先生在茶店裏成了他們的冤家對頭。有時女學生悄悄地裏罵他「死掉了」，有的男學生料他被公共汽車壓死了。但他到底沒有死，臨於抽了一根夏布長衫，待要

去處慢慢地踱回來。「回來了，回來了，」一聲叫後，空曠蕭靜，許多眼睜睜坐在他的旁邊上，發發發落。這般秒間的空氣的緊張，是我這支自來水筆所不能描寫的呀！

「難取的」，「難不取」，一一從先生的嘴唇上判決下來。他的每一句話好像一個霹靂，我幾乎想包耳朵。受到這霹靂的人有的臉孔慘白了，有的臉孔通紅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無措了，有的哭了，但沒有笑的人。結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氣，開始想法子來安慰哭的人，我胡亂造出些話來說那學校辦得怎樣不好，所以不取並不可惜，不期說過之後，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滿足的人似乎有些懷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們的心，原來是這麼脆弱的呀！教他們吃這種苦頭，真是殘酷！

以後各校採取發發的時候，我有意迴避，不願再看那種緊張的滑稽劇。但聽說後來的級和得多，因為小區兒蘇過惡因，有些兒麻木了的原故。不久，所有的學生都擠得了一個學校。於是找保人，繳學費，忙了幾天，這時候在旅館聽到談話都是「我們的學校長，我們的學校短」一類的話了。但這些「我們」之中，其親切的程度有差別。大概考取省立學校的人所說的「我們」是親切的，而且帶些驕傲的。考不取省立學校而只得進他們所願不好的學校

的人的「我們」，大概說得不大親切些。他們預備下半年再去考省立學校，還早定姿態去

去。
早與比我們來時更進步了，歸鄉水陸不通，下火車後，須得步行三十里。考取學校的人，想歸濟勇氣，跑回家去取行李。瘋人搗了，晝夜起程跑到火車站，乘車來杭入學。考取省立學校的人更加起勁，跑得不憚辛苦，置備入學用品也不惜金錢。似乎能夠考得進去，便有滿窮的後景，可以一輩子榮耀富貴，吃用不疑似的。

我吃不下跑路，被早與阻留在棧了。我教我的兒女們也不須回家，托人帶信去教家裏人把行李送來。行李送來時，帶到了關於牽牛花的消息，據說我所手植的牽牛花到今尚未開花，因為天時奇旱的緣故。我姊給我的信上說：「你去後我們又加了幾排竹釘。現在爬是爬得很高，幾乎爬上牆頂了。但是早得厲害，枝葉都憔悴，爬得高高也沒有用，看來今年不會開花結子的。」

廿三年九月十日於西湖招賢寺

市街形式

在上課勞作了半個月，一旦工作告一小段落，偷閒乘通車到杭州來抽一口氣。當我在城
 站下車，乘黃棧車到達新市墟時，望見這裏一片平廣的夜景，心頭感到十分的快適。

「爲甚麼我心頭這般快適？」我這樣地自問，便開始研究自己的心理狀態。研究歸結
 果，我知道這般快適的原因乃主觀和客觀兩方合成。在主觀方面，我這會勞作了半個月，到這
 裏來休息一下，自己以爲是歇息的。好此勞働者作了一天苦工，晚間到酒店的樓頭上來買兩
 酒喝，「一聞香茶」喊的聲音威嚴發亮，語氣是命令的。在客觀的方面，新市墟的市街的
 平廣的景象很容易使人看了生出快適之感。杭州還沒有摩天樓出現，現有的房屋大都是二
 三層的。這般市墟的夜景，只見一片燈火平鋪在廣大的地上，好像一條燦爛的寶帶。我看到
 這般景象時，假想它是古代神話中的光景，心頭暫時感到一種快適。

野 外 理 髮 處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雜貨店旁邊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頭担。我輪在船梢上休息的時候，恰好從船窗中望見這副剃頭担的全貌。起初剃頭担獨自坐在船上發愁，後來把髮簪給另一個人坐了，說剃這個人的頭。我手搭船梢，倒裝夢不來。發辨從目，眼前的情景便化爲畫框：框中顯出一個黃瘦的瘦圓來，這圓中的人物位置時在變動，有時會變出極好的構圖來；跳脫勻稱姿態裏中，宛如一幅寫實派的西洋畫。有時發簪左右兩旁空地太多，我便自己變更梳頭的故處，以適應他們的變動，而求輪窗中的妥貼的構圖；但妥貼的構圖不可常得，剃頭司務忽左忽右忽前忽後，行動變化不測；我的梳頭竟剛剛放定，他們的位置已經移動了。唯有那個被剃頭的人，身披白布，當這特兒一般地靜坐著，大類畫中的人物。

平日觀看剃頭，以爲剃者爲主人，剃者爲附從，故被剃者出錢雇用剃頭司務，而剃頭

司務受命做工；被刺者端坐中央，而刺頭司務要緊奔走。但檢査地觀看，聽得其反：刺頭司務爲畫中主人，而被刺者爲附從。因爲在姿勢上，刺頭司務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雇到家正在製作，又好像屠戶正在殺豬。而被刺者不管是誰，都低頭喪氣地垂着，忍氣吞聲地讓他弄，好像病人正在求醫，罪人正在受刑。聽說今年杭州舉行金剛法會時，班禪喇嘛叫某刺頭司務來刺一個頭送幾十塊錢，刺頭司務叩頭道謝。若果有其事，這刺頭司務刺「活佛」之頭，受十圓之賞，而以大體答謝，可謂榮幸而恭敬了。但我想當他工作的時候，「活佛」也是默默地頭交付他，任他支配的。假如有人照一張「喇嘛刺頭影相」，掛起來當作畫看，畫中的主人必是刺頭司務，而喇嘛爲刺頭司務的附從。純粹用感覺來看，刺頭這景象中，似覺只有刺頭司務一個人；被刺的人暫時變成了一件東西。因爲他無聲無息，呆若木鷄；全身用白布包裹，只露出毛毛草草的一個頭，而這頭又被操縱於刺頭司務之手，全無自主之權。請外科師中開刀的人要叫「喇嘛哇」，受酒劑的人要叫「青天大老爺」，獨有被刺頭的人一聲不響，不起對嚴從地把頭讓給別人弄。因此我在編寫中法監岸上刺頭的景象，在感覺上但見一個人的活動，而不覺得其爲兩個人的勾當。稱爲這被刺者懷地同情：那刺頭司務不管耳目

野
外
理
髮
屋



可憐的背心——本得分布共同顏色於畫的下端一角，可以增進全圖的統調。爲求這黑色的統調，我的簽字須寫得特別粗大些。

船主人於我下船時，給十個銅板與小雜貨店，向他們屢後的地上採了二籃豌豆來，現在已經煮熟，送進一盆來給我吃。看見我正在熱心地弄畫，便放了簽字來看。「啊，畫了一副朝頭畫！」他說，「像在那裏挖耳朵呢。小雜貨店後面的街上有許多花頭，捉牙蟲的，測字的，旋舞的。還有打拳頭賣膏藥的……我剛才去採豆時從籬笆間窺見，花頭很多，明天去畫！」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後的小洞門中探頭出來看畫的船主卻接着說：「先生，我們明天開到南潯去，那裏有許多花園，去畫花園景罷！」她這話使我想起船艙裏掛着的一張照片：那照相裏所攝取的，是一株盤曲離奇的大樹，樹下的欄杆上靠着一個姿態閒雅而裝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貴婦人；但在臉孔上可以辨認她是我們的船主婦。大概這就是她所愛好的花園景罷，所以隨把自己簽字加入了在畫頭，拍這一張照來掛在船艙裏的。我決不怪她做這事，却同情於她的「一片苦心。這照片彷彿表示：她在物質生活上不幸而做了過頭，但在精神生活上足足地是一位貴婦人。世間頗有以爲凡妻必須優美整齊的人；以爲只有風，花，雪，月，

上英國皇家海軍美水人名士是優的種材的人。我們這站車體可說是極種大的代表。聽吧神劇是神就誠感天不何感不些則話。他們就回國務去做夜飯。

天色漸漸向晚，排去制國租已極高去。只剩一片草地。我獨坐船中燈茶飯吃，乘閑看漁莊的題目。這是幾廉價的租契處。轉一個頭只要十五個銅板。這恐怕是我國所共有的理。此外何人見了或許要或甚。而中國人如何滿雅而自絲。不租唐人經生要好山水，這二級人的理是也歡喜在天光之下。朝處飛舞的對草地上。二前才給生漁詳說。一近來這租頭租在鄉村間生意很好。本來出一河小洋上割頭的人，現在鄉租十五個銅板坐別頭租了。此外何人看了這情形，以為中國人近來愈加高難而自慈了。我就與美名曰：「野外亞樂邊一歸。」

廿二年六月十日作

三娘 娘

我的船停泊在小橋邊的小雜貨店的門口，已經三天了。每次從船頭的玻璃窗中向岸上眺望，必點看見那小雜貨店裏有一位中年以上的婦人坐在櫃子上「打飽練」。後來看到船過，不須寫生，必將船聲便館隨時解其狀。我從她的櫃子上強想她的名字大約是三娘娘。就這樣假定。

從船頭的玻璃窗中望去，三娘娘家的雜貨店只有一個板櫃和一畫板桌。板櫃內陳列着紙、蚊蟲香和香燭等。板桌上排列着四五個玻璃瓶，瓶內盛着花生米糖菓等。還有一裝風油。有時也並列在玻璃瓶裏。櫃內有一個老人或一個青年在這店裏出現。常見的只有三娘娘一人。但我在來見過穿人密三娘娘的店裏賣物。每次眺望，聽見船聲在板桌旁邊的牆人牆上打飽練。

舉獲天下雨。我暫不上岸，我在船窗上吃枇杷。假如我不生也有四根，枇杷有根該是養的四根之一。我說水菓中枇杷頂好吃。可惜吃的手續麻煩。搥了半菓子的皮和核，弄餓了兩手。同吃盤相像，養伎還是吃力。但我在船窗上吃，省力得多。皮和核可隨時擲在水裏，決沒有發生營養來干涉。即使來干涉，我可想理由來辯解：枇杷藥是藥，枇杷核和皮或者也有藥力。近來水面上浮着死豬，死羊，死狗，死貓很多，加了這藥力或者可以消毒，有益於公眾衛生。這般脫過之後，衛生警察一定「馬馬虎虎。」

以前我只是向窗中探首一望，暫見三娘娘的剝那間的姿態而已。這會因吃枇杷，久擡窗棂，方才看見三娘娘的打羅絲的憔悴，其技法的敏捷，態度之堅忍，可以使人吃驚。那有雷的駭男與摩女？（註：日本人將稱 Modern Day 爲 Day，將稱 Modern Girl 爲 Girl，今仿此。）恐怕沒有知道「打羅絲」爲何物，看了我這幅畫，將誤認爲打彈子，放風箏，拍陀螺，亦未可知。我生長在鄉鄉，見慣這種苦工，現在可爲不知者駭遠之：這是一架人製的紡絲機器。在一根三四尺長的手指粗細的木棒上，裝一個銅叉頭，名曰「鎗叉梗」，再用一根約一尺長的筷子粗細的竹棒，上端彫刻極疏的螺紋放，下端裝兩個銅劍心磨盤，乾隆銅錘亦



三
好
子



可)十餘枚，中間套一蘆管，名曰「鏗子」。紡絲的工具，就是織叉梗和鏗子這兩件。應用之法，放不能纏絲的頭兩子或兩子上到下面的東西，併作總察似的一回，頂在織叉梗上的銅叉頭上。左手持棉叉梗，右手扭那總察，使成爲線。將線頭控在鏗子的蘆管上，嵌在螺窠紋裏。然後右手指用力將竹棒一旋，使鏗子一盪旋轉，一邊盡了順治銅錢的重力而掛下去。上面扭，下面掛，線便長起來。掛到將要碰着地了，右手停止扭線而捉取鏗子，將線擡在蘆管上。接了再掛，掛了再擡，鏗子上的線球漸漸大起來。大到像上海水果店裏的芒果一般了，便可運蘆管拔段，另將新蘆管換上，如法再製。這種芒果般的線球，名曰綉線。用綉線織成的綉，名曰綉綉；候我現在身上所穿的衣服，正是由三娘娘之類的人的左手一寸一寸地扭出來而一寸一寸地擡上去的綉線所織成的。近來綉綉大賤，每尺只賣一角多錢。據說，照這價錢合算起工資來，像三娘娘這樣動勞地一天扭到晚，所得不到十個銅板。但我想，假如用「勁勞」的頭土裏的金錢來克起工價來，這樣純熟的技師，這樣忍苦的勞作，定他每天十個金幣，也不算過多呢。三娘娘的操持織叉梗的手，比閒人們打彈子的手更爲穩固；扭線線的手，比閒人們放風箏的手更爲敏捷；旋鏗子的手，比閒人們抽陀螺的手更爲有力，打一個

錘子可贏得不少的洋錢，打一天總總不到十個銅板。如能三錢幾款宜，應該不打錘錘打錘子。

三錢換為求工作的速成，扭的越強越別長，要兩手向上舉得無可再高，錘子向下抖得比她的小腿尖還低；方才收推。缺去了，收推的時候剛非擺度向左右發開不可。若她一掛一推，手臂的動作非常辛苦！一掛一推，費時不到一分鐘，規定她每天打錘錘八小時，統計起來，她的手臂每天要舉高五六百次。要開五六百次。計算她每天要抖十個銅板；她的手臂每天舉五六百次，要扭五六百通，方抖一個銅板的銅板。

黑種婦坐在她面前，靜悄悄地注視她的工作，好像在那裏留心計算她的手臂的動作次數。

廿三年六月十六日

看 燈

今晚我的假期是停頓的市鎮上，正在舉行着新年活動的狂歡會。這我頗感驚訝的，早
有歡樂喧鬧之聲，從遠近各處湧入我的船室。船家夫婦從下午起，一直在樓梯上惶惶地談論
神祕交法的那種由這稱譽。新年活動的歡樂之聲更在他們響徹萬家。剛這舞樂迎向流雲地
動地搖着，而哀痛之心，與重新為地話體那被會身動，就與喜山五人拍球沐衛仁感。

市鎮的岸邊停着許多游船，我們的船不能通過其中。只得留在市鎮。船家夫婦竟夜夜
嚼吃，同遊處我談道這會到種種情況。他們說這遊是難得得到的。夜說說說主盡要約五，更
是非不可。他們能這遊這講這這戶風這。怕寒。最後又那重這打那表。女那那那那那那
那表，那那那了昨晚的夜。

頃香九時，我船主人引導，穿過了一打打穿的人牆，來到碼頭斜對面的一排玻璃門

前。船主人說。在這地方看燈再好過。頭的好燈的門口。看燈滿清人說。這燈在些微的
 空殼。原來這些屋的門緊閉也關閉着。四面並無主人出來看燈。專把燈照下道現在當時千金
 難買的空殼。裏面像我這樣的搗蒜人駐足。後來頗一會。竟見底下船着。幾條裏不窮的源
 頗。額上蓋着口吐殼則七三吞。必這這裏滿大的波滔。何說。何說。當也有這滿在在邊邊。滿
 以開滿的。物外已理期地站者才來個人。但一邊兒有幾尺空海。好幾是專爲我船主人。這
 滿的。走近一看。底下有着很大的一個水簾。其深不可測。船主人法近持槍二婦回來。在這
 些水裏。我想起兩個浮墩。我把我尾端在浮墩上。我自己本來着着。就儘儘盡花。較准把頭
 脚端在水裏。提起脚。等候着燈。

燈滿地站着。等了約一小時之久。裏面之燈漸漸地熄滅。將約兩旁。這燈千百個人頭。
 便轉由曲地伸地伸出。向燈架的來處探望。惟有我一人正襟危立。一些兒不動。人見之者。
 或將讚我鎮靜不躁。修養工夫極深。果爾。我將感謝我脚底下的兩個浮墩。其實我早該感謝
 他們。因爲這時候。站到土殼脚底下來的人已漸次增加了不少。頗有些兒擁擠。但給燈沒有
 人敢挨近我身邊來。我彷彿是佔據着泰山泊的強徒。四面環繞清水。任何官兵不敢觸犯。

此地不准小便



雙素只管在近處喧嘩。花燈只管不來。我的兩臂只管保住了一尺半的距離而立着，有些兒麻木了。我的眼睛只管望見蓬蓬像一般的人頭，也有些兒看厭了。觀線所及，只有斜對面毛廳上絡繹不絕的小便者，變化豐富，姿勢各殊，暫時代替花燈供我欣賞。這會我獲得了珍奇的閱歷；有些以來，從未對着這極擁擠的毛廳作這樣長久的觀察。吾今始知小便者的態度與姿變化之多。想揣出幾個，伸手向衣袋中摸出速寫簿，邊換不得。料想是一小時之前這個人海時被擠出衣袋而落在途中了，或者被誤認作皮夾掏去了。我之所謂速寫簿，其實只有六個銅板買來的一本小拍紙簿，厚紙的旁邊裝着一個自己手製的鉛筆套，套內插着半枝大藤廠「唯一兩貨」的六B鉛筆罷了。不過裏面已經寫着一幅給主人洗腳圖，失去了感覺可惜；當時眼前的小便者的姿態無法速寫，又覺得可惜。

「招接看了絡繹不絕的許多小便者之後，花燈方始迎來。我自不轉瞬地注視，想多看些，以儆粉飾之勞。可見這些花燈都像醜態丑的轎子一般匆匆地從我眼前滑過，不肯給我細看。而我呢，也因為在水泊中將滿橋上一盞盞不動地繼續站立了一小時多，儘量搖動，連呼吸的力都盡了。只恐無效其是這燈的半個燈殼在我眼簾邊繞來繞去，等他們過完之後，

我推了船主人的手挽，跳出水泊，再躲進了汗臭的人海而歸到船埠。

坐在船篷中，船主人便問我今晚可得幾檔筭。我閉目探索，只有那毛胸中一個小便者的姿態，在我腦中留著明確的印象。便管著其狀。

戲 樂

我本已灰心，今晚不再上樓去看燈。預備在船中帶個光底下的小桌子上整理白天的雜稿，或者編習閱讀新到的雜誌，黃昏杜健時向船主借隻碗，到岸上去買碗「救命種子」吃吃，倒比投身在人海的旋渦裏看燈，來得有味。但是我後來終於變計，又跟了船主人上岸去看燈了。

船中屏以密計者，一半是因船主人的勸進。一半是受了鼓樂聲的誘惑。船主人說，今晚的燈比昨晚好得多，有從那碼頭傳來的豪潮有七十幾節，「金龜老龍仁」，遠方轉運船來看的也不少，我們便路到此。船轉一看。我聽了這鼓聲竟覺得應該聽着。同時鼓樂喧闐之聲從這近處遠處我的船聲來，使我聽了覺得脚底上癢癢的，不由地收拾盤具書冊，跟着船主人踏上岸去「真象樂樂」了。



所以我要給主人上岸，名為看戲，其實是想看看鼓樂的演奏。這會我們站在清時看樓。許多花燈像轎子一般地抬過橋去。後來爲了前途障礙，一齊停下了。停在面前的，是裝着「機器新生活」，「興民同樂」等大字匾額的一座燦爛的臺閣。後面跟着的是一班打樂隊。我便從人叢中擠到後面去，細看那打樂隊的演奏。奏法率直得很，但把鑼，鼓，鐃鈸等器交互相間地敲擊，自成一種雍容浩蕩的音節。鼓的奏法尤爲率直，老是「同，同，同，同」地敲打，永不變化其節奏。但因了其他樂器的配合，自能表現一種特殊的效果。敲鼓的樣子更使我驚異：一個孩子背着一面鼓向前跑，鼓手跟在後面一路打去，好像追殺敗將一般。孩子跑得越快，後面打的追得越緊；孩子立停了讓他打，他就離開步位，出助地痛打一頓。孩子背後受人痛打，前面管自吃芝麻餅，餅上的芝麻壓了鼓的「同，同，同，同」而紛紛地落下，他伸手接住了芝麻，慢慢地用舌舐食。我走近去看，但見他全身的滾滾巨筋搏搏地運動，都跟了鼓的打擊而瑟瑟的顫動。他的胸膛一定也跟着了鼓聲而振盪着。這是一種無微不至的全身運動，吃下芝麻餅去，消化還是很快的。但我細看那孩子的年齡，不過十歲左右，他的皮膚很嫩，他的骨節一定不很堅牢。這副軟骨頭可被敲散，回家去非找個

母親重新穿過不可觸

這夜這夜絲線描取這般驚異的強狀。猶如這夜柔條就開我這漸漸遠去。我收這這驚薄異融
夜樂與夜纏連不互此這的雅老活滿似我靈雅性形之靈因。

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想。況且他們會見我在這裏寫去過好幾次，都認錯我知道這是我的東西。一定不會吃壞藥。我頂上這輛黃包車一定可以載了我和一冊速寫術歸來。

車子走到湖邊的馬路上，發見前面有一個軍人向我對面走來。我們隔着一條馬路相向而行，不久這人漸漸和我相近。當他走到終點和我相遇的時候，他的車就嘎然一擱，立正以舉手，向我行了一個有色有聲的敬禮。我不生不會當這軍人才也沒有吃壞的藥家。對於這種敬禮全然不慣，不知怎樣對付才好。一剎那間心中混亂，但第一剎那我就決定不理睬他。因為我忽然悟到，這一定是他的長官走在我的後面，這敬禮與我是無關的。於是我不動聲色地坐在車中，但把眼斜轉去看他禮畢。我的車夫跑得正快，轉瞬間我和這行禮者交手而過，背這面馳。我方才旋轉頭去，想看看我後面的受禮者是何等樣人。不意後面並無車子，亦無行人，只有那個行禮者。他正也在回頭看我，臉上表示憤怒之色，隔着一二丈的距離向我罵了一聲極長的「媽——的——」然後大踏步去了。我的車夫自從見我受了敬禮之後，拉得非常吃力。不久便我和這「媽——的——」相去遙遠了。

我最初以為這「媽——的——」不是給我的，同先前的敬禮的不是給我一段。但立刻確定

地拉我到小茶店裏，等我取得了這五個銅子，又出勁地拉我回轉。給他四角小洋，他已經不覺。

我却自動地添了他五個銅子。

我記得了這很奇怪之後，作如是想：因誤認而受欺。因誤認而受騙。世間的假象象，有許多是這樣的。

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於杭州。

螞 蟻

五歲孩的時候，耳邊近至竟沒有「螞蟻」之聲，祇以「得得」之聲。因像老鼠正轉快，與聲音漸漸磨下，無暇抬頭來探究這聲音。然而「得得」，「得得」也只在幾項嘈雜聲中，不稍間斷。過了幾分鐘之後，牠們已把我的耳鼓刺得麻木，在我似覺這是「得得」耳邊聽不到聲音，真像一種天籟，無須去探究了。

等到文章身「得得」，為天下自來水廠，厭倦伸到向罐中取淨淨的時候，與我擡頭看見這「得得」，「得得」之聲的來源。原來有一隻螞蟻，向我來穿玻璃球上求出時，正在那裏亂舞亂跳。

我以膝尺當即已的工作，不讓來為牠謀出路，任牠亂跳亂跳時這許久時光，心中覺得有些抱歉。雖然已經接濟現在，況且一時我也想不出怎樣可以使牠找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只好

一會兒，等到點燃了香燭再說。

我一邊點香燭，一旁親牠的亂撞亂叫。我看牠每一次撥，先飛到離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後直衝過去，把牠的小頭在玻璃上「得，得」地撞兩下，然後滑着玻璃「咿咿」地向四處飛鳴。其意思是想在那裏找一個出身的洞。也許不是找到，爲的是玻璃上很光滑，使牠立脚不住，只得向四處亂舞。亂舞了一回之後，大概牠悟到了此路不通，於是再飛開來，飛到離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搖旗鼓，向玻璃的另一處地方直撞過去。因此「咿咿」「得得」，一直繼續到現在。

我看了這模樣覺得非常可憐。求生活真不容易，只做一只小小的蜜蜂，爲了生活也須碰到這許多釘子。我想起那玻璃，牠一面使牠清楚地看見窗外花台裏含露許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阿剌，一面又周密地阻撓牠，永遠使牠可望而不可即。這真是何等惡毒的東西！牠又彷彿是一個囚子，把窗外的廣大的天地和鏗鏘的春也給捉住，懸牠飛來。等到牠飛來了，却用一種無形的阻力攔住牠，永不使牠出頭，或竟可使牠死在這阻撓力之下。

看了這兒被擱，我又要想起物質文明未興時的幼年生活的特點來。我家祖母年年從臘。

每當雷實上山的時候，竟能縫紙窗以障風。爲了一雙燕子常來出入，特地在紙窗上開一個碗來大的洞，當作燕子的門，那雙燕子似乎通人意的，來去時自會把泥稍稍放住，穿過這洞。這般情景，現在阿想了使我何等憤懣！假如我笨笨的膽不用玻璃而換了從前的紙窗，我們這蜜蜂總可鑽得出去。即使撞兩下，也是歇歇地，沒有甚麼苦痛。求生活在從前容易得多，不但人類社會如此，連蟲類社會也如此。

我點着了香煙之後就開始爲牠謀出路。但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叫牠不要在這裏鑽，應該回頭來從門裏出去，牠聽不懂我的話。用手硬把牠捉住了到門外去放，牠一定誤會我要害牠，會用數反害我，使我的手腫痛得不能工作。除非給牠開窗；但是這扇窗不容易開，窗外堆積着許多笨重的東西，須得先把這些東西除去，方可開窗。這些笨重的東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

於是我和身來請同盟的人幫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的東西，好把窗開開，讓我們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盟的人大家不肯，他們說：「我們做工都復疲倦了，哪有餘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我頓覺自己也很疲倦，沒有搬這些重物的餘力。救蜜蜂的事就成了關

罷。

怎麼問美走這一個人來和我說話。爲了不能避過的事，我立刻被他拉了一間出門去，就把這件的事忘却了。等美醒來的時候，這美早已不見，不知道是飛去了，被救了，還是撞毀了。

二十個年三月七日於杭州。

楊柳

因爲我的室中多楊柳樹，就有人說我歡喜楊柳樹，因爲有人說我歡喜楊柳樹，我便覺得這與楊柳樹有緣，但我也曾問心，爲甚麼歡喜楊柳樹？到底與楊柳樹有甚麼深緣？其答案不可得。原來這全是憑空的；當年我住在白馬湖上，看見人們在湖邊種柳，我向他們討了一小株，種在寓屋的庭角裏，因此給這屋取名爲「小楊柳屋」，因此當取見慣的楊柳爲室林，因此這有人說我歡喜楊柳，因此我自己似覺與楊柳有緣。假如當時人們在湖邊種柳，也許我會給屋取名「小羅絲屋」，而專養柳絲，成爲與柳絲有緣，亦未可知。天下事往往如此。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楊柳結緣，或不說上面的話，而可以附食種柳的理由上去。或者說我愛柳的葉黃嫩綠，或者說我愛柳的如醉如舞，或者說我愛柳的小籃的腸，或者說我愛柳的樹

清明的宅邊所種的，或者還可引發「空含青實」的詩，「櫻籬如此的話，以及「玉蕊之園」，「張種之棘」等種種古典來，作爲自己愛柳的理由。即便要栽三百個冠蓋堂堂，高插深刺的柳，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

我也許我曾經對人說過「我要掃柳」的話。但這話也是隨說的。竊聽我偶然耳「櫻籬樓穿」若謂玉蕊蓬入問我「爲甚麼家裏樓」時，就對他說「我歡喜穿櫻籬」一語。實際我向來對於花木無所愛好，雖有之，亦無所執着。這是因爲我生長窮鄉，只見桑麻，禾黍，烟片，小麥不大豆，不曾親近過莖花加蒂的園林。只在幾本舊書裏看見過「棠蔭」，「紅杏」，「芍藥白」，「牡丹」等美麗的名稱，但難得親近這些名稱的所有者。並非完全沒有見過，只因見時他們往往使我失望，不相信這便是會對紫藤藤的紫藤花，對使尙書出名的紅杏，會像晚人辭賦的芍藥，或者象徵富貴的牡丹。我覺得他們也只是植物中的幾種，不過少見而名貴些，實在也沒有甚麼特別可愛的地方，似乎不配在詩中那樣地受人稱讚，更不配在花木中佔據那最高的地位。因此我似覺詩中所讚頌的名花是另外一種，不是我現在所看見這種植物。我也會偶遊富貴的花園，但終於不會見過十足地配稱「萬花如錦」的景象。

假如我現在要讚美一種植物，我仍是去讚美楊柳。但這與前樣無異，只是我選後天的所處，一時興到，區便廢談，也不會使信物家致或崇拜去讚揚草生極依惜。爲的是昨日天氣佳，卸頭寫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邊的長椅子裏去坐了一會。看見湖岸的楊柳梢上，好像掛着幾條串佛珠的珠子，在溫暖的春風中飄來飄去，顯出許多醫療微微的S線來，覺得這一種植物實在美區可愛，非讚揚一下不可。

聽人說，這種植物是最聰的，道：「根枝從來插在土上，看也會活起來，後來變成一株大楊柳樹。牠不需要高貴的肥料或工深的澆培，只要有陽光，泥土，和水，便會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強健而奕奕。牡丹花要吃諸肚腸，葡萄藤要吃肉湯，許多花來要吃豆餅，楊柳樹不要吃人家的東西，因此說人們說牠是「賤」的。大概「貴」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貴」。吃得很多很好而沒有用處，只供觀賞的，似乎更貴。例如牡丹比葡萄貴，是爲了牡丹吃了諸肚腸只供觀賞而葡萄吃了肉湯有藥用的原故。楊柳不要吃人的東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說人看作「賤」的。

我讚揚柳美，但其美與牡丹不同，與別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楊柳的主要的美點，是其

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發展的，紅杏能美到「出牆」，古木能長到「參天」，上層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見枝葉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記了下面的根，覺得其樣子可惡；你們是靠他養活的，怎麼只管高據在上面，絕不理睬他呢？你們的生命懸在他上面，怎麼只管貪圖自己的光榮，而絕不回顧處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經被拆，而上面的花葉還是欣欣向榮，在那裏作最後一刻的感歎，真是可惡而又可憐！楊柳沒有這般可惡可憐的樣子；他不是不會向上生長。他長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長得高，越垂得低。千萬條陌頭細柳，依依不忘記根本，常常俯首顧着下面，時時藉了春風之力，向處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他親吻。好像一羣的活潑孩子環繞着他們的慈母而遊戲，但時時依傍到慈母的身傍去，或者撲進慈母的懷里去，使人看了覺得非常可愛。楊柳樹也有高出牆頭的，但我不嫌牠高，爲了牠高而能下，爲了牠高而不忘本。

自古以來，詩文常以楊柳爲春的一種主要題材。寫春景曰「萬樹垂楊」，寫春色曰「陌頭楊柳」，或竟稱春天爲「柳條春」。我以為這並非僅爲楊柳當春抽條的原故。實因其樹有一種特殊的姿態，與和平美麗的春尤十分調和的原故。這種姿態的特殊點，便是「下垂」。

不然。當淋發芽的樹木不知凡幾，何以專讓柳發春的主人呢？只爲別的樹木都惡仗了春之方面拚命向上，一絲不苟，忘記了自己的根本。其食葉之相不合於春的精神。最能發春的精神的，只有垂楊。

這是我昨天看了西潯邊上的楊柳而一時興起的感想。但我所讚美的不但是西潯上的楊柳。在這幾天的春光之下，鄉村處處的楊柳都有這般可讚美的姿態。西潯似乎太高貴了，反而不適於栽植這種「健」的垂楊呢。

廿四年三月四日於杭州。

惜 春

不多天之前我在這裏讀亞萊作的楊柳。這查柳條早已瑟瑟委地，楊花也已開始飄蕩，春光將盡，我又來談惜春的話了。

「惜春」這個題目何等風雅！古人的詩詞裏以此爲題的不可勝計，今人也還在那裏爲此賦詩填詞。綠肥紅瘦，柳昏花冥，杜鵑啼血，流水飄紅，再加上種人，淚眼，傷心，斷腸，離愁，酒病……惜春這件事主客觀兩方面應有的雅興，已差被前人反復說盡，我已無可再說了。現在爲甚麼取這個題目來作文呢？也不過應應時，在五月號的雜誌裏寫一個及時的題目，表面上好看些。這好比國小學教科書：秋季始業的，前幾課講月亮，蟋蟀，桂花，果實，農人割稻，以及雙十節。後幾課講棉花，火爐，做鞋，落雪，以及賣年。春季始業的，前幾課講菜花，桃花，蝌蚪，犛牛痘，以及連理忌辰，後幾課講殺蒼蠅，滅蚊蟲，吃瓜，乘

涼，以及熱天的衛生。似乎那些小學生個個是一年生的動物，在秋天不知有寒，在春天不知有熱，所以非講目前的情形不可的。我的讀者不是小學生，其說不一定盡講目前的情形。但某國軍總得讀我的報，我的報又總得讀我的近感。我擔軍爲道難誌寫道難誌的時候，但念不多天之間則扇寫了一篇讀類初生的得勝的文章，現在那報早已要婆婆地，梅花也早已開始飄落，覺得時光的過去真快得可驚！這其間一個多月的時光，我不知道了些甚麼？這一點近感便是我得這篇隨筆的本意。題目不妨寫作「惜時光」。但現在的時光是春天，也不妨寫作「惜春」。

去年的春天，我曾在道難誌裏談過春天的冷感不勻，晴雨無定，及以種種不舒服。故春去在我不得足惜。所可惜者，只是時光的一去不返，不可挽留。我們好比乘車火車，自己似覺靜靜地坐著，不食走動一步，車子却載了你在那裏飛奔。不知不覺之間，轉時刻刻在那裏滅絕你的前程。我曾經立意要亦花錢，一天到晚坐在屋裏，果然一錢也不花。我曾經立意要亦費力，一天到晚躺在床裏，果然一些力也不費。我曾經立意要亦費電，晚上不開電燈，果然一度電也不費。我也曾經立意要亦費時間，躲在床角裏不動。然而桌上的時辰鐘「約格

的格」地告訴我，時間實在在那裏耗費。於是我想，做了人真像「曠虎之勢」，無法退縮而停歇。只有努力地借時光，積極地向前奮鬥，直到時間的大限的來到。

生活上的苦悶和不幸，有時迫使入對於時光覺得不可惜而可憐，盼望牠快些過去的。然而這是在例外。人生總希望快樂。快樂的時間總希望真不要過得太快。回憶自己的學生時代，最快樂的時期是假期。星期六，星期日和紀念日小快樂，春假，年假和暑假大快樂。這也是世間一件矛盾的怪事：平常出了錢總希望多得幾分貨；只有販賣，出了學費只希望少上幾天課。只有假期前晚的學生們的狂喜，似覺他們所希望的最好是只給學費而永不上課。於此足見讀書這件事不是不高尚買賣。不然，這件事正像史帝勞生的「自殺俱樂部」中的青年約行爲。一面進了四十磅的會費而做自殺俱樂部會員，一面又在抽籤時熱望自己永不抽籤當死的。策。試看假期。早上身在上床上的學生的惡態臉孔，或者假期前一天的學生的沒精打彩，似覺他們對於趕校上課這件事看得真同赴死一樣可怕。其實原是他們自己來尋死的。

當我幼時在暑假的前幾天總覺非常歡喜，好像有期徒羽的囚犯將被開釋似的。又後抽籤尋大的希望，忙裏偷閒地打算假期中的生活，整理假期中所要看的書籍。我想檢五六十天的假

期，似覺時光非常悠長，有無數的事件好趕，無數的書可讀，有無數時光可以和弟弟共讀，還有無數的餘閒可和憐家的小朋友玩。本學期中欠熟練的功課，滿是在這悠長的假期中督得完全精通。平日所希望修習而無暇閱讀的書籍，在假期請都特地買好，滿是在這悠長的假期中完全讀畢。還曾在教科書裏看到的種種科學玩意兒，在假因沒有時間和工具而未曾試作的，也先排選出來，抄寫在筆記簿上，滿是在悠長的假期中完全作成。和弟弟們嬉快地玩耍。五六十天的假期，在我緊去趕懷一庭寬緊帶結成的父子，不拘多少東西，儘量裝得進去。

放假的一天，我背了這隻寬緊結成的無形的大袋而欣然地回家。回到半年不見的家裏，覺得極極新鮮，看把這無形的大袋翻一翻再說。初到幾天因為路途風霜，當然完全休息。後來覺得不見的姑母來作客了，母親對她招待她，假期中的我當然奉陪，閒談幾天。後來姑母遣我去作客，母親說我年年出門求學，難得放假回家，至親至眷應該去訪問訪問，我一去就是四五天乃至六七天，回家又應該休息幾天。後來，天未太熱，中了暑發些輕痧，竹榻上自購又是幾天。病起又休息幾天，本就有戲文，當然去看幾天。戲文場上遇見幾位小學時代

的同學，多時不見，都來款待幾天。住了兩學，聽來了一年不見的二姊，英文、和外甥們，於最後幾個月，大家歡聚半個月乃至二十天。二姊回家時帶了我去，我這回作伴去。又算四五天乃至六七天。回家當然又是休息幾天。屈指一算，離暑假開學已經只有十來天了。續登如此，這中間來天索性閒玩過去罷。到了開學的前一天，我整理行裝，看見於假前所記數清一紙假期工作表，所導補清的一束假期應讀的書，所選定產的假期中遊樂之玩具的說明圖，都原樣回家時的原樣放在約籃裏，擺置在書桌旁的兩隻表架上，上面粉粉厚厚的一層灰塵。蹉跎的懊惱和樂盡的悲哀交混在我的心頭，使我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不快。次日帶了這種不快而辭家到校，從新開始那囚犯似的學校生活。

第二次假期前幾天，我仍是那樣地歡喜，再結個二隻寬鬆的大袋子來，又把預定的假期工作多多益善地裝進去，背了個欣然地回家。我的意思以為第一次沒有經驗，安排得不好，以致蹉跎過去，這會我定要好好地安排；客人不必多應酬，或竟不見，作客少住幾天；或竟不去；戲不應該看；樹不應該生。這樣安排，一定有許多書好看，許多事可做。然而回到家裏，不知怎樣一來，又同第一次一樣，這幾幾天，那里幾天，距開學又長十來天了。於是再

裏，蹣跚的快愜和業蓬的離哀所混成的，一種不可名狀的不快而整理行囊，辭家返校。

這樣的經驗，反復了幾次，我方才悟到預期的不可靠，與事實的無可奈何。

於是停止這種如意算盤。青年人少不更事，往往向美麗的未來中，打很大的如意算盤。他們以為假期有六、六十天的悠長的日月，看遍繁的盛況，算什麼呢？然而日子自己會很快地過去，而滿的如意算盤，不會自動地翻過。這緊密的發子，看似可以無畏地裝得進去，但畢竟是硬的，原來的發身其量很小。我經過了幾次如意算盤的失敗之後，才知道凡事頭腦現在努力工作。現在工作，每小時，每分，每秒，工作一小時，得錢一小時。與其費心於未來的假期，不如現在拿這點工夫來用功。以後每逢假期，我不再準備假期工作。蓋西洋荷曾說：『與其費心於未來的假期，不如現在拿這點工夫來用功。』的歡呼。我預備玩過一暑假，却不在意在暑假中也看定了幾部小說。隨筆時，頗像得了一筆意外的收入，格外愉快。

對於青年們在校時不用功，往往假期出校後自行補修，或者在就業後抽閒補習。他們打定了這國如意算盤之後，在校時索性不用功了。他們想：出校後歲月修長，無拘無束，積聚要校頭補修過了，現在索性放棄罷。但是，據我所見，他們這預期往往向我的假期工作的預期待向。

壽命，總是不合實際的。他們沒有預計到出校後的種種煩惱，同我沒有預計到假期回家後的種種困難一樣。職業，生計，戀愛，婚姻，子女，……種種人專擬將在他們出校後日耳中。在他們沒有工夫補修在校時未了的課業，試看社會上就業的成人們的學問知識，恐怕比八甲有九人所有的只是青年時代在學校中所修得的一點。露出校後自己補修而增進學識的，十人也不過一二人而已。可知青年求學時代所獲得的一點學識，是人生的營養的要素。後來試見距離遠使使你增進些知識，但只是放棄，人生營養的基本只限於青年求學時代所得的一點。

我自己青年時代沒有好好地受教育，長年後常感知識不盡之苦。幾何三角的問題我不會解，物理化學的公式我看不懂，專門科學的書我都讀不下去，屢次希望補修，至今不能實踐。古人云：『若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我推測計只有兩年，大概此生不會有能解三角幾何問題，能懂物理化學公式，能讀專門科學書籍的日子了！人生倘有來世，我的來世倘能投人，投了人倘能記憶這篇文章，我定要好好地送我的青年時代，多收得些學識，造成一個人生的鞏固的基礎。我此生中的青年已經過去，無法挽回，只有借了憶想的題目，在這裏痛憤一下算了。假如這些話能給正在青年期的讀者們一些警感，那便似以前在假期中看過了幾部小說，好像得了一筆意外的收入，格外愉快。

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月為中學生作。

放生

個溫和晴爽的星期六下午，我與一青年君及兩小孩四人從長湖濱（萊西爾湖）將穿過對岸的白雲魔法求籤。爲的是我的二姊爲她的兒子擇籤，已把數人拿來的八字打亂攪攪，最後要請白雲施法約月下老人代爲決定，特寫信來囑我去求籤。這一天下午風和日麗，景色宜人，加之是星期六，人意格外安閒。況且爲了喜事而去，船裏歡歡，頗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三寶合符，人生中最難得幾度的！

我們一路談笑，唱歌，吃花生米，弄茶，不覺船已搖到湖的中心。但見一條狹狹的黑帶環繞地圍繞着我們，此外上下四方都是碧藍的天，和映着雲天的水。古人詩云：「春水綠如天上坐」。我覺得我們於形式上「如天上坐」，在感覺上又像進了另一世界。因爲這裏除了我們四人和孩子二人外，周圍都是單純的自然，不聞人聲，不見人影。僅由我們五人構成二

個驚慌失措。說它個經濟的小世界。這景象忽然引起我一種從來沒有的空虛。我雙腿連坐天去忽忽狂風，水中忽湧巨浪，我們這小世界將被這大自然的暴力所吞滅。又假想我們的舟子，此水將傳裏的三脈之流，忽然放下棹，從船底押出一把大刀來，把我們四人一一砍下水裏去，離他二人預佔了這世界。但我立刻感覺這種假想的沒來由。天這樣晴朗，水這樣平靜，我們的舟子這樣和善，況且白雲庵的粉牆已像一張卡片大小地跌入我們的望中了。我默停止兼想這和同坐的青年閉眼遠景的看法，畫的曲線的畫法。坐在對方的兩小孩也回轉頭去觀察那條自然以各種自己所見的景象。

因此忽然，我們船旁的水裏轟然一聲，一件很大的東西從上面下，落入坐在我旁邊的青年的後裏。而且在他後裏任情蹂躪，忽而撞他的胸，忽而批他的頸，一直不停，使人一時不能辨別這是甚麼東西。在這一刻那間，我們四人大家停止了聲響，入了不知所云的三味境，因為那東西突如其來，大家全無預防，況且為從來所未有的經驗，所以四人大家發呆了。這青年默目垂手而坐，不脫不動，一任那東西在他風中大肆活動。今所以不動者，大概一則爲了在平和的境中，萬萬想不到醫藥抵抗；二則爲了未知來者是誰及應否抵抗，所以暫時不動。

我坐在他的身旁，疑心他發羊癲瘋，忽然一人打起傘來；後來才知道有物在那裏打他，但也不知爲何物，一時無法解救。對方一小孩聽得震動的聲音，始從自然突欣當中轉頭過來，也驚惶了說不出話。這奇怪的沉默持續了約三四秒鐘，始被船尾上的舟子來打破，他喊道：

「捉牢！捉牢！放到後稍裏來！」

這時候我們都已認明這團入者是一條大魚。自頭至尾約有二尺多長。她若非有意來搭我們的船，大約是在湖底裏躲得沉悶，也學一學跳高，不意跳入我們的船裏的青年船中了。

這青年認明是魚之後，就本能地聽從舟子的話，伸手捉牢她。但魚身很大又很滑，再三摸索，方始捉牢。滴滴的魚血染滿了青年的兩手和衣服，又濺到我的衣裙上。這青年尙未決定處置這俘虜的方法，兩小孩看到血滴，一齊對他請願：

「放生！放生！」

同時舟子停了槳，靠近他背後來，連叫：

「放到後稍裏來！放到後稍裏來！」

我駭舟子的叫聲，非常初級，似覺其口上帶着些涎沫的。他雖然靠近這青年，而又覺得這般切實，但其聲音在這青年的聽覺上似乎不及兩小孩的諸般聲的響亮，他兩手一伸，把這條大魚連魚掛在西湖裏了。牠臨去又作一小跳躍，尾巴露出水來向兩小孩這方面一揮，就不知去向了。船裏裏的四人大家歡喜地連叫：「好呀！放生！」「好呀！放生！」「好呀！放生！」「然而不再連叫。我在舟子的數秒鐘的沉默中感到種種的不快。又在他的不再連叫之後竟有一種不自然的空氣浸透了我們的一葉扁舟。水天雖然還般空闊，似乎與我們的扁舟隔着一道玻璃，不能調濟其沉悶。是非之念充滿了我的腦中。我不知道這綠綠的魚的所有種種該是屬誰的。但想像這魚倘然編織了數秒鐘跳進船裏去，一定依那舟子的意見而被處置，今晚必為菜中之若無菜。為魚的生命着想，牠這一跳是不幸中之不幸。但為舟子着想，却是幸中之不幸。這魚的價值可達一元左右，抵得兩三次從裏湖劫到白雲鹿的勞力的代價。這不勞而獲的淨速得而復失，在我們的舟子是難免一會兒懊惱的。於是我設法安慰他：「這是跳籠鬥的鯉魚，鯉魚跳進你的船裏，你——我看看牠，又放了口。」你的兒子折做官了。」他立刻歡喜了，笑嘻嘻地笑着回答我

說：「先生有稱，先生們發聲好！」張蓋文說：「真的兒子今年十八歲，在X X復國軍實公
家，X X老婦很歡喜他呢。」男妻趕來一定厚以禮言，那婦體態還差些了，去做老太婆了。
結婚和結婚裏的人大家笑了。剛才張蓋文在船裏的沈悶的念氣，忽然突聲顯露出去。船頭在原
區那裏停的時候，大家已把放生的事忘却。最後，小孩險些上岸，回頭對舟子喊道：「若木
船均會上仁岸上的人和結裏的人又都笑起來。我們一直笑到月下老人的祠堂裏。

口。我們在月下老人的影掩裏換了。張一何如？子曰：「可憐。」的驚，搶公共汽車回寓，天
已差矣。樹和白的真，覺得可笑，就把這記錄了。」

念四年三月二日於杭州。

素食以後

我素食至今已七年了，一向若無其事，也不想說甚麼話。這會大興法爾來信，要寫一篇「素食以後」，我就寫些。

我這世間素食的人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動的，一種是被動的。我的素食是主動的。其原因，我承先父的遺習。除了幼時吃過些火腿以外，平生不知任何種味肉味，吃下鮮肉去要嘔吐。三千歲上，我慕佛教徒的生活，便連一切葷都不吃，並且戒酒。我戒酒不及輩的自強。當時我每天喝兩瓶酒，每瓶喝紹興酒一斤以上。雖然不喝，生活上缺少一種趣味。頗覺寂寞。但因為有更大的意志的要求，戒酒後牙痛這種生活與味，算是持戒的樂味。現在未戒酒時，白天若得兩瓶酒，晚上便會歡喜滿足地就寢。在戒酒之後，白天若得兩瓶酒，晚上也會歡喜滿足地就寢。性質不同，其為興味則一。但不久我的戒酒就同除葷一樣若無其事。

我請受不雜燒新榨酒，紅泥小火爐，燒來天食費，能飲一杯無了。七、八類的時氣，我失掉了這身
的興味。但在另一類的時中，也接得了另一種切身的興味。這種興味若病，一言難盡。大約是
「無花無酒過清明」的野僧的肅然的興味。

被勸的素食，我看有三種：（第一）是一種實業種的吃素。實業種這個名詞是我擅定的，就
是指專為喪事人家驅程拜懺而每天賺大洋兩角八分（或更多，或更少，或不定）的工資的和
狗。這種和尚有的差額神洗塵生活無漸而做和尚的，清的是幼時做貧困的父母以三塊錢（或
更多，或更少，或不定）的靈藥給時喪做和尚的。大都不是自動地出家，因之其素食也被勸；
平時在寺廟裏空閒地吃葷酒，到喪事人家做法事，甚至強地吃素；有許多地方風俗，最後一
餐，喪事人家也必給和尚吃葷。第二種是特殊時期的吃素，列如父母死了，子女在頭七裏
吃素，孝思更重的在七七裏吃素。又如近來浙東大旱，各處斷居，在所居廟內，大家忍耐着
吃素。雖有其為孝思所感能素過羣臨的人，或真心求上蒼感應而虛誠感戒的人，但多數是彼
勸的。第三種是窮人的吃素。窮人買米都成問題，有飯吃大事已定，遑論菜蔬？他們即有
菜蔬，其價是一菜蔬而已。現今鄉村這種人很多。此外，用三個銅板買一塊紅乳乳者同

去，實堪為全案發盛了。但他們何嘗不吃魚肉？是爲國強逼他體素全的。

世間自動的素食者少，被動的素食者多。而被動的取動力往往是在災禍或窮困。因此世間，有一種人素素食一事是苦的，而看自動素食的人是幸福的，雖經窮的，或或是犯賊的，不合理也。

新伯飽吃素，爲體作傳的誘理所說他的作品中女性描寫的失敗是不吃肉的原故。我們非素伯飽的人吃了素，也常常受人各種各樣的反對和譏諷。低級的反對者，以爲「吃素素以是迷信的老太太的事，是消極的落伍的行爲。較高級的反对者常謂：「一是從進實利的，一是根據理論的。前者以爲吃素貧乏不足，再門不便利，後者以爲「滴水用有幾數律能飽，吃素的人都是蒼耳盜鈴，又以爲動物的供養用者於天預淘汰之理，全素果人不食肉時高獸將流斥世界爲人痛苦，而持教者不殺害理，尤爲對舉持此功利主義的猖狂所反對。

「對於低級的反對者，和對於實利說的反對者，我都感謝他們的好意，並設法爲他說明素食和我的關係。唯有對於淺薄的功利主義的極性的攻擊似的反對我不閉僅辯。達到幾個初出茅廬的新青年要誇誇似我費問我：「爲甚麼不吃素？」「爲甚麼不殺害蟲？」的時候，我也

只有喝茶聽戲不歡著吃，所以不吃。」「不傷蟲草藥，厥以不殺。」功利主義的信徒，把人世的一切看作肉錢買賣。我的素食不是齋戒，但受他們反對。素食之理趣，對他們「不可說，不可說」。其實我並不勸大家素食。「護生雜誌」中的班，不過是我素食後的感想，造形表現，看不看由你，看了感觸不感觸更非我所計較。我雖不勸大家素食，我國素食的人近來似乎日漸益起來了。天與人隔交作，城市的富人爲大早斷屠而素食，鄉村的窮民爲無錢買肉而素食。從前三餐肥鮮的人現在只得吃青菜，豆腐了。從前「無肉不吃飯」的人現在幾乎「無飯不吃肉」了。據考各傳盛行素食，「吾道不孤」，然而這不是我所盼望的！

二十三年魏晉路

米葉藝術頌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是近世大畫家米葉（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六十年忌辰。六十是花甲的數目。人生六十年稱爲「下壽」，其生日是特別可紀念的；人死六十年，其忌辰也應該是特別可紀念的。而畫家米葉的六十年忌辰，尤其值得紀念：因爲他死後，他的作品才被世人所認識，一直被尊崇到今，「人生短，藝術長」，今年可說是米葉的藝術的「下壽」。大家來賀壽！

我勸大家來賀壽，須得把這位壽翁的德能敘述一下：有名的批評家羅曼羅浪說：

「米葉的人格，是十九世的一個奇異。」

爲的是米葉的繪畫，在自來的歐洲畫壇開闢一新紀元。不但別樹一幟，自成一家，且擡高了繪畫的地位，使成爲一種大衆化的與人生密切關聯的藝術。

在米葉以前，歐洲的畫家所做的事，只是基督，聖母的想像，王侯，貴族的讚頌，婦女，裸體的模特，換言之。畫家的事業都是空想的，留談的，享樂的，頹廢的。再換言之，畫家都是支配者（教士，皇帝，官人，）的傭工，為他們的作裝飾；或者迎合嗜好，以畫技討俗衆的歡喜。米葉生於這樣的時代，却不與衆畫家同流，自管用他的畫技來描寫自己生活的環境，表現人生的悲歡。受人嘲罵也不管，絕根也不管，終於驕矜一生，留下了不朽的作品而死去。

他是諾爾曼(Norman)人。他的父親是一位鄉村的唱歌隊長，略具藝術的天才，善歌謠，又能舞蹈自然美。他的祖先是位虔誠的基督教信徒，持家嚴謹。這父親的善巧的技藝，和祖母的堅貞的精神，便是造成米葉的兩種主要成分。他是兄弟八人中的第二人。他的家境可說「貧困」。他幼時隨村人種田，沒有受完全的教育。但他繪畫的天才就在種田的期間發露。最初描寫的作品，是一幅半夜分麵包圖，圖中描寫一個人在嚴冬的半夜裏起來把麵包分發凍餓的人，題着「聖餐」中的文句：

「我告訴你們，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但因他情詞切迫的直求，就必起來照他所需

丑的給牠。」

以前和並本也描寫「聖母」中的題材。但他們所描的都是空想的天上的聖母，米萊所描的却是實際的地上的凡境，同時代的世家競寫宮廷的奢逸的狀態，裸女的矯體的姿勢，米萊所寫的却是民間的樸陋的狀態，勞動者的粗野的姿勢。從這半夜分送麵包的習作開始，米萊用全生涯的精力來描寫民間生活的姿態。千九百四十八年，法國革命起事，米萊加入勞工隊中，就正式地描寫勞工的生活。最初的大作，是：

「嫁的人」(The Winnow)。。

繼後作出的，便是現今世間有數百萬複製品流行著的許多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

「接木的農夫」(Peasant Grafting a Tree)

「拾穗」(The Gleaners)

「晚鐘」(Angelus)

「持錫的男子」(The Man with the Hog)

「初夜」(First Step)

等。這裏面，前四幅米萊用年時代的代表作，是金生涯中最精彩的作品。後二幅是衰老後的米萊的兒童生活描寫的代表作。歐美的畫壇，到這時候始承認米萊的「平凡的偉大」。但是他的身體已經衰老，他所患的眼疾已經根深，「作初涉」後五年，他的人生就在屈辱的貧賤中長逝，爾時他的藝術就在光榮的讚譽中永生。

要之，米萊的藝術的偉大，在於這兩點：第一，是藝術的「大眾化」，第二是藝術的「生活化」。他描寫民間的生活，他的益為一切民衆所理解，因此客觀性非常廣大。他描寫自己的環境，他的益與他的生活密切地相關聯，因此富有人生的真味。廣大的客觀性，和人生的真味，是一切偉大藝術的必要兩個條件。同時代的宗教藝術和宮廷藝術，取崩於一時，到今日早已翻過過去的深淵中。但是爲了那宗教藝術爲少數人的玩賞品，與時代和人生不相圓切的原故。

樂聖裴德芬 (Beethoven) 患耳疾，靈聖米萊患眼疾。聾和盲是音樂家和畫家的致命的仇敵，但是他們終於不能因極偉大的藝術精神的發現。爲突破所困的有志青年，在爲米萊藝術觀察的時候當知自勉。

紀念近世音樂的始祖龍哈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是近世音樂的始祖龍哈（Ludwig van Beethoven）二百五十週年誕辰。龍哈二百五十歲前，正當中國滿清歷三十四年十一月，這個大樂師在德國地方瓜瓜地地，打被中世音樂的暴政，而獲二百年年間滄海桑田的近世音樂的先聲，覺得這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

但我以前著述「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森克版）及「近世十大音樂家」（三開味版）都有把龍哈及其作品收入在內，為的這這位樂師生在兩世紀以前，和我們相去較遠，其作品亦與近世樂風相異，況且始創維基畢創時代的作家，其作品不其為功德的可以永遠紀念。所以我們紀念他家及其作品，都除於其這位頑固而從頑秀傑的偉大開闢。雖離世幾幾世紀，

要在「中學生」雜誌發表為紀念龍哈的「文字」，其「近世音樂的始祖龍哈的功績與地位」

者，以彌補上述的遺憾，亦以正在中學校學習音樂的讀者知道這位還在二百五十年前的音樂家對於他們的學習有何切實的恩惠。

羅哈是近世樂技的基礎的建設者，其建設的功業，普通稱頌的有二：第一是使音樂擺脫宗教的桎梏，獨立而為表現人生感情的藝術。蓋羅哈以前，在音樂史上稱為「中世宗教音樂時代」。那時所有的音樂都是讚歌，祈禱曲之類的東西。那時東亞的音樂與西洋，民間沒有音樂，甚至禁樂音樂（劇和俄國）。羅哈起來給音樂解放，並放逐了嚴格的藝術。第二，是提倡器樂演奏，使音樂的表現力擴大。蓋以前的音樂是當時代，因為樂器不發達，所有的音樂都用人聲（男歌）表演。羅哈研究各種樂器的演奏法，論音樂的組織法，和器樂曲的作曲法。（他所研究的作曲法，就是對聲法。）使音樂的表現力擴大，而此種音樂，曲樂更豐富。有了他這兩種建設工作，近世樂技方能逐漸助他發展起來。這就哈的建設。

上述的兩種功業，對於非專門研究音樂的學生不能說其功的甚微。因為他們只是唱出現成的短簡的歌，唱現成的曠場的歌，在音樂中尋求藝術的中國音樂家難得發現音樂的淵源。雖然羅哈都困住這面和擴張教育樂和革命音樂的性狀，音樂和器樂的區別，但沒有

多數人所得的只是空洞的概念，與自己的音樂經驗沒有切身的關係。

現在我欲使讀者大家知道這位樂祖所給我們的切身的恩惠，另把他在音樂上的兩種具體的建設告訴你們：第一種是「十二平均律」的建設，第二種是鋼琴指法的改進。

「十二平均律」在我國明朝時代（龍哈以前），早有朱載堉發明過。然而朱氏只有一番空空的理論，並未實施於音樂演奏。故我們現在日常唱歌彈琴時所用的十二平均律音階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不是朱載堉的國貨，却是龍哈的西洋貨。

原來我們唱歌彈琴時所用的音階，不是樂理所規定的，是龍哈等人爲了演奏時轉調的便利而改換的。這件事要溯源本本地說明，須再引用音學，很是麻煩。爲欲避免枯燥，現在我只告訴你們：依樂理的規定，音階上的八個音中，每兩音間的距離的廣狹分三種，即：



全音比半音約廣一倍。大全音比小全音廣一些些，還一些些稱爲「孔馬」(Ophra)。

有了這「孔馬」，音階上要轉調時非常困難。例如現在由C調轉爲D調，即要把R字當作Do字，第一第二兩個音的距離就不等，相差一個孔馬。以下相差的更加複雜。因爲這樣，要造一個可以轉調的鍵盤樂器（如風琴、鋼琴）非常困難，或者不可能。結果開口琴一稱，只得一樂器專奏一個調子。要轉他調時必須換一個樂器。這哈以前樂器不發達，這也是其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哈爲求轉調的便利，把這音階從Do到Do的八音間，平分爲十二格，而實應於鍵盤樂器上。平分之法，把「孔馬」取消，使音階中只有全音和半音兩種距離，使一個全音的距離等於兩個半音的距離。這就是現在我們日常應用的音階。圖表如下：



這樣一來，變聲的算法就很简单。只要設七個白鍵，再在各全音間加入五個黑鍵，即可在這十二個鍵上自由推移而轉出十二個調子來。這十二個調子在西洋音樂上稱為C調，升C調，D調，升D調，E調，F調，升F調，G調，升G調，A調，升A調，和B調。在中國音樂上相當於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等十二律。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等七音在這十二律上自由轉調，叫做「十二律旋調攝法」。

平均律音階（英名 *Tempered scale*）在樂理上雖然不甚正確，但在音樂演奏上有多大的便利，樂器的勃興和聲法的完成，作曲法的進步，皆是平均律音階確立以後得來的發展。故東西洋音樂上不約而同地證明這道理：最早發明的是中國，其次是日本（先聲時代），最後發明的是西洋。但最早實施於演奏上的也是西洋。西洋的樂曲絕不單獨給一人所發明，其前曾有人研究過，同時在法國還有聲名的和聲學者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曾於1722年，出版他的《和聲學原理》研究。但正式推廣於演奏而廣泛地應用於樂器上的，是德奧。

德奧的第十二種攝法原理等攝法的發現。在德奧的時代，已漸趨於變聲，但其攝法和樂法

極很幼稚。風琴是宗教音樂伴奏的樂器，在當時早已應用。洋琴在當時尚未發育完成，羅哈所用的是洋琴的前身，名曰「克拉哀非爾」（Klavichord）。羅哈所作的四十八首前奏曲及獨奏樂，特稱為「平均律克拉非哀爾曲」（Das Wohltemperirte Klavier），便是「克拉非哀爾」上彈奏的樂曲。

但當時的鍵盤樂器的指法非常笨拙，據說是只用食指，中指，和小指三根手指。拇指和無名指是不用的。羅哈開始調練這兩根手指，使五指都在鍵盤上活動。因此旋律的進行可以更加自由，和聲的配合可以更加複雜。我們現在彈琴所用的指法，便是二百餘年前羅哈所發明的。

現在我們用平均律管階唱歌，用五指彈琴，覺得十分快速而自由。講到飲水思源，我們不得不紀念這位二百五十年前誕生的樂祖。

x

x

x

x

我還得把羅哈的生誕在這裏略述一下：

羅哈是德國一個大家族中的一人。這大家族始建於千五百年。始祖是製麵包的；但父子

孫都向着樂界中發展。自第二代至第七代，巴赫家系所生的兒子的一批中，二共出了六十位音樂家。就中巴赫所紀念的羅哈（通稱大羅哈）當然是最大音樂家。他的兒子莫西紐爾·羅哈（Hannol Bach，通稱小羅哈）也是音樂史上的名人，可排第二。此外的五十八位音樂家則名重一時，未留青史。這一家真可說是音樂「家」！

第五代有個羅哈，一個名叫昂不顯的羅哈（Johann Abraham Bach），一個名叫克理史托夫·羅哈（Johann Christoph Bach）。據說這兩個人身材相貌完全一樣，連他們的夫人都不能辨別。我們所紀念的大羅哈便是前者的第六個兒子。

大羅哈幼時參與嚴肅的宗教合唱隊，又從他的父親學習演奏鈴。十歲時父母俱亡。大羅哈跟柯哥學習音樂。柯哥很刻苦，好的樂譜不惜借給大羅哈看。大羅哈每晚等柯哥出門了，私下爬進他房間中去偷出樂譜來抄寫，偷了半年之久。

大羅哈十八歲天才卓著，就被召為宮廷樂師。後來改入寺院，成為寺院音樂的指揮者。豐富的教養，對位法的完成，樂器演奏法的研究，都是這期間的事業。學生的大作，被拉惹柯和柯扒成曲，平均律克拉非律拉曲之外，著名的尚有三。

馮太受寵榮(馮, *Mei-shing, Pei-shan*)

奧齊羅奧榮(*Orshin, A. Ozerlo*)

B. 短爾羅罪榮(*Meas in Brinor*)

大羅哈先後二娶，前妻生子女七人，後妻生子女十三人，家庭熱鬧而和榮。不過大羅哈於一七四八年患眼疾，經著名眼科醫生兩次手術，終於雙目失明。一七五五年七月十八日——即辭世前十日——的早晨，大羅哈的兩眼忽然張開，和地上的光明作最後的訣別。後十日，即七月二十八日夜八時，大羅哈大往生，享年六十有五歲。

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即廢歷元旦後一日葬於石門灣。

學畫回憶

假如有人探尋我兒時的事，爲我作傳記或畫傳，可以爲我說得極漂亮：「七歲入塾即擅長丹青。懸鐘宮摹古人筆意，寫人物圖，以爲遊戲。同塾年長諸生，咸欲乞得其作品而珍藏之，甚至爭奪毆打。師聞其事，命出班觀之，不信，謂之曰：「汝真能畫，立爲我作至聖先師孔子像！不成，當受罰。」某從容研墨伸紙，揮毫立就，神韻瞭然。師歎戒尺於地，嘆曰：「吾無以教汝矣！」遂裝裱其畫，懸諸塾中，命諸生朝夕瞻拜焉。於是親友競乞其畫像，所作無不精妙維肖。……百年後的人讀了這段記載，便會讚嘆道：「七歲就有作品，真是天才！神童！」

朋友來信，我寫些關於兒時學畫的回憶的話。我就根據上面的一段話寫些罷。上面的話都是事實，不過欠詳明些，宜解說之如下：

我七八歲時——到底是七歲或八歲，現在記不清楚了。但都可說，說得小了可說是照外國算法的；說得大了可說是照中國算法的。——入私塾，先讀「三字經」，後來又讀「千家詩」。那「千家詩」每頁的上端有一幅木板畫，記得第一幅畫的是「一隻大象，和一個人，在那裏耕田」；後來我知道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但當時並不知道畫的是甚麼意思，只覺得看上端的畫，比讀下面的「雲淡風輕近午天」有趣。我家開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可說討些顏料來，溶化在小盆子裏，用筆蘸了爲畫上的單色塗齊色，塗一隻紅象，一個藍人，一片紫地，自以爲得意。但那畫的紙不是道林紙，而是很薄的中廚紙，顏料塗在上面的紙上，會透透下面好幾層。我的顏料筆又吸得飽，透的更深。等得着好色，翻開畫來一看，下面七八頁上，都有一些紅象，一個藍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書的時候，父親——就是我的先生——耽擱，幾子裏打手心；被母親不知大姊勸住了，終於沒有打。我抽抽咽咽地哭了一頓，把顏料盆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先生——就是我的父親——上鴉片館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色料盆子，叫紅英——管我的女僕——到店裏去偷幾張煤頭紙來，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手照」底下塗色染

畫。畫一個紅人，一隻藍狗，一間藍房子。這些畫的最初的鑑賞者，便是紅英。後來逐漸和諸姊也看到了，她們都說「好」；可是我沒有給父親看，防惹吃手心。這就叫做「七七歲入塾即擅長丹青」。又且向染坊店裏討來的繡料不紅不紫，丹和青呢？

後來，我在父親回書的時候我劃了一部人物畫譜，翻一翻，看見墨面花頭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來了，藏在自己的袖斗裏。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櫈底下的午桌上，去給紅英看。這會不想再在畫上着色；好更照樣描寫幾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虧得紅英想工好，教我向習紙上撕下一張紙來，印着了描。記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譜上的柳柳州像。當時第一次印描沒有經驗，紙上墨水壓得太飽，習字簿上的紙又太薄，結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滲透了墨水，弄得很難看，曾經受大姊的責罵。這本書至今還存在，最近我回書時還翻出這個弄髒了的柳柳州像來看；變了很長的袍子，兩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了頭作大笑狀。但周身都是走繩的墨點，便是我當日印上去的。回想我當日最初就印這幅畫的原因，大概是爲了他高興兩臂作大笑狀，好像我的父親打呵欠的模樣，所以特別有興味吧。後來，我的「印畫」的技術漸漸進步。大約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已經棄世，我在另一私塾讀書了。）我已

把這本小冊子就就印全。所用的紙是潔白的蓮史紙，而且所印的畫都着色，着色所用的顏料仍舊是染坊裏的，但不復用原色，我自己會配出各種的間色來，在畫上施以羅復華畫的色澤，用裝的學生看了都讚不絕口，大家說：「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問我對畫，拿法貼在牆間裏，當作懸畫書畫；或者貼在床前，當作新年裏賣的「花紙兒」。所以說我「傑餘常摹古人筆意，為人勸花鳥之圖，以爲遊戲。因學年長，隨生競欲乞得此作品，而珍版之。」這話有因，不過其事實是如此。

至於學生摹畫版有，先生請我畫畫先師孔子像，懸諸塾中，命諸生晨夕禮拜，也都是臨摹的事實，你聽我說罷：那時候我們在私塾中弄畫，同在現在社會裏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的。我好做是一個土版或私膏燈吃的；同學們好像是上了癮的鴉片鬼，大家在暗頭裏作勾當。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紙都藏好，大家一擁一擁地限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我先一幅幅地印出來，然後一幅幅地塗顏料。同學們便像看病時向醫生掛號一樣，依次認定自己所欲得的畫。得的畫人對我有二種報酬，但不是酒錢或潤筆，而是種種玩兒：金鈴子一對蓮紙匣；無空老堯亮一畫，可

以上繩子去當作陀羅經的；「註」字順治銅錢一枚；（註：有的順治銅錢，後面有一個字，字共有二十種，我們見時碼大人說，積交了一串用繩編成錢劍形狀，掛在床上，夜間一切鬼怪不敢來。但其中，好像是「雲」字，最不易得，往往為缺少此一字而留不成錢劍。故這繩劍錢在當時的我們之間是一種寶重的贈品。）或者銅管子（就是當時廟船上新用的後膛推子彈的壳）一個。有一次，兩個同學為交換一張畫，意見衝突，相打起來，被先生知道了。先生牽制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為畫；追求畫的來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厲聲戒我走過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頭不睬，但覺得手心裏火熱了。終於先生走過來了。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邊，並不拉我的手。却問我「這畫是不是你畫的？」我回答一個「是」字，預備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體拉開，抽開我的抽斗，搜查起來。我的畫譜，顏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畫，就都被他搜出。我以為這些東西全被沒收了；結果不然，他但把畫譜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張一張地觀賞起來。過了好一會，先生疾轉頭來吃一聲「懶了」大家朗朗地讀「混沌初開，乾坤始奠……」這件案子便停頓了。我偷偷看先生，見他托畫盤一張一張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棄的時候我挾了畫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個揖，

他接了一種與前不同的新氣對我說：「這畫明天給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畫冊中的孔子像，對我說：「你能看了樣畫一個大的麼？」我沒有防到先生也會愛我畫起來，有些「受寵若驚」的感覺，支吾地回答說「能」。其實我向來只是「印」，不能「放大」。這個「能」字是被先生的威壓嚇出來的。說出來之後心頭發一陣悶，好像一坨大石頭吞在肚裏了。先生回說：「我去買張紙來，你給我放大了畫一張，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說「好」。同學們看見先生要我畫畫了，大家裝出驚奇和羨慕的臉色，對着我看。我却帶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時我換了書包和先生交給我的一張紙回家，便去同大姊商量。大姊教我，用一張畫方格子的紙，垂在畫冊的書頁中間。畫紙紙很薄，孔子像就有線條格子範圍着了。大姊又拿縫紉用的尺和粉線綫給我在先生給我的大紙上標了大方格子，然後向鏡箱中取出這畫眉用的柳條枝來，燒一燒焦，教我依格子放的畫法。那時候我們家裏還沒有鉛筆，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現在回想大姊所教我的畫法，實在可以佩服。我依照她的指導，先用柳條枝把一個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畫譜上的完全一樣，不過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體差不多大。我

件着了熱烈的興味，用毛筆鉅出線條，又用大盆子調了多量的顏料，加上色彩，一個個鮮明華麗而偉大的孔子像就出現在紙上。席來的最好，作技藝的蒐羅，看熟了這幅孔子像，大家說：「出也！」還有幾個老鄉子，尤如熱烈地讚賞我的「聰明」和畫的「齊整」，並且說：「將來寄兒給我畫個家像，裝了掛在壁前，也占些風光。」我在許多籌計，詞匯，和老鄉子的盛稱聲中，儼然地成了一個小畫家。但聽到老鄉子要在我家寄像，心中却有發見着慌。我原來只會「依樣畫葫蘆」的！全沒那將子放大的描花，把畫上的小畫改成爲我的「大作」；又全沒那顏料的文飾，使畫上的描描一變而爲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妨我的，顏料是染匠師傅給我的，歸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舊只有「依樣畫葫蘆」。如今老鄉子要我畫家像，說「不會畫」有傷體面；說「會畫」將來如何免現？且置之不答，先把畫掛給先生去。先生看了點頭。次日畫就黏貼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學生們每天早上到齋，關手撫着畫但向禮拜一下，跪上敬學，再向學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從我的「大作」在齋中的堂前發表以後，同學們就給我一個綽號「畫家」。每天來訪先生的大塊頭着了筆，點點頭對先生說「可以。」這時候學校初興，先生忽然要把我們的私

點大加改良了。他買一架風琴來，自己先練習幾天，說後教我們唱「男兒第一志氣高，年紀不妨小」的歌。又請一個廚家教我們學餛飩。我們都很高興。有一天，先生呼我走過去，拿出一本書和一大塊黃布來，和藹地對我說：「你給我在黃布上畫一條龍，」又拿開書來，繼續說，「照這樣一樣」。原來這是臨摹時用的圖樣。我接受了這命令，只得又去同大姊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龍放大，然後描線，塗色。但這會的顏料不是從染坊店裏拿來，是由先生買來的鉛粉，牛皮膠，和紅黃藍各種顏料。我把牛皮膠煮溶了，加入鉛粉，調製各種不透明的顏料，塗到黃布上，同西洋中世紀的 *Encaustic* 畫法相似。龍旗畫成了，就被高高地張在竹竿上，引導學生通過市鎮，到野外去餛飩。我悔不在臨摹後把那龍旗視過了，好讓我的筆配裏添兩句：「其畫龍點睛後忽不見，蒼已乘雲上天矣。」我的「畫家」尊號自此更盛行，而老婦子的畫像畫個促得更緊了。

我再同大姊商量，他說二姊丈會畫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圖子。我到三姊丈家裏去看見他們有種種特別的畫具：玻璃九宮格，標筆，*Camel* 筆夾，三角板。我同三姊丈請教了些畫法，借了些畫具，又辦了一包照片來，作為練習的樣本，因為那時我們縣地方還沒有

照相就在我家沒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相片。歸家以後，我每天放學後就理頭髮擦黑根髮中。這原是爲了老媽子的要求而「拖掛腳」的，可是她沒有照相，只有一個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達到她的要求，沒有辦法給她畫像。天下事有奇巧較難解決的。大姐在我借來的一包樣本中選出某老婦人的一張照片來，說：「把這個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們的老媽子了。」我依計而行，果然畫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畫，外加在線筆上面塗以漂亮的淡彩：粉紅色的肌肉，翠藍色的上衣，花帶鑲邊，耳朵上外加掛着一雙金黃色的珠翠環。老媽子看見珠耳環心花盛開，即使完全不像，也說「像」了。自此以後，親戚家死了人，就設有差使——益容像。活着的親戚也拿一張小原來叫我放大，掛在廳房裏；預備壽筵可親成地移掛在廳前。我十七歲出外求學，年數暑假回家時還常常接受這種金錢生意。直到我十九歲時，從先生學了木炭寫生畫，讀了美術的論著，方才把此業拋棄。到現在，在故鄉的幾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間，我的繪畫肖像家的名譽依舊健在。不過他們大都以爲我近來「不肯」畫了，不再來請教我。前年還有一位老太太把他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上海寓所來，哀願地托我寫照。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沒有畫具，況且又沒有時間和興味。但

無法繼續說明，就把照片送到該班級的某照相館裏，托他們放大爲二寸四寸的，寄了去。幾
樂業問深者。

假如我早得學木炭寫生課，早得受美術論著的指導，我的學畫不會走進條崎嶇的小徑。
唉，可笑的回憶！可恥的回憶，寫在這裏，給世間學畫的人作借鏡罷。

比 較

有一次我同了一位朋友和他的孩子一同乘火車。

朋友的孩子，今年照西洋說法十三歲半，照中國說法十五歲了。這般不火不小的人，乘火車最感困難。給他買半票，違背了鐵路定章，被查問時，只得撒謊，給他買全票罷，其實這孩子並不比別的十一二歲的孩子高大，似乎太吃虧了。朋友就給他買半票。

他攜着這大孩子走出亂票處，亂票的喝着半票時，看看這孩子，說：「這孩子太大了！」但說這就算，我們也管自走了。到了火車中，孩子坐在他父親身旁，我獨自另坐一處。驗票的驗着半票，看着這孩子說：「他下會要買全票喇！」在票人去後，我的朋友對我說，從得確確，回去時給他買全票罷。我復贊成。」

但歸去時我們不知怎樣一來，又給他買了半票。到了火車中方才想拜。這會因為朋友手

延延的裏面太多，甚地擠着擠孩子上車的。到了火車中，朋友因為裏面東西，獨自坐在一處，他的孩子每新我坐在另一處。回憶我擁着他走那裏睡時，裏面的並沒有說話。後來臉裏的來了，看看坐在我旁邊的孩子，也沒有說話。下車取，又是我擠着這孩子走，收票的，就是前次說「這孩子太大了」的粗架人，看看我擠着的大孩子，也沒有說話。

難道他們和我特別要好，就「思馬虎虎」不緊補緊嗎？不會的。出車站後我接等這理由，苦思不得。這孩子却接事出了，他說是他爸爸身體短小而我身體高大的原故，不錯！原來他的父親身短小矮，名為大人，其實比他兒子高得半個頭，而且粗得有限。前會他和這矮小的父親攜手走，並着坐，形影之下，便見「孩子太大」，「下回要買全票呀。」還會和我攜着走，並着走。我雖然並不魁梧奇偉，但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穿的衣服又寬，看起來比他高六得。相形之下，只見孩子很小，沒有買半票的資格了。

我確信了這理由之後，就像「回也聞一以知十」一般，推想到世間大小，高低，長短，厚薄，廣狹，屈伸，以至貧富，貴賤，苦樂，勞逸，強弱，賢愚，都不是絕對的，都是由「比較」而來的。而且「比較」之力偉大得極，一切人生的不滿足也都是由於比較而生。今

天比轉之方便我們省過半張火車票的價錢，不真還是「試其技」而已。怪不得「菜理交界」之內，舊界對草棚傍添了租界的洋房看似格外低小，而租界的洋房傍添了舊界的草棚看似格外高大。人行道上，中國人傍添了西洋人走路看似格外矮小；西洋人傍添了中國人走路看似格外高大。

這幾天盛暑，我談起了「比較」，便想到日本某妻家的一番連續漫畫。大意是這樣：一，小資階級的青年夫婦二人到避暑的勝地（譬如草子山）找尋旅館，因避暑人多，旅館處處空滿，夫婦二人手攜皮篋和行杖，在途中徬徨，嘆息：「唉！自己已有別莊的人多麼容易！像我們幾時找尋旅館的，真是不便！」二，都市裏的公司的職員開着電風扇，在室內辦公；從窗中望見這對青年夫婦租借專車赴避暑地去，嘆息着說：「唉！有避暑的人多麼容易！像我們，被職務所驅，每天坐在這裏看電風扇搖動，真是沒趣了！」三，公司對面臨紙店裏的老板搖着芭蕉扇坐在櫃內，望見公司裏的職員開着電風扇辦公，嘆息着說：「唉！有電風扇的人多麼容易！像我們，不絕地搖這把破蒲扇，手酸幾手搖脫，汗水還是直流，真是沒趣了！」四，馬路上拉糞包車的經過紙店門前，望見老板在櫃內搖扇，嘆息着說：「

晚上坐在屋裏，聽着許多聲喧嚷。後我們拉了運車轉子車，
五個，就包車夫運打鐵店門口，鐵匠可藉看見了，嘆息道：「
麼爽快！像我們，天天在煤爐旁邊被烤，這才受罪！」

我又想了自己過去的經驗：十餘年來，我住過許多地方。從前有一次住在山間，日用物
品須得隔夜預先開好單子，托工人一早趕去僻處外的小市鎮去購辦。第一，香煙須得逐批地
買。否則半夜深山，香煙燃盡，呼天不應，叫地不答，最怕。第二，酒須得買些燒的。否則
喝得不痛不癢，不如不喝。買的時候總說買些酒又便宜又好。但結果是多喝了，喝醉了，又
良安又難過。第三，菜蔬必須有儲藏。否則風雪嚴途，工人不能上市菜，得吃白飯。況且
「有酒無菜」，如此佳興何？其他如小兵，藥品，書籍，文具等，舉凡一切日常生活的必需
品，件件都須預先想到，早日置備；或時常得到的，至多只有背山綠水，清風明月。但我不
幸而有了熱烈的興趣，這種興趣常至環境的阻撓。例如忽然想到吃水煙好，立刻要買皮絲
烟。等到明天工人帶到皮絲煙時，我的水煙興趣早已過去了。又如偶在箱篋中檢得一雙銅香
爐來，想起古人焚香燻坐之趣，立刻要買線香來點。等到明天工人帶到線香時，我的香爐已

經不知放在甚麼地方了。有一個親戚用一句故鄉的俗話來形容我的皮夾，叫做「話得財銀」好，連夜直來要。」我自己頗承認，而且知道我不生的行囊，大都是由「連夜直來要」而開始的。那時候我住在山中，雖然以爲清靜也好，但當要避風阻險的時候，不若乘著市帆。我想，若得住在市鎮裏，要買甚麼，轉瞬可以辦到，豈不痛快。

後來我住在一個小鎮上了。出門就是市場，只要有錢，這些商店裏陳列着的無鹽甚麼東西，那有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內送到我手裏的可能。以前住在山中時所感到的不滿，一時都彌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譬如夏天要些天然冰，沒有辦法，有了臭豆腐干與些辣醬油，沒有辦法，想到一本書立刻要買來讀，沒有辦法。因爲那小鎮上沒有冰廠，辣醬油，和專門的書店。那時候我又羨慕城市的生活，更想住在大城市裏，這些要求都立刻彌足，多麼痛快。

後來我又移居在一個較大的城市中了。那裏有對小商號的商店做批發生意的種種專門的商店，也有天發本廠，以前住在小市鎮上時所感到的不滿，一一都彌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譬如想買些人造冰，沒有辦法，想吃餐湯後者，沒有辦法，想買三本什麼

書，沒有辦法。因為這大城市中沒有人造次販賣菜館和洋版書店。那時我又羨慕上海。設想住在上海，這些東西都可立刻辦到，多麼痛快。

我後來果然住在上海。以前大城市中所感不滿，一時都滿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痛的不滿：要買 *Waldorf* 的 *High, High, Top, Hat* 的藍唱片來聽聽，走到外國樂器店去問，說這須向外國去定購。要找一位 *Schubert* 個人教授的教師，或研究會，沒處去找。要買一瓶英國 *Ward* 公司製的水彩顏料 *Watercolor*，最大的文具店裏的洋裝的職員向我搖頭。那時候我又羨慕外國的都市生活。設想住在外國，這些要求都可立刻辦到，多麼痛快。

後來我住在日本的東京。以前住在上海時所感到的不滿，一時都滿足了。然而不久我又感到其他的不滿：要買一冊 *Langens* 的名著 *Leopold*，丸善書店也說要到西洋去定購。要買一個 *Watercolor* 號水筒的袖珍水彩畫箱，越過了文房堂，竹久屋……都說 *Watercolor*。要聽俄羅斯國民樂派的交響樂，東京的音樂會所演奏的偏偏是德法浪漫樂派的作品居多。那時候我又羨慕西洋都市的生活。設想若得住在倫敦或紐約等處，這些要求大概都可立刻達到，真是何等痛快！

後來我並有到西淨去；但是並不念念不忘。假如去了，我知道起初一定很滿足，但不久一定又與感到其他的不滿，因為科學的企圖，藝術的理想，文明的要求，人生的慾望，在靈關決沒有完全實現的地方。人世間一切的理想是都由於「比較」而來，一切的不滿足也都由於「比較」而生。最後我想起了李笠翁的話：

譬如夏月苦炎，明知爲靈廬導小所致。偏向僻處之王往來升時，然後步入室中。則覺暑氣漸消，不似從前酷烈。若畏其微涼而投寬敞和涼，反至歸來，炎熱又加了十倍矣。冬月苦冷，明知爲牆垣單薄所致。故向風雪中行差一次，然後歸室返舍。則覺寒威頓減，不復凜冽如初。若避此危源而深居就煖，反其再入，戰慄又作何狀矣。由此類推，則所阻與步者，無地不有，無人不有。相至跬步，樂境自生。在春天行經，必須設身處地，幻爲路上行人，備受風雪之苦。然後回想在家。則種種寒機能備，皆有勝以百倍之樂矣。嘗有雲雪景山水，人持破傘，披策囊履，獨行古道中，經過懸崖之下。石作靜禪之狀，人有禪寂之形容。此等險阻，諸冬之月，正宜懸掛中堂。主人對之，卽是禦風障雪之屏；樓閣和寒之藥。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世界裏便不能明「比較」之方，「非實運運」早已被他用過，假使是「比」的話，這世界裏，於是我不敢再「比」這世界裏，在「比」這世界裏。

「願願苦」在「比」之下，其苦如「比」反轉，其苦如「比」在「比」之下，其苦如「比」。人的生活，有了「比」，便有了「比」，便有了「比」，便有了「比」，便有了「比」，便有了「比」，便有了「比」。

二十三年八月九日

閒

「閒」在過去時代是一個可愛的字眼；在現代變成了一個可惡的字眼。例如失業者的「賦閒」，「不勞而食者」的「有閒」，都被視為現代社會的病症。有閒被視為奢侈的，頹廢的。但也有弄奢侈，非頹廢的有閒階級，如兒童便是。

兒童，尤其是十歲以前的兒童，不論貧富，大都是有閒階級者。他們不必自己謀生，自有大人供養他們。在入學，進店，看牛，或捉草以前，除了忙睡覺，忙吃食以外，他們所有的都是閒工夫。到了入學，進店，看牛，或捉草的時候，雖然名為讀書，學商或做工，其實工作極少而閒暇極多。試看幼稚園，小學校中的兒童，一日中埋頭用功的時間有幾何？試看商店的學徒，一日中忙著生薑的時間有幾何？試看田野中的牧童，一日中為牛草而勞苦工作的時候有幾何？除了讀幾遍書，做幾件事，牽兩次牛，捉幾根草以外，他們在學校中，店舖

賽，田螺，都只是閒玩而已。

在餓昏了感世的辛苦的中年以上的人，「閒」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便要做他們蓬生蒿臥空山上，或者獨坐團箕裏，他們也極願意。在有福的藝人，「閒」也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便要他們吃飯便睡睡便樂，終生同蓬蒿一樣，在他們正覺得其所做。但在兒童，「閒」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為「閒」就是「沒事」。沒事便靜止，靜止便沒有興味；而兒童是興味最旺盛的一種人。

在長途的火車中，可以看見兒童與成人的龐大的大異。成人太都安定地忍耐耐地坐着，靜候目的地的到達；兒童便不肯安定，不能忍耐。他們不絕地望向窗外探察，要買菓料吃；看原吃飽之後，婆婆「為什麼還不到」，甚至哭聲喊「我要回家去了」，於是領着他們的成人便罵他們，打他們。講老實話，成人們何嘗歡喜坐長途火車？他們的感情中或許也在嘆着「為什麼還不到？」也在哭聲喊「我要回家去了！」只因重重的世智包裹着他們的感情，使這感情無從爆發出來。這彷彿一瓶未開蓋的汽水，看似靜靜的，安定的；其實裝着滿肚皮的氣，無從發洩；感情的長久的抑制，漸漸使成人失去熱烈的興味，變成「靜寂」的狀態。成

人和兒童比較起來，個個多少是「類戲」的。

只有頑廢者紛乘沿「閒」；不頑廢的人——兒童——見了「閒」都害怕。他們稱這心情爲「沒心相」。在興味最旺盛的兒童，「沒心相」似乎比「沒飯吃」更加苦痛。爲了「沒心相」而啼哭，爲了「沒心相」而作種種的惡戲；閉了啼哭和惡戲而受大人的罵和打，於兒童生活上常見的事。他們爲欲避免「沒心相」，不絕地活動，除了睡眠，及生病以外，孩子們極少有繼續靜止至半小時以上者。假如把一個不絕地追求生活與味的活潑的孩子用繩子綁縛了，關閉在牢獄裏，我認這孩子在「候」死以前一定先已「沒心相」死了。假如種種種種孩子學習因是子靜坐法，所得的效果一定相反。在兒童們看來，靜坐法和禪定法等，是成人們的自作之謂。而在有許多成人們看來，各種辛苦的苦戲也是兒童們的犯賤的行爲。有時老人坐在安椅裏中觀看孩子們辛辛苦苦地奔走叫喊而遊戲，會說笑似地對他們說：「看你們何苦！靜靜兒坐一下子有甚麼不好？」倘有孩子在遊戲中踢痛了，受傷了，這種老人便振振有詞：「改學勿學，你叔要，幾現在，你好！」其實兒童並不因此而後悔遊戲？問成人事業屢折並不快悔做事業一樣。兒童與成人分居着兩個世界，而兩方互相不理解的態度，到處可見。

兒童的遊戲，論之成人的事業。現世的成人與兒童，大家多苦痛；許多的成人爲了失業而苦痛，許多的兒童爲了遊戲不滿足而苦痛。住在都會裏的孩子可以享用兒童公園；有錢人家的孩子可以購買種種的玩具。但這些是少數的幸運的孩子。多數的住在鄉村裏的窮人家的孩子，都有遊戲不滿足的苦痛。他們的保護人要供給他們衣食，非常吃力；能養活他們這樣小佳命，已是盡責了。講到玩具：遊戲設備，在現今的鄉村間真是極分的奢求了。孩子們像豬欄一般地被禁錮在窄狹的破屋裏。大人們每天費了他們三頓之外，甚麼都不管。春天，夏天，白晝特別長：兒童的百無聊賴的生活狀態，看了真是可憐。無衣無食的苦是有形的，人皆知道其可憐；「沒心相」的苦是無形的，沒人知道，因此更覺可憐。人的生活，他食暖衣而無事，還不如爲衣食而奔走的苦與味。人的生活大半是由興味維持的；兒童的生活則完全以興味爲原動力。熱中於賭博的富人，輸了還是賭賭。熱中於遊戲的兒童，常常忘寢廢食。於此可見人對於興味的要求，有時比衣食更加熱烈。

在種種簡單的遊戲法中，更可窺見人對於「閒」何等不諳，對於「興味」何等渴慕。這種遊戲法。大都不須設備，只喚一隻手一張嘴，隨時隨地都可開始遊戲，而遊戲的興味並不

簡單。這棋盤是人爲了興味的要求，而費了許多苦心發明出來的。就吾鄉所見，最普通的賭戲是猜拳。只要一舉手便可遊戲，而且其遊戲頗有興味。這本來是賭酒的一種方法，但近來風行愈廣，已變成一種賭博，或一種消閒遊戲。工人們休息的時候，各人袋裏摸出幾個銅板來擲在地上，便在其上開始捉摸，勝的拿過銅板。年紀稍長的兒童們也會弄這玩意，他們摘三根草放在地上，便開始猜拳。贏一拳拿進一根，輸一拳吐出一根。到了三根草歸入了一人手中，這人得勝，便可拉過對方的手來打他十個手心。用自己的手來打別人的手，兩人家有些兒痛，但伴着臭味，痛也情願了。

年幼的兒童也有一種猜拳的遊戲法，再舉一呱呱啄蟲。這方法更加簡單，只要每人拿一根指頭來一比，便見勝負，例如一人出大指，一人出食指。這局面叫做「老土咬食呱呱」（即鴉）等。因爲大指是代表老土地，食指的代表呱呱的。又如一人出中指，一人出無名指，這局面叫做「扁擔打殺黃良娘」。因爲中指是代表扁担，無名指是代表黃良娘的，又如一人出食指，一人出小指，這局面叫做「呱呱啄蟲」。因爲小指是代表蟲的。這遊戲的名稱即根據於此。其規則，每一指要有所著的二指同時又必有被克屬的一指。即：「老土地

「殺鴨鴨吃」，「老土地新殺性高」，「呱呱鴨性高」，「呱呱鴨飛過鴨」，「鴨鴨打殺老土地」，「扁担趕着黃鼠狼」，「黃鼠狼放個屁臭殺老土地」，「黃鼠狼豬鴨鴨」，「豬鴨性斷扁担」，「往扁担頭裏放個鴨」，所以五個手指的動力和均等，無須選擇，玩時只與任意出一根指，全視機緣而定勝否。候這幾天的炎夏，戶外晒着太陽，出去玩不得，屋內又老氣逼，沒有一點玩具，由長如小年，四五六七歲的孩子，吃了三餐飯無所事事，其心沒心相口之苦難言。幸而手是現成生在身上的，不必費錢去買。兩人坐在門邊上伸出指頭來一比，興味來了，歡笑聲也來了。靜寂的破屋子裏忽然充滿了生趣。

還有一種簡單的猜拳玩法，流行於吾鄉的幼兒間。手的形式只有三種，猜拳頭表示「石頭」，五指平伸表示「紙頭」，伸食中二指表示「剪刀」。若一人出拳頭。一人出食中二指，叫做「石頭敲斷剪刀」，前者贏。一共有三句口訣，其餘的兩句是「剪刀剪碎紙頭」，「紙頭包石頭」。這玩法另有一種形式：以手加額，表示「祥兒子」，以手加其作摸鬚狀，表示「大老爺」，以食指點鼻表示「擡下人」，玩時先由兩人三齊拍手三下，然後各作一種手勢。若一人以食指點鼻，一人以手加口，叫做「擡下人怕大老爺」，後者勝。其餘兩句口

決是「大老爺怕洋鬼子」，「洋鬼子怕鄉下人」，鄉下人就是農民。大老爺就是縣長，洋鬼子當然就是外國人。這三句口訣似是前時代——官場現形記或二十年目覷怪現狀的時代——遺流下來的。但是兒童們至今只管沿用着。聽說兒童是預言者，童話館該左右天下大勢。或許他們的話不會錯，現在社會這遊戲，或者未來的社會要做到這般。

近來看見兒童流行着「一種很可笑的徒手遊戲，也是用五官為遊戲工具的，但方法比前者巧妙」。例如一人問：「眉毛在那裏？」另一人立刻伸指着自己的鼻頭答道：「耳朵在這裏。」

一人問：「眼睛在那裏？」另一人立刻伸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答道：「嘴巴在這裏。」……

諸如此類，凡所指非所答，所答非所問的，才算不錯。詳言之，這遊戲的規則，是須得所問。所指，所答，三者各不相關，方為得勝。若有關連，反而認為錯誤，算是輸的。這遊戲的滑稽味即在於此。頑皮的孩子，都會極慢極慢地作這種是非顛倒的玩意兒。正直的孩子玩時便常常要輸，他們不能只是心非，不會假裝假呆，有時只學會了勵作的虛偽。例是你問他「鼻頭在那裏」，他便指著耳朵回答你說「鼻頭在這裏」，便是半錯。有時只學會了言語的虛偽：例如你問他「眼睛在那裏」，他指著嘴唇回答你說「耳朵在這裏」。也是半錯。最正確

的孩子，一點也不會虛假；你問他「耳塞在那裏」，他老老實實地指著耳朵回答你說「耳塞在這裏」，那便是大錯，而且大極了。我於此深信兒童是預言者，兒童的遊戲有安右天下大勢之力，現今的世間是非顛倒，已近於遊戲；未來的世間的是非也許可以完全同這遊戲中的一樣。

上述數種遊戲都基用口和手指爲工具。還有僅用手的動作的遊戲與僅用口說話的遊戲，更加簡單。有一種互相打手心的遊戲叫做「拍響響」。其法：二人相對同聲拍手三下，作爲拍子快慢的標用。第四下即由二人各出右手互相一拍。第五下各自拍手，第六下二人各出左手互相一拍，餘例推。總之，其方法是自拍一下，交拍一下，相間而進行，「劈拍劈拍」之聲繼續响下去，沒有限制。誰的手心拍得痛了，宣告罷休，便是誰輸。大家拍得面紅好勝。就大家不惜手掌，拚命地互相拍打。直到手掌拍得紅腫面麻木了，方給罷休。孩子們的被驅毆，先生被小學教師打手心，好像已經上了癮，不被打是難過的。所以在放學之後，或假期之中，沒得被先生打，必須自己互相打一會手心來過過癮，而且這種癮頭，到他們年紀長大時，恐怕也不會斷絕。有許多大人們歡喜被虐待，不受人虐待時便難過。他們也常在自己找尋方

法來逼得虐待狂的癡，不過不取拍背夢的形式了。不用手而僅用口的遊戲法，如唱歌猜謎等皆是。然而唱歌需要練習，猜謎需要智力，在很小的孩子們其程度太高。他們另有種種更簡易的言語遊戲法，像「奪三十」便是其一例。奪三十者，是兩人競賽一月的末日——三十日——的一種遊戲。其法每人輪流說日子名目，以一日或兩日為限。譬如甲兒說「初一日」，乙兒便接上去說「初三」，甲兒再說「初四」，乙兒又說「初五初六」。總之，說二日或二日白便，但不能說三日或以上。說到後來，誰奪得「三十」，便是誰勝。大人們看來，在這遊戲中得勝是很容易的，只要捉住三的倍數，最後的一日總是歸你到手。換言之，開始說的人總是吃虧，他說一日，你接上兩日去，他說兩日，你接上一日去。這樣，三的倍數都歸到你手裏。「三十」總是被你奪得了。但是很小的孩子都不解這訣，兩人認真從地說下去，偶然奪到「三十」的孩子便自以為強。在旁看他們遊戲的大人便笑得淺薄可笑。等到其中一人奪了「三十」而表示得意得意的時候，大人們插進去叫道：「三十一」丁月底就我奉到了「」，便表示十二分得意。「奪三十」原係舊時代發有的遊戲法，以三十日為月底最後一真。現在雖然用稱插為副嫌，但鄉村的兒童還是沿用着這遊戲法，不知道一月有三十二

日，世間原有種種新時代的遊戲；然都需要很複雜的設備，很昂貴的玩具，只有都市的富家子弟有福享受，鄉村的小兒是享用不着的，感那僻處的兒童，從他們的祖母母親要學得些過去時代的摺扇單的徒手遊戲，也可聊解長閒的「沒心肝」了。

倘若不是徒手徒口而能得到一種極簡單的物件，拍「開」的人們便會想出更巧妙的種種遊戲法來。譬如夏天，幾個沒心肝的兒童會集在一塊，而大家手中拿着摺扇的時候，他們便會把摺扇當作玩具的代用品。男孩子大都歡喜模仿實際者的手技，把摺扇指起來，叫他在空中翻幾個筋斗，仍灑落到手中。這就可以比較勝負；例如定三十個筋斗為滿額然後各人順次輪流地拋扇子，計算筋斗的數，先滿三十者為勝。倘落堆一次，以前所積的筋斗就全部作廢，須得重新積起來。這種玩法有江湖氣和賭博氣，女孩子就不喜歡弄。她們拿到扇子，自有「種種較文雅」的玩法，便是數扇骨。她們想出四個字，叫做「偷買拾送。」把扇骨二根二根地依照這用字數下去。數到末腳二根扇骨便是「偷七字，便認定這扇子是偷來的，再和這扇子的所有者相擲。餘例推。有的人又加三個字，合成七字：「偷買拾送擲對」玩時花樣更多。偷某人的扇子的骨數到「偷」字上完結，輸人就叫她「強盜！」

「孩子們反而不歡喜玩，覺得一種功課而勉強地實行了。」

只見孩子們該心潮起來，藏在穀堆中，並能利用瓦礫裏玩而開玩笑遊戲。他們給七粒小瓦礫而陷陷石上磨一磨光，做成七隻燕子模樣，便以墮落石爲遊戲場所，投七上了。投七上法先由一人用右手擲七粒，隨隨其落放在墮落石上，然後選取其一粒，向上擲起，趁這空的機會，向下擲取另一粒，擲頭了，然後回過手來，接取上面落下來的那一粒。手中就拿這兩粒，擲頭了，再選其中一粒向上擲起，乘機向下擲取一粒，回過手來接了上面落下來的那一粒，於是乎串線牽着三粒擲頭了。這樣經過六次之後，七粒擲頭全都在手，以上算是一番辛苦的工作，不像我便是收獲了。但收穫不是完全放棄，仍須得費些氣力來背出斤數來。即那七粒擲頭從那心裏急都擲起，立刻翻轉手背來接。握住幾粒，便是收獲幾斤。孩子們的平背品凸起的，火熱不會全部振位，四斤，五斤，已算是豐收了。一人收獲之後，把七粒擲頭交與第二人，由他照樣工作且收獲。遊戲者二人，三人，四人都可。預先議定三十斤爲滿，則輪流玩下來，先滿三十斤的便是得勝。但規則很嚴，在工作中，倘按不住落下來的那粒，或在取子時勞動，旁的那粒，其工作就失敗，須得半途停工，把工果總給別人，而且以前收獲所積蓄的斤數全

部「觀光」。觀光，就是「作戲」的意思。倘然滿額的斤數定得很高，——例如五十斤爲滿，一百斤爲滿，這玩的工作就非常嚴重。到了功虧一簣的時候，尤其緊張。一不小心，就要遭着「前功盡去」的不幸。其工作方法也有種種，如土所建，一粒一粒地撒過手裏去，是最簡易的一法。更進步的，叫做「么二三」，就是第一次撒的時候取一粒。第二次撒時要換取二粒；第三次撒時要換取三粒。在這時候，撒子及出子都要考慮。撒子時不可撒得太密，亦不可撒得太密。太疏了，同時換兩粒三粒不易換得到手；太密了，換時容易帶動旁的粒子。出子時須考慮其餘六子的位置，務使其餘六子分作相當隔離的三堆，一粒作一堆，二粒作一堆，三粒作一堆；然後換時可得便利。倘使撒得不巧，出得不妥，玩這「么二三」時孩子就容易失敗，少換一粒，多換一粒，或帶動不旁的粒子，就前功盡去了。所以孩子們玩時個個抖擻精神，個個汗流滿面。一切的「波心相」全被這手技競爭的興味所打消了。

近來大旱，河底回天，農人無處踏水，對秋收已絕望，生活反而空閒了。孩子們本來只與祖輩大人刈草，送飯，現在竟一無所事了。但春間放下來飽置豆沒有吃完，一時還不會餓死。在這坐以待斃的時期，笑也不減，哭也沒用，只是這些悠長如小年的日子無法過去。

「波心相」之苦真難忍受。就有種種簡單的遊戲發見在日暮途窮的鄉村間。這好比囚徒已經被判死刑，而刑期未到。與其在半中哭泣，倒不如大家尋些笑話吧。都會裏用自來水的人聞知鄉間天旱，在其同情的情態中，大約以為農家的人一天到晚在那裏號哭；就枕藉堆在茅裏餓死了。其實不盡然，號哭的餓死的固然有，但閒着，笑着，玩着而特費的也還不少。不過這種玩笑總實比號哭與餓死更加悲慘！

廿三年八月十五日。

勞者自歌

百貨公司的木器部中有一種放置茶具香銅真的架子，其構造：用木板磨成一個黑人的側形，其人作立正姿勢，不起兩手，手中捧一小盤。這小盤就是預備給密爾裏沙發上的人放置茶具或香爐的。先施，永安，等百貨公司中，都有這種木器陳列着。

我想用這家具時感覺上一定很不舒服。設想：我們則坐在椅子上，極類，喝茶，談天，而敬這個人形終日必恭必敬地捧着盤子站立在我們的旁邊，伺候我們放置茶杯或烟蒂，感覺上難以爲情，因爲他雖然不是人，但具有人的形狀；我們似乎很對他不起。

中國用具中的「湯婆子」，「竹夫人」，只具有人的名稱，並不具有人的形狀。盤盤用人的形狀的木器，是西洋貨，西洋對稱時代的遺物。

一樣，兩岸景象迥然不同。

右岸多洋房，左岸多草棚。右岸的茅屋中間雖然有幾間小屋，也蓋得很，左岸的草棚中間雖然有幾個平房，也蓋得很。

右岸的街道是柏油路，平壘滑溜。左岸的街道是泥路，高低不平而險峻。

右岸的人似乎個個衣冠楚楚精神勃勃，連人們盪着走的洋狗都氣高趾揚。左岸的人似乎個個衣衫襤褸，精神萎靡，連搜來搬去的許多狗也都瘦不驚人。河上有一月橋。一個人堂堂地從右岸上橋，穿過了橋，似乎忽然沒了風。

這條河在於瀋陽，河的右岸是租界，河的左岸是中國地界。

廿三年七月廿八日。

在雜誌上發表大衆藝術的畫，其寬只給少數的知識階級的人看，大衆是看不到的。大衆看到的畫，只有指頭的廣告畫和新年裏賣的「花紙」。廣告畫是誘他們去買物，不是誠意供他們欣賞的。專供大衆欣賞的畫只有「花紙」。

「花紙」就是舊歷元旦市上運羅，賣給大眾帶回家去。貼在壁上點綴新年的一種石印彩色畫。所畫的大概是遊戲，三百六十行，馬浪蕩，丟美女，最近有游國戰爭等。有飯吃的畫家，每逢新年，牆壁上總新添一兩張「花紙」。農夫們酒後上餘，都份對着「花紙」手搖口講，實行他們的美術的鑑賞。

可惜這種「花紙」的畫，形式和內容都貧乏。這應該加以改良。提倡大眾美術，應該丟出雜誌，到「花紙」上來提倡。

廿三年七月廿七日。

牽牛花這東西很醜，去年的種子落在花台裏，花台曾經拆造過，混曾經翻過，今年夏天牠們依然會生出來，生了十幾枝。

牽牛花這東西很貧瘠附。我在花台旁的牆壁上釘好幾排竹釘，在竹釘上綁許多繩子。牽牛花的莖就會纏着繩子攀附上去。攀附得很牢，而且很快。

牽牛花這東西很好商，一味想賴上去，不久超過最高一排竹釘之上。我在其上再加一排

竹釘和繩：過了一夜，牠又攪在這排竹釘之上了。加了幾次，後來纔得用繩爬上去加；但繩仍是一味好弄。似乎想超過簷頂，裏上天去才好。

這種花在日本被稱為胡蝶，牠們試能在玻璃反光閃一下；太陽一出，牠們統統閉縮，低下頭去，好像很羞為情，無顏見太陽似的。

廿三年七月廿四日。

農人那窮，上街上來只是看看，不買東西。商店大惠之，便巧妙地陳列貨物給他們看，誘他們買。飯店把鮮肉白鷄整了盤子，陳列在櫃台的散外口，把油光和香氣衝對農人的眼鼻，使他們流涎。廣貨店把閃亮的橡皮套鞋，五彩的熱水瓶，雪白的毛巾陳列在靠門的玻璃窗中，以牽惹行人的注目。又把最新的陽傘張開了，掛在簷頭，好像可以拿了箱子就走的。糖果店把大塊的花生糖，透明的粽子糖，以及五色紙包的洋式糖，陳列在櫃台外口的玻璃箱中，使人看了口角生津，身不帶錢的農人看飽了一頓回村去。從當舖裏出來的農人禁不住這種誘惑，把身邊的錢用了再說。

這樣，因為有人賴着不買東西，商店便用巧妙的廣告術來誘惑他們。商人愈受誘惑，愈窮。將立不買東西。商店便必用各種新法來誘惑他們。這結果不消說。

廿三年八月廿日

坐落海邊家去，前兩是清河的邊原，種着幾處的樹木。草挺下兩親清水波，樹木上而翠蒼蒼。天太空甲疏疏稀稀點綴幾幾朵白雲。這般變象好像一翻次其爛漫的深淵，歡迎游覽的遊人的前進。

過了一會，直立的樹木中間露出兩個旗杆，和一角廟宇來。這些建築的直線與周圍的自然的前線相照映，更完成了美麗的構圖。但這面不是一道紅牆，而是一道藍牆，藍牆上掛出兩個極粗大的圖案文字「仁丹」，非常醒目，以前歡迎我的笑臉忽然從這面消失，這兩個字強硬地站出前面來迎接我。

這好像上海四馬路路上東華宮的，藍牆印畫畫得真裏自來水來的，又好像琉璃的包包裏未，更給帶往去監，硬得你實然我裡他「不要」了叫他走開。

廿三年八月廿日 吳淞

在畫中要求自然物象，是人之常情。在畫面講究形色光線的美，是畫的本職。偏重第一條件的是古代的宗教畫，文人畫，現代的廣告畫，宣傳畫。偏重第二條件的是立體派構成派的畫。前者不忠於畫的本職，後者不合人之常情。

繪畫是造形美術，應以畫的本職為主。但同時又須近於人情，方為純正的繪畫。在過去的藝術中，印象派可說是純正繪畫的好例。因為他在自然物象中的選美的形色光線而構成繪畫，不背人之常情，而又恪守造形美術的本職。

一般鑑賞者歡喜偏重第一條件的繪畫，特殊鑑賞者歡喜偏重第二條件的繪畫，純正的美術愛好者歡喜純正的繪畫。無論「為藝術的藝術」，「為人生的藝術」，「象牙塔藝術」，「普羅藝術」；凡人世間的繪畫，必以人之常情和畫的本職為千古不變的兩個根本條件。

廿三年七月廿九日

日本岡田子著「近世藝術論」是由名畫家三船想考編註的。日本美術論者稱贊他關於非女票子的畫。原文大意如此：票子是日本甲斐國山梨郡一個夫的產子。事見於至孝。與結友

夫若死，這一八歲親生子，及一十二歲孫子。一日，山水泛濫，田舍人畜裹沒，水退，發現粟子屍骸手抱八歲親生子，以臂負十二歲孫子，橫死泥中。但三熊思考的插証，不寫橫死泥中的光景，而寫山水猝發，粟子負孫子攬親生子，被怒濤逼逐而倉皇出奔的緊張的情景。論者說這証與文互相發揮，為插証中之上乘。

我記得，畫匠與班家的分別，用這段話來說明，最得妥領。

廿三年八月四日。

古時稱文人生涯為「雲耕」。今日稱譯著生活為「精神勞動」。我想，再詳切一點，寫稿可比方插證，插證先要規定方向和目的地。其次要認明路徑的轉折，不要走錯路，也不要打迴圈。打了迴圈插證的人吃力，坐稿的人也心焦。方向，目的地，和路徑都明白了，然後一棧一棧地揀去，後來工作自會完成。寫稿的工作完全同揀稿一樣。

插稿的人有一句話：「停稿三里」。即中途停一停稿要花費時間，好比多插三里路。因為停的時候不能立刻停，要慢慢地停下來；停過之後再開也不能立刻駛行，要慢慢地駛行起

來，這一起一個頗費時間。寫稿也可以說說「答語三百。」即寫稿時倘有人問你一句話，你至少寫三百個字。因為答語時要攔住了文思而牽礙別人的問話，以便答覆。來復過之後更重尋塵蹟而發揮下去。這一起一個也頗費時間。

廿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身體勞動的人疲倦時可致肢體完全不動，精神勞動的人疲倦時却不應教心思完全不想。故身體勞動可有完全的休息，而精神勞動除了酣睡以外沒有完全的休息；倘若香烟四坐的人方寸中忙著思維，揀著手杖閱行的人腦筋裏忙著籌算，不是常有的事情麼？

精神勞動的人要休息，除了酣睡以外，只有聽音樂，音樂能使人完全停止思維籌算，而入陶醉狀態。心雖然也在這狀態中活動，但這活動不是想而是感。感動之極，有時也會疲勞；但這疲勞伴著趣味，不死苦痛。在精神勞動者，不停苦痛的心的活動已算其他的休息了。

可惜中國目下少有了可供精神勞動當作休息的音樂。其人倘患失眠症，或者被夢魘所

擾，簡直是四六時中不斷地在那裏勞瘁。

廿三年七月廿三日

善緣道士的營業有三項：一是爲病人請善醮；二是爲死人請經懺；三是爲地方上打平安大醮。但近來這三項營業都衰落，道士生計困難。一則爲了人都窮，對鬼神也得慢起來；二則爲了迷信漸被打破，有些人不相信鬼神了。有一個後道士的朋友告訴我，今年夏天，地方上倒行的平安大醮恐怕也打不成，因爲這平安醮是經火災的，今年向市上去收機捐，有許多商店不肯出，說道「我們已經保火險，平安醮不要拜了」。

道士的生計，眼見得還要困難下去，平安醮已被火災保險所打倒，終來請善醮和請經懺也將爲人壽保險所代替。但這仍舊是一種迷信，不過玉皇大帝換了財神善醮。

廿三年七月廿八日

我家庭中有幾種葡萄樹，夏日綠蔭滿庭，細觀人物都染成青色。可是這葡萄樹因爲是去年

從距離移植過來的，那根被翻過一次，吸收養分的能力減弱，所以今年生的葡萄很少，而且不甜。

鄰近的人家也有枝葡萄藤，生的葡萄很多，而且很甜。我們互相比較之下，鄰家的老太太說，她除用肥之外，每當葡萄開花的時候，泡了大壺的糖湯，澆在花上，每天澆好幾次，所以生出來的葡萄很甜。

我知道花不是吸收養分的器官。又知道即使用糖湯澆在根上，其結果不一定甜。但這位鄰家的老太太始終自信她的栽培法的有效。旁人也都贊許。我似覺教育上也有類乎此的栽培法。

我已經吃好飯，放下碗筷；為還未吃好飯的人談話，暫時仍坐在食桌旁的臺上。眼睛所注射的地下，有一羣螞蟻正在扛一粒飯。他們滾滾在粒粒的周圍，卸盡了牠合力移行，望下去好像一朵會移動的白心黑瓣的菊花。

我一面翻食桌上的人談話，一面自差遣朵菊花移行。移到地半轉成一個角而榨成一籃的

地方，全都翻進糞裏。那些蟬有的留在糞邊上沒有跌下去；有的跟了飯粒跌下去，打幾個滾，還是死死咬住不放；有的被壓的飯粒底下，掙扎了好一回方才擠出。他們忙了一會，依舊圍聚起來，扛着飯粒在途中移行。費了不少的努力，扛上斜坡，走出匪窟，來到平地上。我替他們抽一口大氣。

正在這時候，一並穿皮鞋的脚像飛來蜂一般地落在這菊花上面，又立刻拖向去。我不由地驚喊一聲。大家望桌子底下看時，只見地上蜚着一條黑色的遺痕。

廿三年七月廿四日

送阿寶瑪黃金時代

阿寶，我和你在孟買相聚。至今已十四年了，在這五千多天內，我們差不多天天在一處，難得有分別的日子。我看看你似飄飄地，嘔嘔學語，看你由吃奶改爲吃飯，由匍匐學成跨步。你的體態靈敏地逐漸地展進，沒有痕跡，使我全然不知不覺，以爲你始終是我家的第一個孩子，始終是我們這家庭裏的一種階級，始終可做我和你母親的生活的安慰者。然而近年來，你態度行爲的變化，漸漸證明其不然。你已在我們的不知不覺之間長成了一個少女，快將變爲成人了。古人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我現在反行了古人的話，在送你出黃金時代的時候，也覺得悲喜交集。

所喜者，近年來你的態度行爲的變化，都是你將由孩子變成成人的表示。我的辛苦和你母親的勸勞似乎有了成績，私心慶慰。所悲者，你的黃金時代決要虛逝，現實漸漸暴露，你

將停止你的美麗的夢，而開始生活的奮鬥了；我們彷彿喪失了一個從小依傍在身邊的孩子，而另得了一個數交納知友。「榮哀莫於新相知」；然而這日天真爛漫的阿貴，從此永遠不得再見了！

記得去春有一天，我拉了你的手在路上走。落花的風把一陣柳絮吹在你的頭髮上，檢孔上，和鬚髯上，使你好像冒了雪，生了白鬍鬚。我笑着撲住了你的肩，用手帕為你拂拭。你也笑着，仰起了頭依在我的肩膀。這在我們原是極尋常的事；以前每天你吃過飯，是我同你洗臉的。然而路上的人向我們注視，對我們竊笑，其意思彷彿在說：「這樁大的姑爺兒，還在路上教父親撲住了拭臉孔！」我忽然看見你的身體似乎高大了，完全發育了，已出中佳似的孩子變成十足的女性了。我忽然覺得，我與你之間似乎築起一堵很高，很堅，很厚的無影的牆。你在我的懷抱中長起來，在我的提攜中大起來；但從今以後，我和你再永遠分居於兩個世界了。一刻那間然心中感到深痛的悲哀。我怪學你何不永遠做一個孩子而定要長大起來，我怪學人類中何必有男女之分，然而怪惡之後立刻破悲為笑。恍惚這不是當然的事，可喜的事麼？

記得有一天，我從上海回來。你們兄弟姊妹照例擁在我身旁，等候我從提箱中取出一「好東西」來分。我欣然地取出一束巧克力來，分給你們每人一包。你的姊妹們到手了這五色金銀的巧克力，照例歡喜得大鬧一場，雀躍地拿去嘗新了。你受持了這贈品也說不歡喜，跟著姊妹們去了。然而過了幾天，我偶在樓中望下來，看見花台旁邊，你拿着一包新開的巧克力，正在分給姊妹三人。他們各自爭多掠少，你忙着為他們均分。在一塊缺角的巧克力上添了一張五色金銀的包紙派給小妹妹了，方才三面公平。他們歡喜地吃糖了，你也歡喜地看他們吃。這使我覺得驚奇。吃巧克力，向來是我家兒輩們的一大樂事。因為鄉村裏只有餅乾包的糖餅，草紙包的狀元糕，沒有這種五色金銀的糖果；只有甜饅的粽子糖，鹹饅鹽青果，沒有這種異香異味的糖果。所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變賣盛回來分給兒童，藉添家庭的樂趣。兒輩們切望我回家的目的，大半就在這「好東西」上。你回來也是這「好東西」的切望者之一人。你曾經和姊妹們賭賽誰是最後吃完；你曾經把五色金銀的錫紙積受起來製成華麗的手工品，使姊妹們讚美。這會你怎麼一想，肯把自己的一包藏起來，如數分給姊妹們吃呢？我看你為他們分均勻了之後表示非常的歡喜。同從前賭得了最後吃完時一樣，不覺地在

樓上獨笑起來。因為我憶起了你小時候的事：十來年之前，你是我家裏的一個搗亂分子，每天爲了要求的不滿足而哭搗搗，挨母親打幾頓。你吃蛋只要吃蛋黃，不要吃蛋白，母親偶然夾一莖蛋白在你的飯碗裏，你便記憶粒和蛋白亂投在桌子上，同時大喊「蛋黃！蛋黃！」你以爲凡物較好者就叫做「黃」。所以有一次你要小椅子玩耍，母親搬一個小椅子給你，你也大喊「蛋黃！蛋黃！」你要長竹竿玩，母親拿一根「史的克」給你，你也大喊「蛋黃！蛋黃！」你看不起那時裏面只一二歲個不會活動的款款。吃東西時，把不好吃的東西留給款款吃；講故事時，把不幸的角色派給款款當。向母親有所要求而不得允許的時候，你說甚麼地問：「當錯款款麼？當錯款款麼？」你的意思以爲：款款這個人要不得，其要求可以不予許；而阿寶是一個重要不過的人，其要求豈有不允許之理？今所以不允許者，大抵是當錯了款款的原故。所以每次高聲地提醒你在鏡，務要認明阿寶正身，允許一切要求而後已。這一個「味」蛋黃」而專門欺侮弱小的搗亂分子，今天在那裏犧牲自己的幸福來培植弟妹們的幸福，使我看了覺得可笑，又覺得可悲。你往日的一切雄心 and 夢想已經宣告失敗，開始在退卻自己約要求，忍耐自己的欲望，而謀他人的幸福了；你已將走出我獨尊的黃金時代，開始

在家人顧之妻的香味了。

記得去年有一天，我爲了必要的事，將離家遠行。在以前，每逢我出門了，你們一定不高興，要阻住我，或者約我早歸。在更早的以前，我出門，須得臨過你們，你弟弟後來嫌我不豫，須得哭幾場。我回來了，他預知時類，你們常到門口或半路上來迎候。我所指的那種題目，爸爸還不來，的強，便甚以你和你的弟弟的爭執歸家爲題材的。因爲我在過去的七、八年中，以你們爲我的生活不安者，天天晚上和你們談故事，作遊戲，吃東西，使你們都覺得家庭生活的溫暖，夕不來一個爸爸，所以不肯放我離家。去年這一天我要出門了，你的弟妹們照舊爲我憤別，約我早歸。我以爲你也如此，正在約你何時回家和買些甚麼東西來，不意你却勸我早去，又勸我早歸，說你有種種玩意可以騙住弟妹們的阻止和盼待。原來你已在我和你母親談話中知道了我此行有早去還歸的必要，決意爲我分担生活的辛苦了。我此行感覺難快，但又感覺悲哀。因爲我家將少却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幸福兒。

以上原都是過去的事，但是常常切在我的心頭，使我不能忘却。現在，你已做中學生，不久就要完全脫離黃金時代而走向成人的世間去了。我覺得你此行比出險更重大。古人送文

廿三年歲暮，選輯近作漫畫，定名為「人面相」，付開明出版。選輯既竟，取十年前所刊「子愷筆集」比較之，自覺筆趣大異。讀序文，不覺心悟大異。遂以此篇，以為「人面相」發後感。

雲 霓

體是去年夏天的事。

兩個月不下雨。太陽每天晒十五小時。蒸籠中的水銀每天爬到百度之上。河底處處開天。池塘成爲窪地。野草變作黃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乾土中。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間。

室內沒有一處地方不熱。坐樣子好像坐在銅火爐上。按桌子好像按着了爐圈。洋爐爐從台上墜下來，變成磁鐵的形狀，薄荷錠在桌子上放了一會，旋開來統統溶化而蒸發了。狗子伸着舌頭伏在桌子底下喘息，人們各佔住了一個門口而不息地揮扇。揮的手腕欲斷，汗水是還不絕地流。汗水雖多，飲水却成問題。遠處挑來的要四角錢一擔，倒在水缸裏好像乳汁，近處挑來的也要十個銅板一擔。流汗起來的有小半擔是泡。有錢買水的人家，大氣省省地用

水。滿邊面的水留淺洗衣服，洗過衣服的水留來澆菜。池邊種的蔬菜風乾爛化。沒有錢買水的人家，小脚的母親和教條的孩子帶了桶到遠處去扛。每天愁熱熬水，還要熬未來的旱荒。遠僻的地方還沒有種田，田土已硬得同石頭一般。旱僻的地方荒涼已極，但祈禱成結果了。幾顆空籽的男子踏水。先由大河踏進去小河，再由小河踏進溝澗，再由溝澗踏進田裏。但一工作十五小時人便所踏進的水，不待一日照曬十五小時的蒸發。今天來個消息。西南角上的田土全變黃色了；明天又來個消息，運河岸上的水車增至八百幾十輛了。人們相見時，最初便談奈何：「只怕不下雨怎麼曬呢？」「天公豈把深隱運件事根本忘記了！」但我來得真一個證據，大家一片凶惡險惡地相告：「再過十天不下雨，大旱年來了！」

。最後的十天內，大家不覺驚熱，眼巴巴的只望下雨。每天一早醒來，第一件事是問天氣。然而天氣只管是晴，晴，晴……一直晴了十天。第十天以後還是晴，晴，晴……晴到不狂其致。有幾個人絕望地說：「即便現在驟上下雨，已經來不及了。」然而多數人並不驚望：這人依舊捧着踏水，這雨是漸漸淋出來參加。鎮上的人依舊天天仰首看天，希望他即翻下雨，或者還有第一的補救。他們所以不絕望者，為的是十餘日來東海岸上天天掛着雲來雲

竟，牠們忽浮忽沉，忽大忽小，忽明忽暗，忽聚忽散，向人們顯示種種欲雨的現象，維持着牠們的一線希望，有時牠們升起來，大起來，黑起來，似乎誘勇地向踏水的和看天的人說：「不要失望！我們帶雨來了！」於是踏水的人增加了勇氣，愈加拼命地踏，看天的人得着了希望，欣欣然有喜色而相與歡呼：「落雨了！落雨了！」年老者搖着雙手阻止他們：「賊不得，賊不得，要嚇退的啊。」不久那些雲霓果然萎縮退了，牠們在交際之下漸漸地下去，少起來，淡起來，散開去，終於隱伏在地平線下，人們空歡喜了一場，依舊回過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中。每天有一場空歡喜，但每天逃不出苦悶和恐慌。原來這些雲霓只是掛着給人看看，空空地給人安慰和勸導而已。後來人們都看穿了，任牠們五色斑斕地飄遊在天空，只管低着頭和熱與旱奮鬥，得過且過地度日子，不再上那些虛空的雲霓的當了。

這是去年夏天的事。後來天終於下雨，但已無補於事，大荒年終於出現。現在，農人嘆着難耐，工人悶着工具，商人守着空櫃，都在那變等候雲霓和麥熟，不再回籠過去的看雲了。

我現在為甚麼在這難受難耐裏呢？因為我在大旱時曾為這雲霓搖一搖籃。現在在大旱以

來所作雲中選出民間生活描寫的六十幅來，結集爲一冊書，把這幅「雲霓」冠卷首，就名其書「雲霓」；這也不僅是模仿「關雎」，「葛覃」，取首句作篇名而已。因爲我覺得現代的民間，始終充塞着大熱似的苦悶和大旱似的恐慌，而且也有幾朵「雲霓」始終掛在我們的眼前，時時用美好的形態來安慰我們，勉勵我們，維持我們生活前途的一線希望，與去年夏天的狀況無異。就記述這狀況，當作該書的代序。

記述既畢，自己起了疑問：我這「雲霓」能不空空地給人玩賞麼？能滿足大旱時代的渴望麼？自己知道都不能。因爲這里所描的雲霓大小了，太少了。儘乎這幾朵怎能沛然下雨呢？恐怕也只能空空地給人玩賞一下然後在共消沉到地平線下去的吧。

雲集「雲霓」（天馬版）代序，廿四年三月十九日作。

都會之音

都會常把物質文明所產生的精巧，玲瓏，而便利的種種用品搬運到鄉村去，或搬不進鄉村去。這好像是都會對鄉村的福音，其實卻痛苦了鄉村的人！他們在粗陋，簡朴，荒涼，寂寞的環境裏受了這種進步的物品的誘惑，便熱烈地憧憬於繁榮的都會生活的幸福，而在粗陋之下愈覺自己這環境的荒涼與生活的不幸，然而不能展翅飛向都會去。這就把把農具，花籽，草鞋，月插投進無期徒刑的囚牢裏。

從前有一句俗話，形容局部與全體的關係的，叫做「拾得了蘇州換帶兒」。這還是說：布衣革鞋的鄉下窮人拾了一隻當時認為最時髦的蘇州人的領帶兒，須得把原有的襪，鞋，褲，衣，帽，以至房子，老婆等統統換過，方才配用。不換過時，用了這根帶兒不配得可笑。現在都會把物質文明所產生的各種精巧，玲瓏，而便利的用品搬運到窮鄉去，正何敢

鄉下人拾得蘇州紙兒一疊。若要使他們合用，須得把鄉村全部改造；不改造時，其不耗也可笑。

小小的一匣火柴，在鄉村里，有時被調劑得異常精巧。因為鄉里還有火鉢頭的存幸。鄉飯時放些火灰在鉢裏，種種烟灰顯在裏面，便向一天到晚消火，而不說一文。所以鄉們不得已時不換火柴，買了一匣火柴可以開個把月。然而近來都會裏送過來的火柴，忽然匣子屬了，分價減少而價錢增漲了。這在鄉會人看來是物價的進步，但在洋裝城燈電線鐵的變壞此前便利得多了；便從其少價買，送一兩個銅板有甚麼關係呢！然而鄉下人總不識這個用意，享不到這種便利。不得已時，他只得買一匣火柴來和火鉢頭並用。鄉會人對於這火柴總不滿意，又找出精巧玲瓏的打火燈來，他把牠們搬送到鄉村去。有時打火燈他同火鉢頭會在一塊，看了覺得好笑。又如香煙這種消耗品，近年來流行的香煙實在可驚。鄉村裏的老太太出賃時，爲了手頭找不到水煙筒，有時也用鄉州和陝西的煙管。一根香煙在嘴裏吸，菸子在菸筒裏。至於鄉村的毛頭小夥子，吸香煙已成了常事。三個銅板買支菸，把一支菸放在菸架裏，拿一支來吸。一時用脫三個銅板數目原也不大。然而這日與月地積算起來，菸錢的過

發比從前發老烟膏到數倍，鄉下人暗中發香煙的誘惑顯去了不少的錢——在沒有流行這種便利的烟草以前，鄉下人出得時自帶老烟筒，不帶的也可以到店家去白學幾筒水烟。然而現在裏面都有發烟的零售處了。原匪的香煙，裏面有接煙發光的錫紙包，五彩精印的紙片，外面有精美華麗的紙匣兒。這些裝璜都是在物質文明的都市裏用進步的機器製出來的。然而放在土岸上被雨淋下的茶攤上許多衣衫襤褸的人所圍繞的板桌上，其不調和也很可笑。若拿這些吃茶人和瓷片上所繪的摩登女子比較起來，前者都好像是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不然，後者便好像是一種玩具。都會人當作果壳兒拋棄的香煙煙頭，鄉下老太太討得了一個視同無價之寶，供在爐山上當茶葉瓶，令子孫世代地寶用下去。

小小一粒洋鈕扣，在鄉村裏也難得妥當的地方可以安置。這是機器的產物，原為洋裝的襯衫，「大夾皮」的皮鞋等服裝而製造。一到鄉村裏，就被裝在老布棉衣的襟上，三寸金蓮的高高的脚山上。還有種種「摩登」的衣料，上面綴着與都會裏舞臺上的珠翠相配的圖案，也輸送到窮鄉僻壤里去推銷。有時披在跪在城隍香案面前求子的女子身上，有時裝在挑着瓜

冠戴皮的黃線子上花縷的女僕相身上。這種地方有時還有洋裝人物出現，使人看了與現代錯謬之極。洋裝的人在這種環境裏真就受不得：冬天，鄉村的房子前後通風，不裝火爐，在屋內不脫帽子和大衣有穿洋風，就了實在冷不可當。夏天，鄉村裏既無風扇，又無冷冰，更無冷氣。重通透透的行衫，襯衫，和上衣，外加個領鍊條一般的硬領和圍帶，穿了好天可以受一人發抖。「大笑皮」鞋走在尖角石子的路上發響破皮，走在泥路上更滑交，腳趾兒非時時顛白動不可。我推想他們在艱苦的時候一定會惦記起鄉會來：冬暖夏涼的洋房，開個的吹門打，平整的柏油路，閃亮的瓷地板，以及軟軟的沙發。也許他們自認爲鄉會之人，不辛而暫時流落在這破陋的鄉村里的；也許他們抱着大志，要改造全部鄉村的環境來適應他們的服裝，同樣換過全身衣服，房子，和老婆來服用蘇州裝着兒一類。

飲食方面也有這種狀態：汽水 and 各種洋式糖果近來也運送到鄉下去。汽水的味道並不特別好，飲了不醉也不餓；不過據說能用蒸溜水製的，作爲現日的飲料大合衛生。衛生是「性命交關」的事，誰敢反對呢？然而據我所見，鄉行衛生大都不能徹底，實在可惜。怕病菌和衛生虫的人，要把水煮得沸，要把菜煮得熟。然而他們對於杯，碗，筷，匙，以及廚子的

用其和手，却不甚底關其清潔與否。這種器具的清潔與否，不想則已，細想起來都是靠不住的。防疫關係深的人，要不到疾病流行的地帶去，絕對不到病人死人的家裏去。然而他們出門坐電車時也用手吊住車門口的銅柱，旋開車箱的門，拉住車箱內的拉手。他們換兌及買物時也會接受不知經過誰人的手的銀洋，角子，和銅板，而且把他們寶藏在懷中。這種銅柱，門門，拉手，和銀洋，角子，銅板上面，有沒有病菌停留着呢？天曉得！還有防空氣傳染的人，出門用套子把口鼻蒙住。然而他吃飯時是否也戴套子？他的家裏能否自製一種空氣，使與外界的大氣完全隔絕？總之，騎行衛生原可以減少傳染的機會，但是深不徹底。而在鄉村「馬虎」尤甚。這蒸溜水製的汽水，原是注重衛生而又生活闊綽的都會人的飲料。他們能以蒸溜的汽水代茶喝，在衛生上總較好些；況且有錢沒處用，樂得開掉吧。然而這東西流行到鄉村來，很不適當。並非說鄉村的人都賤，不配飲汽水。實因與鄉村生活的「馬虎」習慣和環境不合。當見小市鎮上狹狹的一條市河裏，上流有人洗馬桶，下流有淘米，或者挑飲水。常見鄉村人家的飯桌上，烏漆漆的蓋着一套套壺。當見飯粒裏夾着蒼蠅的死骸。而見者和吃者皆括不為怪。這着這樣「馬虎」生活的人，其實無意乎出重復那飲蒸溜的汽水。然

而都會將自己汽水送到鄉下來。那些汽水瓶兒高高地掛在鄉村的糖果店門口，極誘惑的。身上有二、三、四角子的好奇者都要嘗試一下看。開瓶時先發出了幾個響亮聲，然後用大拇指盡力抵住瓶口，總算飲了噴刺的大半瓶汽水。然而大拇指上的汗汗和鹽酸也一併飲進在肚裏了。洋式的糖果，總說會在鄉村間鬧場笑話；曾有人把橡皮糖的渣滓吞下肚子裏去，覺悟了這錯誤之後，他吃杏仁糖時竟塞了外面的糖衣，就把內藏的杏仁當作果核，吐在地上給狗子吃。都會的「吃客」在這點上可以駭人，笑指這鄉村人為「豬頭三」。「吃客」和「豬頭三」，都是時代錯誤的現世社會中的可笑的產物。

交通的發展，常把都會的面影更清楚地顯示給鄉村人看，對他們作更強的誘惑。火車所穿過的地方，處處是整屋茅棚架成的鄉村。當電燈開始閃亮的特別夜快通車的頭等車箱繞了正在噴雲茹，吃大菜的洋裝國客而通過這些鄉村的時候，在鄉村人看來正像一朵綻着一派活神仙的彩雲飛馳而過。由此想見都會真是天堂一般的地方了然而他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飛機亂亂地在鄉村的天空中盤旋。有時司機人要空威風給鄉下人看，故意飛得很低，幾乎帶到了草棚的屋脊，嚇得屋裏的人逃出屋外來，屋外的人逃進屋裏去。咬舌吞地聲響震盪於

人準頭登著駕駛電報的飛機。當作舞臺的大鷹為看。不相宜這是和他的強波波同類一種
交通用具。

按活羅地那舞會之音檢控到鄉村來誘惑鄉下人的，莫如最近流行的無聲電影音機。不久以前，鄉下的老本本聽了留聲機「唱洋歌」，會唱幾段，有人在小箱裏面吹風。這回原來尚未解決，現在又來了一種不須舞動而自會吹彈歌唱的小箱子。以前的留聲機所唱的，雖然鄉下人都稱爲「洋歌」，其實就是鄉間常演的「戲文」裏的腔調，鄉下人都會聽。這不單都會軍宿之音，而是鄉村原有之音，故對於這塊地算是調和的。現在的收音機所發的音，就有許多與鄉村很不調和的都會之音：油腔滑調的對白，都會風的唱段，「像沒有介事」的調說，「肉麻連氣」的跳舞音樂，加之以各大馬路各大商店的廣告。嬌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說着：「諸位要做新式服裝請到×馬路××綢緞局。花樣時新，價錢便宜，招待誠懇。公費裏只要打電話，立刻把花樣送到，電話號碼×××××，請注意。」諸位要吃大餐，請到×馬路××公司，物華精美，招待周到，座位幽雅，價錢相巧。」下面再起了個聰明的世在講次百結而備有英色的藝人，不過這英色不單是火柴之色。收音機不單是專把都會繁華的音

萬般苦給窮困的鄉村人變的儀器。

以上所說，自火油以至收音機，都是物質文明對人類的貢獻，都好像是盡善絕美的好東西。然而鄉村人從這些所受得甚麼呢？無他，只有驚異，誘惑，和可笑的不稱。『鄉下人捨不得蘇州襪帶兒』，原是不用的，除非換過周身的衣服，換過房子，討過老婆。現在中國舞臺的鄉村，好比無數捨得了蘇州襪帶兒的鄉下人，但他們都沒有換過衣服，換過房子，討過老婆，更何況這通用着這臨時應付的襪帶兒，因此演成了可笑的状态。

鄉下之用了種種方式而傳達到鄉村去，使得鄉村好像鄉下人捨得了蘇州襪帶兒。鄉村之音也何用種種方式傳達到都會裏去。但恐都會對他們好像蘇州人捨得了鄉下破草鞋。丟棄垃圾抽走了。

畫業「都會之音」(天馬版)代序。廿四年四月十二日作。

談自己的畫

去秋蘇家先生來信，屬我寫一篇「談漫畫」。我答允他定寫，然而只管不寫。爲甚麼不寫呢？因爲我是老權「漫畫」的人，約十年前曾經自稱我的畫集爲「子愷漫畫」，在開明書店出版。近年來又不斷地把「漫畫」在各雜誌和報紙上發表，引起幾位頗著的譯論。還有幾位出版家，憤把「子愷漫畫」四個字在廣告中連寫起來，把我的名字用作一種畫的形容詞；有時還把我夾在兩個別的形容詞中間，寫作「色彩子愷新年漫畫」。（見開明書店本年一月號「中學生」廣告。）這樣，我和「漫畫」的關係就好像很深。近來我常被各雜誌傳稱，隨便甚麼都談，而獨於這關係好像很深的「漫畫」不談，自己覺得沒理由，而且也不願意。所以我試答允他一定寫稿。爲甚麼又只管不寫呢？因爲我對於「漫畫」這個名詞的定義，實在沒有弄清楚：說他是運動的畫，不盡然；說他是速寫畫，又不盡然；說他是黑和白的畫，

有色彩的也未始不可稱為「漫畫」；說他是小幅的畫，小幅的不一定都是「漫畫」……

來我的畫稱為漫畫，不是我自已作主的，十年前我初描這種畫的時候，「文學週報」編

的朋友們說要拿我的「漫畫」去在該報發表，從此我才知我的畫可以稱為「漫畫」，畫業出
版時我就選用這名稱，定名為「子愷漫畫」。還好比我的先生（從前浙江第一師範的國文教
師單不厂先生，現在已經逝世了。）根據了我的原名「仁」而給我取號為「子愷」，我就一
直通用到今。我的朋友們或者也是有所根據而稱我的畫為「漫畫」的，我就信受奉行了。但
究竟我的畫為甚麼稱為「漫畫」？可否稱為「漫畫」？自己一向不曾講過。自己的畫的甚麼
還不知道，怎麼能像普通談話一般的漫畫呢？所以我答允了寫稿之後，躊躇滿胸，只覺不
真。

最近語堂先生又來信，要我履行前約，說不妨談我自己的畫。道好比大考時先生體朝學
生為佛調之苦，特把題目範圍縮小。現在我不可不做卷了，就帶着眼眉寫幾篇稿子。……
把日常生活的感與用「漫畫」描寫出來——換言之，把日常所見的可證可喜可悲可陋之
相，就用寫字的手筆草草地圖寫出來——派人拿去印刷了給大家看，這事在我約有了十年的

歷史。彷彿是我的一種習慣了。中國人崇尚「不求人知」，西洋人也有 "Not to be known" 的話。我正同他們的相反。專門送給人家看，自己卻從未仔細看過。這是我自己的畫。偶然在別人處看到自己的畫，或者在報紙，雜誌中翻到自己的畫，也好比在路旁的商店的鏡子裏中的大鏡子裏照見自己的面影，往往一瞥就過，不願重看。這是甚麼心理？很難自知。勉強平心靜氣地觀察自己，大概是爲了太熟悉，太關切，表現上反而變壞了的原故。中國人除了講去或相隨者就互相親愛，值見了自己，鏡子，房屋被起塵垢不潔白，表示疏遠的鏡子。我的不歡喜任勸願自己的畫，其動機未始不與這種奇妙心理的顯。

但現在我及驚訝個題目，非任編回自己的畫不可了。我找來從前因成的「子世漫畫」，「子世畫集」等等書來從頭翻閱。又把近年來在各種報刊雜誌上所發表的畫的圖樣，悉數翻來。觀看自己的畫時，覺得從來沒有看過本畫的材料。結果大受感。我多麼沒有想到自己的畫，與我的興趣，不遠二丈的遙闊，而把自己過去半個開關，是潛與心博，竟實現了。這「心中」這「一種不殊於此的感觸」，竟推畫的「事」竟全到頭了。

美（「子慢妻來」六四頁）有時從過橋樓上拋下一隻籃去買兩隻雞子（「子慢妻來」七〇頁），有時從洋台臨空屋瓦間浮出來的紙膏（「子慢妻來」六三頁），知道春已來到上海。但在我們這個小天地中，看不出來。有時幾乎天天同樣，辨不出今日和昨日。有時連日沒有「顧客」上門，我疲極天的公事，就是傍晚時光拖了藤椅，擺了阿寶，到弄堂門口去等我阿家。（「子慢妻來」六九頁。）兩歲的薩薩坐在他母親的臂上，女裏唱着一套套還不會唱歌，爸爸還不來，「六歲的阿寶拉住了搖籃的表帶，在下面問他和隔。薩薩在馬路上要往來的人羣中認到了那第一隻蛋和一包食物阿家的袋，突然地歡呼舞蹈起來，幾乎使他母親的手握不住。阿寶陪着他下面跳舞，他雙手搖了搖母親衣襟。他們的母親呢？笑着喝罵他們。當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立刻化身為二人，其一人做了他們的父親或丈夫，體諒着那弱質柔情的家庭團圓之樂；另一個人呢？遠遠地抽了出來，從旁觀察這一幕悲歡離合的活劇，看到一種可笑又可惡的世間戲。

他們揮霍地歡迎我進去的，是上述的幾與世間距離的小天地。這裏是孩子們們的天下。主宰這天下的，有三個角色，除了薩薩和阿寶之外，還有一個是阿寶的叔叔，拉排風扇的三寶。

政治。日本人有 *Yamato* (天下)，*Heaven* (每天下) 之名，我當時常模仿他們，戲稱我們這家庭為 *Yamato Heaven* (豈豈天下)。因為對我在這三人之中勢力最盛，好比馬三頭政治中的領頭。我呢，名義上是他們的父親，實際上基他們的臣僕，而我自己却以為是站在他們這政治舞台下面的觀劇者。喪失了護嬰的童年時代，送進了蓬勃的青年時代，剛初入黯淡的中年時代的我，在這孤單單的兒童生活中夢見了自己過去幸福，竟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我企慕他們的生活天真，體察他們的世界廣大。覺得孩子們都有大丈夫氣，大人比起他們來，個個孤虛弱卑怯。又覺得人在間各種偉大的事業，不是那種虛弱卑怯的大人們所能做，都是具有孩子們似的大丈夫氣的人所建設的。

我翻到自己的舊冊，便把當時的情景歷歷地回憶起來。例如：他們限了母親到故鄉的親戚家去看結婚，回到上海的家裏時也就結起婚來。他們要請我做新官人。親戚家的新官人會親來向我借一頂銅盆帽。(註：當時我這結婚的男子，必須戴一頂銅盆帽，穿長衫馬褂，好像明代崇禎朝時式的紅羅襪子外套的。我在上海日常戴用的呢帽，常常被故鄉的鄉親借去當作結婚的大禮帽用。) 戴這頂銅盆的小新官人也借我的銅盆帽法戴上了。他們承歡敬做新官

子。親戚家的新娘子用紅帕子把頭蒙住，他們也拿母親的紅包袱把軟軟的面蒙住了。一個破瓷銅盆預好像套龜殼豆壳；一個裝着紅袱包好像到猴扮地戲；但兩人都認其得很，臉孔沒破的，跨步緩緩的，活像那親戚家的精悍式車的人物。實姊姊說：「我做媒人，」拉住了這一對小夫妻而教他們念天拜地，拜好了又送他們到用凳子搭成的洞房裏（見「子燈娶來」三七頁）。

我家沒有一個好凳子，不是斷了腿的，就是壞了漆的。他們當凳子給我們坐的時候少，當遊戲工具給孩子們用的時候多。在孩子們，這種工具的用處真真廣大：請酒時可以當桌子用，搭棚時可以當踏脚用，敬客人時可以當桌，開火車時可以當車站用。他們的身體比凳子高得有限，另他們搬來搬去非常吃力。有時汗流滿面，有時被壓在凳子底下。但他們好像爲生活而拚命奮鬥的勞動者，決不辭勞。汗流滿面時可用一雙泥污的小手來揩拭，被壓在凳子底下時只要哭脫幾聲，就帶着眼淚去工作。他們真可說是「快活的勞動者」。『子燈娶來』三四頁）哭的一幕，在孩子們有特殊的效用。大人們憤說：「哭有甚麼用？」原是爲了他們的世界被榨的原故。在孩子們的世界裏，哭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譬如跌痛了？只

界不受這種限制，因此非常廣大自由。年紀愈小，其所見的世界愈大。我家的三脚政治圖中，勢力最大的證據，便是爲了年紀最小，所處的世界最廣大自由的原故。他見了天上的月亮，會認真地要求父母給採下來。(「兒童漫畫」)見了已死的小鳥會認真地咬輪活轉。(「子恆畫集」二八頁)兩把芭蕉扇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腳踏車。(「子恆畫集」二七頁)一雙藤椅子可以認真地變成他的黃包車。(「子恆畫集」二八頁)殺了銅盆帽會立刻認真地變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會立刻認真地變成爸爸。(「子恆漫畫」九五頁)那他的熱誠的慾望，屋裏所有的東西應該都放在地上，在他玩弄，所有的小販應該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門口，由他臨時去買來吃著；房子的屋頂應該被掃除去，可以他在家裏隨時聽見月亮轉子，和飛機；眠床裏應該有泥土，種花草；美清銅鑼與香鞋，可以讓他一醒覺就在野外遊戲。(「子恆畫集」二〇頁)看他那熱誠的態度，以爲這種要求絕非夢想或奢望，應該是人力所能及的。他以爲人的一切慾望應該都是可隨時。所以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那樣憤慨地就哭。拿發音的字典裏沒有「難」字，我家當時的階級的詩典裏一定沒有「不可斷」之一詞。

與全滿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體貼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探的孩子們的空氣界中尋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的屈服於現實，忘却人類的本性；我想，假如人類沒有這種孩子們的空想的慾望，世間一定不會有音樂、交誼、藝術、機械等種種抵抗自然的建設，恐怕人類今日還在茹毛飲血呢。所以我當時的心，被兒童所佔據了。我時時在兒童生活中獲得感興。玩味這種感興，描寫這種感興，成了當時我的生活的習慣。

歡喜讀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書，歡喜談與人生根本問題有關的話，可說是我的一種習慣。我從小不歡喜科學而歡喜文藝。爲的是我所見的科學書，所談的大都是科學的技術問題，離人生根本很遠；而我所見的文藝書即使最普通的唐詩三百首，「白香詞」等，也處處含有接觸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例如我讀了「記得故國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便會設身處地做了思念故國的人，或江樓相憶者之一人，而無端地興起離愁。又如讀了「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便會想起過去的許多的春花秋月，而無端地興起惆悵。我常見世間的大人都爲生活的瑣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記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們

保住天良，獨其靈眼，甚宜行多足對我欣賞者。其壯壯斷絕時之「吾愛國吾愛，護花不傷口，廉、馬之唯解笑」打亦不生感。對城心命定，恐人語自新，可做事既長，物恐重不存！」我當時會把這首詩用小刀刻在香烟筒的邊上。

還要香烟想二道銀癮，直到四五年前，有一天不見了。以後說不再抽這煙，在法蘭西地方。四五年来，我的家庭同國裏一般地多難，母親病得很快，後來死去了，自己抽煙，想來，以後來沒有死。這四五年前，我心目中不覺得有甚麼東西落，在我的精神生活，再抽二道癮，裏約幾頁經向。現在，奈白頁已經翻厭，似乎想翻出些下文來才好。我仔細向自己的心頭探察，覺得保存許多亂雜的東西，多釋忽視，却滋養有力地估識。我想起這幾頁經白會，在重翻的幾個大「天賦」，使下文仍著重意文，然而很難和。因為清白的幾條的見解，其在這數年間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少年少女，行所變為大人。牠們已不能像舊日的估識或的公了。我原非一定愛自己的子女為兒童生活讓美的對象，但是牠們已不能像舊日的估識或的公拘謹馴服的少年少女。在我眼前清楚地顯示了人在黃金時代的幻滅。我也無心再來讀幾卷

沒有「花生米不滿足」的人，却有許多麵包不滿足的人。這裏沒有「快活的勞働者」，只見「頭等風頭的引車者，無食無衣的耕織者，挑着直接的頭白者，掛着白銀行名者。這裏面沒有像孩子世界裏所聞的號啕的哭聲，只有細弱的呻吟，吞聲的嗚咽，幽默的冷笑，和憤慨的沉歎。這裏面沒有像孩子世界中所見的不屈不撓的太丈夫氣，却充滿了頹然，屈服，消沉，悲哀，和詐僞，險惡，卑怯的狀態。我看到這種狀態，文同昔日帶了一壘齊和一包食物回家，而在弄堂門口看見我妻提攜了藍藍和阿寶等候着那時一樣，自己立刻化身爲二人，其一人做了這社會裏的一份子，體驗着現實生活的辛味，另一人遠遠地站出來，從旁觀察這些狀態，看到了可憐可喜可悲可晒的種種世間相。然而這情形和昔日不同：昔日的兒童生活相能「佔據」我的心能使我無顧牠們；現在約世間相却只是當來「觀察」我這空虛寂寞的心而不給我讓步使我歸顧。因此我的生活的冊子中，至今還是繼續着空白的頁，不知道下文是甚麼。也許空白到底，亦未可知啊。

爲了代替談自己的畫，我已把自己十年來的生活和心情的一面在這裏談過了。這文章的

題目不妨寫作「談自己的畫」。因為：一則我的畫與我的生活相關聯，畫畫必須要在生活，談生活就是談畫。二則我的畫既不摹擬甚麼「大山人」，「七大山人」的筆法，也不很談甚麼「派」，不面派的理論，只是像鉛筆般用寫字的筆來記錄平日的感興而已。故關於畫的本身，並沒有甚麼好談，要談也只能談我作畫的因緣罷了。

卅四年二月四日

我的書：芥子園畫譜

「我的書」，選擇得很廣大。我雖非藏書家，大大小小，新新舊舊，也有四五種的書，不知當從那一冊說起？先揀最漂亮一點的來說罷。假定價貴就是漂亮，先揀價最貴的家說罷。我所有的書中，價最貴的要算去年向有正書局買來的一部「芥子園畫譜」。這部書共分三集，第一集四冊，定價六元。第二集又四冊，定價六元。第三集也是四冊，定價也是三十二元。全書一共定價四十四元。我托書店代買，照同行打九折，實出大洋三十九元六角。在我所有書中這套都要算最貴的了。這套的書其價不及此書之半。

先談我買這套書的動機。我學畫從西洋畫法的石膏模型本裝着些人手，這二物不會要來畫。以前看見別人拿出一芥子園七種筆，便佩服他。心則爲了有幾個人所繪傳的芥子園七種筆，幾只角子一部的油光紙的右柳本。那本子不單照樣畫石的，還是由人用手蘸筆的右印

的，或雖不謂中斷畫，也能一望而知其失真。假如這種本子裏的筆墨原原本本割斷折，與尋常的人所摹得的又打一個對折，想人所學得的實在無幾。怪不得中國的畫運要衰落了。我認爲這幾子摹石印的「芥子園畫譜」比低級趣味的畫更爲低級，是畫匠所用的東西。三則，根本我認爲摹畫須以自然爲師，不必臨摹古本。由臨摹而得的畫法，往往落套，譬如想畫花，插的畫法，亭的畫法塔，在他們心中已有了一定型。人的畫法也如此，所以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家設在那裏寫稿中，道袍，紅袖，翠帶的古裝人物，形成「時代錯誤」的狀態。故我認爲雖然不須學畫譜，對於「芥子園」的存在根本懷疑。因此，我一向認爲「芥子園」。我所不肯買這畫譜，爲的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條圍的立幅的旁邊的花盆架上供着一盆真的蘭花。把寶物與畫對照地看了一會，覺得中國畫的象徵的表現法，真是奇妙：並不肯似實際的蘭花，却能力強地表出蘭花所有的特點。還有些兒近於漫畫手法，比石香樹更爲實的畫法輕快得多。此後我對中國畫漸漸地懷着好感。對「芥子園」的鄙視也漸漸消失了。偶然遇到這部書，我也仔細地翻閱。覺得這是一部中國畫的教科書。分門別類，擇要示範；雖非名家真蹟，也可謂真值商榷。可惜翻印的本子太壞，不免毫厘千里之差。因此我明知有正書原有精

印的木子發賣，就決心去買一部。我買書來非爲隨筆，只許閱讀。古人稱石室爲「讀室」，我沒有那樣神會歐悟的豐原工夫。現在所謂「閱讀」，也只是說同讀書一樣翻閱而已。詳言之，我預備拿這套書中所錄的東西來做實物對照，同從前對照圖花和其立格一樣。我想由此看出實物形態和書中形體的差異，因而探求中國畫的表現方法的一般的規則。說「一般的規則」，似乎太科學的。主張氣韻生動的中國畫家看了，定要笑我太死板。但我也以爲古代的畫論太玄妙，中國畫倘要繼續發達的血食，在某限度內也非受一下科學的洗禮不可。雖然我生活似忙，立此志已有一二年而終於未有所得，但「理想是事實之母」，使我數年五方原學中國畫，也一定可以得到一個結果，不成或失敗。這是我買「芥子園」的動機。

我先買「第三集」梅蘭竹菊譜。因爲一則我聽某大勳勳中國畫須從四君子入手，所以先買一種。二則我覺得中國畫譜中所載的太多數是古代社會的模樣，古昔代大的表段，是古代的生活，與現世相去太遠了，無從找到實物來對照研究。四君子是自古無異今變而便於模上畫的研究所，所以我先看中他們。印刷果然比石印本高明得多。然圖物總說沒有五六種境共畫圖畫看來和畫卷中的四君子新照研究。只是翻了三本，不真不過三本，初買來時聽聽不之者。便悉對

運。

後來我又聽人說，學中國畫宜從畫石入手，就繼續去買含有石譜的第一集。我想，西畫畫以裸體女人為基本練習，中國畫以石為基本練習，這對照非常奇妙。前者太柔而後者太剛，前者太活而後者太死，前者太有情後者太無情了。但是我覺得也有兩個共通點：一者都是自然物，二者都是形態複雜而變化無定的。人體多面線，其形態有種種而變化無定，石多直線，其形態也有種種而變化無定。故西洋畫筆法密緻而中國畫筆法疏朗。西洋畫中描一株樹也用肢體似的線條，中國畫中描一個人也用石紋似的衣褶。我買了石譜之後，看見了石頭似覺得很有意思。那些崎嶇的無名的形狀，都能使我看出一些表情來，因而回想過去在各種的中國畫中的所見，我覺得學中國畫從石入手之說，比從四君子入手之說更為合理。理由雖深：無名的形象（例如石），比有名的形象（例如四君子）宜作基本練習的題材。因為雖無名，觀察時可以摒棄一切先入觀念而看到純粹形象。西洋畫的基本練習雖然是人體（石膏形或模特體），但專以研究者並不畫全體而畫局部，就是肢體的一部分。便是取其近於無名的純粹形象而適於基本練習的原故。有些人看見畫家描一個沒頭的人，或者沒有肢體的一隻眼

部，或者僅僅背部和臀部，拿到展覽會裏去出品，不免發笑他們。這發頭斷腿的形狀可恨之極，豈可當作畫供人欣賞？不知在西泠畫家自技術的苦心為抉擇，可見世間是非真難說的。未肯身入其境，不知此中甘苦，信口批評，有時不免冤枉。以前我知鄭說「芥子園」也是其一例。

後來我在病中聽人說，「芥子園」三集出版了。我料想也是六塊錢一部的，即便上下，相差總看得見。便人寫信給上海的友人，託他去買。想以此為病中的消遣品。不久書寄到。滄鷗亦到，網上寫著定價三十二元，九折實洋也要二十八元餘。我最初覺得有些裏肉痛。打開書來一看，又有些兒失望，只有兩本最畫，餘兩本中一半是木版大字的整論，一半是花卉蟲鳥的描法。早知如此，我不買這第三集了。然而已經買了，總要看出點一些好處來，方才可以自慰。翻了一遍，果然也發見些好處：這裏有兩本全是花卉翎毛的彩色畫，而且是人工木版套印的。一幅上多至五六套顏色，而且每一色又有濃淡之不同。說這是人工印的，總乎不能使人相信。後來我聽人說，才知道印的工夫的確很大，那些濃淡全靠用手在版子上做出來的。我沒有看見過這種印刷工場，但還想像。恐怕印一張所費工夫，同照搬繪畫一張相差

不靈。亦強難得這樣狂蕩放達的臨手，所以說是用稿子印。但這詩對我真是得力不好。次我亦差不大感齊君之筆劃寫的畫。我以爲與其看毛羽色澤完全逼真的翡翠鳥的筆，不如到動物園去隨便去看其真而翡翠。與其看花英一個不少而裝飾，差不如的月季花的畫，不如到植物園裏去看其真的月季花。結果這節的筆法固之第三集在我的寶篋中價值最貴，而對我的感情最厚。我亦當不理睬他。但也有幾次這三路工筆的朋友見了，傾情地稱讚一番。啊！印得真真漂亮！完全同美。從上可以差全同真的。林林三三三十八號，是值足值了。到底價值就是這強了牠的漂亮印得這樣的讚美。我徹亮得是二十八號，是值足值了。

二十二年三月九日於自安至石門間的舟中。

半篇莫子山遊記

前天晚上，我九點鐘就睡，睡到五點鐘才不得睡，只管翻來覆去，不能入睡。到十二點鐘醒來，我眼淚已經腫得流淚，現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頭來讀寫。這可憐的文稿，寫到二點半鐘，文稿居然寫完了，但覺非常疲勞。就再假定已經度過一天，現在天亮了，再卸衣就寢。賴下身子就睡。

昨日早晨還在睡的時候，編譯哥送有子對我說：「吃先生來了！」吃先生來了！不是我，我的聲音。我雖然睡醒，但能翻身來，披衣下床，出來迎接吃先生。吃先生說：「據徐禮春君山說，之本來早已知曉了。昨天高完一週改稿，寫到半夜昨夜，所以記得滿原，又知道先迎上。下面就是筆痕。他是昨夜到杭州的，至昨夜開散門，昨晚宿在旅館裏。今晨一早來看我，約我到莫子山去訪王先生。他知道我昨晚寫了一篇文章，今天可以放心地寫，就立筆。」

吳高影地叫：「有緣！有緣！好像知道我今天要來的。」我也戲他叫：「有緣！有緣！好像知道你今天要來的。」

我們茶館過，喝過茶，與過粥，就預備出門。我提議：「你昨天到杭州天已黑了，沒有見過西湖，今天得先去望一望。」他說：「我是生長在杭州的，西湖看膩了。」我們就到黃千山罷。」「但是，赴莫干山的汽車班點鐘開，你知道麼？」「我不知道，橫豎汽車班不準，我們還是去罷。有緣，便搭了去，倘要下午開，我們再去玩西湖。」「也好，也好。」他提了帶來的皮包，我空手，就出門了。

「黃包車拉我們到汽車站。我們望見站內一個待車者也沒有，只有一個站員從賣票攤面出來，向我們促速地問：「你們到那裏？」我說：「到莫干山，聽說還有車。」他不等我說完，用手指撥賣票處亂叫：「趕快買票，就與開了。」我望見裏面的站門口，赴莫干山的車子已在咕嚕咕嚕地響了。我有些兒茫然，原來我以為這幾天莫干山車子總是下午開的，現在不過陪他來問個鐘點而已，所以空手出門，連連寫簿都不曾過。但現在真是「緣」了，豈可錯過？我便買票，匆匆地拉了吳先生上車。上了車，車子就向後野中駛去。

急定後，我們相視而笑。我知道他的話是來了。果然，他又興奮地叫：「有線！有線！我們遲到一分鐘就趕不上了！」我附和他：「多吃半碗粥就趕不上了！多搵一撮屎也趕不上了！有線！有線！」車子聲比我說的話聲更響，使我們不好多談「有線」，只能相視而笑。

開樓下的半分鐘，忽然車頭上「噠」地一聲，車子就在無邊的綠野中間的一條黃沙路上停住了。司機人叫一聲「葛娘！」，跳下去看。乘客中有人低聲地說：「毛柄了！」司機人和賣票人觀察了車頭之後，又互地連叫「葛娘！葛娘！」我們就知道車子的確毛柄了。許多乘客紛紛地起身下車，大家圍集到車頭邊去看，同時間司機人，「車子什麼了？」司機人說：「車頭低下的螺絲釘脫落了！」脫落向車子後面的路上找了一會，然後負着手站在黃沙路旁向綠野中眺望，樣子像個「雅人」。乘客想上去問他：「哈，究竟甚麼了？車子還可以開否？」他回轉頭來，沉下了臉孔說：「開不動了！」乘客喧嘩起來：「拋到！拋到！這怎麼開呢？」有的人向四周的綠野週視一周，苦笑地叫：「今天要在這裏使中飯了！」咕噥咕噥了一陣之後，有人把正在看風景的司機人拉轉來，用代表乘客的題詞，向他正式質問着後



都魯之家



東。有的人用脚在車輪上踢幾下，罵幾一聲。有的人彎下身子來觀察車頭下面散了幾顆釘的地方，又向別處張探，似乎想檢出一個螺絲釘來，立刻扭上，使他重新駛行。最好笑的是那輛兵，他帶着手槍子彈雄赳赳地站在車旁，憤憤地罵，似乎想找出槍來強迫車子走路。然而他似乎知道手槍要不過幾旋釘，終於沒有拔出來，只是罵了幾聲「媽的」。那公共汽車老大不才地站在路邊，任人罵輸「媽的」或「媽的」，只是默然。好像自知過失，屢及親或痛也只得忍受了。他的外形還是照舊，尖尖的頭，發硬的四肢，龐然大肚皮，外加新的破外套，樣子是神氣活現的。然而爲了內都缺少了小指頭大的一塊螺絲釘，竟委卒在荒野中路旁，任人辱罵。

乘客們認識一面之後，似乎悟到了罵死屍是沒用的，大家向四野走開去。有的嘆風景，有的驚地勢，有的從容地屢在田間大便。一時間光景大變，似乎大家忘記了車子拋錨的事，變成「*bonjour*」的一羣。我和乙先生原是來玩玩的，萬事同緣，一向不覺得惆悵。我們望見兩個都會之客走到路邊的兩個茅屋邊邊，映成強迫烈的對照，便也走到茅屋旁去參觀。乙先生先的話又來了：「這也是條「道也」呢，不然，我們那得參觀這些茅屋的機會呢？」他就

頭那坐在穿簾門口的老婦人拿飯起來。

「你們這裏有幾分人家？」

「就是我們兩家。」

「那像，你們出市很不便，到那裏去買東西呢？」

「出市要到兩三里外的地方，但是我們不大要買東西，鄉下人沒有什麼就買了。」

「那裏有麼樹？」

「櫻桃樹，前年種的，今年已有果子吃了。你看，枝頭上已經結了不少。」

我和乙先生就走去觀賞他家門前的櫻桃樹，隨見青色的小果子果然已垂滿枝頭，但大家讚賞起來，我只吃過紅了的櫻桃，不曾見過枝頭青着的櫻桃，只知道「紅了櫻桃，綠了櫻桃」的顏色對照的鮮美，不知道櫻桃是怎麼紅起來的。數個一個個長，那時期青着，綠着，綠裏藍藍的鮮麗的果品，就是在這種荒村裏青藍的枝頭上由青着的小孩子付紅來的。我取過那吃嫩嫩的綠綠的來。前年我在堂前手植一株小櫻桃樹，去年春天枝葉茂盛，却沒有結果子。今年村裏青着嫩青着的小孩子坐在枝頭上，那櫻桃地裏法可嫩嫩地垂下來，那幼的

公。這種有些辭們不離。然而幸而如此，綠綠堂和小樓並坐在龍巖我甘美的園像。雖然一天到晚盡在我的眼前，恐怕不會給我這樣的反感了。這是我的錯誤了，也是許多人有時缺點。這野不是優點，是人類習性之一，不在目前的狀態比目前的狀態可惡，或是美的條件之一。想像比現實更美。這這這這的模模糊糊又使我想起前人的斷片來：『要桃紅玉素尤難，綠到金輪費費。子規啼月小樓西。』墓地興起一種感傷。我出神地對着櫻桃樹沉思，把這這飛過天涯，終於跑到人生的根本問題上。不知道期間乙先生和那老婦人談了些甚麼話。

原來他們已談得兩面相識一般。那老婦人邀請我們到她的家去坐坐。我們沒有進去，但站在門口參觀她的家。因為站在門口已可一目瞭然地看見她的家裏，沒有什麼進去的必要了。他家裏一灶，一床，一桌，和幾條長凳，還有些日用上不得另另碎碎的物件。一切公關，不大有隱蔽的地方。衣裳穿在身上，這裏所有的都是吃和住所需要的最粗陋的設備。除此以外並無一件看看或玩玩的東西。我對此又想起了自己的家裏來。雖然我在杭州所租的是透家具的房子，打了暫住的，但和這老婦人的永遠之家比較起來設備難得不可言。我們還有寫字桌，有椅子，有玻璃窗，有洋台，有電燈，有書，有文具，還要有些壁上裝飾的畫畫。但是

本樓裏了。近年來和裕躬自蕭而厚過於人的老先生在老婦人之家，也亦分曉備因故與又想起了某人善行動則施困樂的兩句。一切非我有，故祖而美。這老婦人之家窮寒，這「有」，所以還少不了這湯藥門，還不能故祖而美，只能徒著嗚嗚的生活使我和老先生苦工十分感佩而已。其實，我們的生活在中國總算是嗚嗚的了。誠哉在故鄉所助的幾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問題縮以外，極少有其餘的東西。我們手裡之申，這種的人家佔大多數。我們二個之中，這樣的鄉款恐怕大多數。我們是在去多數簡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嗚嗚生活的人。享用了這些嗚嗚的供給的人，對於世間有甚麼相當的貢獻呢？我們這國家的基礎，去這嗚嗚，在大多數簡陋生活的真正止而的。

望見掛鐘的汽車旁邊有人圍聚起來講話，我們就辭了老婦人，走到車邊。原來是有消息，只是乘客等得厭倦，回到車邊來再罵脫幾聲，以解煩悶。有的大正在質問司機人，說爲甚麼換司機話還不來？而你爲甚麼不架了他們的汽車到站頭止去打電話？快接安哩。但司機人沒有遊歷話回答。只是向那幾位漫長的長路的杭州方面，紛紛望了。下午許多乘客大家時時向這方面盼望，正像大學之望雲霓，我也跟着衆人向這路頭上盼望。雲霓，青天沒

還像兵路一的印象，到現在還歷歷在目，可以畫得出來。那時我們所欣賞的是一架小汽車，載着一個精明強健的機器司機，帶了一包螺絲釘和修理用品，從地平線上飛馳而來，立頭已前車看好，就了地直直向前飛。我們好比進了羅網而羅網在大海中，滔天浪並生動的來到。我覺得我們有些慚愧：同樣是人，我們只能坐坐的，司機人只能開開的。

久之，久之，前方的地平線上湧出一黑點，漸漸地大起來：「來了！來了！」我們這要發出一陣愉快的喧聲。然而開來的是「一種極漂亮的新型小汽車，飛也似地通過了我們這網車之旁而長逝。只留下些（Gullies）。氣和冷水氣我們閉閉。我們目送了這輛「海陸空軍」之後，再回轉頭來盼望我們的黑點。久之，久之，地平線上果然又湧出了一個黑點。「還會的一定是了！」有人這樣叫，大家伸长了頭頸細盼。但是司機人說「不是，是長翼飛」。果然那黑點滔天起來，變成了黃點，又變成了一輛公共汽車而停在我們這網車的後面。這是司機人喚他們停的，問他們有沒有救我們的方法，可不可以先分送幾個客人去。那車上的司機下車來給我們的船，修整了一下，搖搖頭上車去。許多客人，擁上這車子去，然而車中請空地，沒有一個空學位，都被拒絕出來。那駕駛的把門一關，立頭開走。車中的人在這網內，

差回頭我們。我們呢，站在黃沙路邊上感傷，頭目送他們，莫得阿車錢，自己覺得怪可憐的。

這樣地「誤送回天際時舟」之後，終於險到了我們的旅屋。來的是一種破爛不堪的小篷車。裏面走出一個渾身酸澀的人來。他穿着一套破爛的藍布的五大服褲，滿身是油污。頭戴一頂沒有束帶的灰色的呢帽，臉色青白面皮處處發油汗，望去真像鬼影分不出。一陣上穿一雙橡皮底的大皮鞋，手中提着一隻荷包。他下了踏車大踏步走向我們的棚車頭上來。大家疑他路，表示阻攔。又罵了他到車頭前去看他個木頭。他對車頭前就把手盤停臥在牆上，把頭鑽進車底下去。我在半邊望去，看到的彷彿是汽車壓路石的可怕的樣子。過了一會他鑽出來，立起身來，搖搖頭說：「沒有這種螺絲釘。帶來的都帶不上。」乘客和司機人報着怨急來：「怎樣辦呢？你爲甚麼不多帶幾顆來？」他又搖搖頭說：「這種螺絲螺里也沒有，要定做的。」碰見這話的人都驚了。有幾個幾乎哭得出來。然而司機人發覺爲難上心來。他對司機人說：「用木頭做！」司機人哭喪臉說：「木頭呢？刀呢？你又沒帶來。」司機人滿臉四野一看，斷然地說：「同老百姓想法！」就放下手中的荷包，徑奔向那兩間茅屋。

他借了一把磨刀和一塊硬柴回來，就在車頭旁邊削起來。茅屋裏的老婦人另拿了一把硬柴走過來，就怕那柴是空心的，削不得，所以再拿一根來。機器司機削了磨刀之後，果然看見他的一根是空心的，就改削了老婦人拿來的另一根。這時便有了個空心的乘客，似乎大家感謝機器司機和那老婦人。衣服華麗或身穿手槍的乘客，在這時候只得求羨羨這個顯貴的工人；靈靈的杭州汽車廠，在這時候只得乞功於荒村中的老婦人；物質文明極盛的都市裏開來的汽車，在這時候也要向這起碼靈靈的茅屋裏去借用工具。乘客靠司機人，司機人靠機器司機，機器司機終於靠老百姓。

機器司機用茅屋裏的老婦人所供給的工具和材料，做成了一隻代用的螺絲釘，裝在我們的汽車上，病果然被他治癒了。於是司機人又高高地坐到他那主席的座位上，驅起車來；乘客們也紛紛地上車，各就原位安居樂業，車子立刻向前駛行。這時候冷風迎面，春光映目，空氣轉軟洋地觀賞前途的風景，不再想起那難解的機器司機，和那茅屋裏的老婦人了。

這隻河邊先生於下午安插朋友山先生的家裏，玩了幾天回杭。本想寫一篇「英子山遊記」。但覺得這遊記裏，似乎只有去時途中的一段話可以記述，就在題目上加了「半篇」兩字吧。我

如保出單，沒有請帶過寫經。途中會借用名先生的 *Handy Book* 來 *Review* 一下。現在把兩幅畫藉用毛筆畫出來，粘在這裏，當我們的病車，臨終的護醫司務，和茅屋裏的老婦人保留具體的印像。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於杭州。

古筑孫氏成孝藏書

圖書雜誌卷五 歷史文獻類 頁二八三

